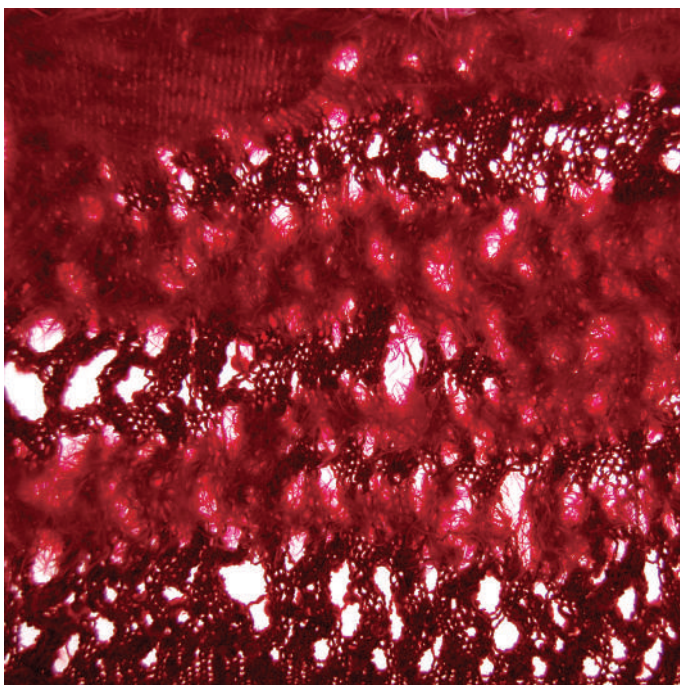




Dolores

| 2003 |



Emotional Sculpture

| 2004 |





Re-sculpture

| 2005 |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Remix Version

| 2010 |





Emotional Sculpture 發展記錄

| 2004 |

推薦序

叛逆神的孩子

—— 阿信 ——

我從來沒有問過古又文，

為什麼你的333暱稱是「殘酷的神在支配」？

但是每次在333的名單上，瞥見這個名字的時候，

總是讓我多想了一下。

「神」真的殘酷嗎？

「神」真的在支配我們的人生嗎？

「神」真的有那麼多的閒功夫，來支配我們這些生活在地球表面的小螞蟻嗎？

那是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的的事情，我與古又文約在我們東區的小店裡見面。

自從他獲得二〇〇九年紐約Getty「前衛時裝獎」，媒體便一直追著他。

他出席記者會，他出席座談會，他在北美館辦了展覽。

突然間，他的人生像是準備了二十年的「場花火秀」，

同時綻放在紐約、倫敦、台北的時尚天空中。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這人生中突如其來的好運，

大概頭昏眼花，手腳大亂了吧。

但他彷彿已經排演過這一幕充滿鎂光燈、鼓掌聲、鮮花與讚美的戲。

有大師般的心平氣和，卻也有年輕的熱情跟衝勁，

那就是我對古又文的第一印象。

後來有一天，在3Q上他跟我說：「阿信我正在寫書，你可以幫我寫序嗎？」

當時還沒有看過這本書任何一個字的我，

馬上就答應了，想說寫序嘛，就是幫他美言兩句就好了。

「華人之光古又文的自傳喔，你一定要看喔。」大概就是這一類的句子。

然後沒多久，他就把這本書的全文寄給我了，

我以好奇的心情拜讀了他的故事。

沒有辦法懷疑「殘酷的神在支配」這句話了，

當我看完了他成長的背景。

被雷擊中而早逝的父親，為了金錢與利益出現的人性黑暗面，

獨立扶養三個孩子，每天做三份工作的母親。

這比戲劇還要戲劇的設定，只有夠殘酷的神才能寫出這樣的劇本，

而這，竟然是古又文的真實人生。

十尊白色的人偶，以一種莊嚴的姿態站立在北美館的展廳中。

他們身上穿著的是舉世聞名的作品，這些作品正被地球上各種語言的報章雜誌爭相刊載。

來此朝聖的人有本地的服裝工作者、媒體記者、好奇的民眾，還有各類設計科系的學生。

當然，還有在現場目睹這個奇蹟的我。

那一件件的作品，是將細如髮絲的纖維，揉聚成碩大的毛線，

再用一種匪夷所思的手法，編織成前所未見的神妙服裝。

「神」把人類原本的獸毛褪去，把我們的軀幹毫無保護遮掩地暴露在外，讓我們存活在零下三十度直到攝氏四十度的地球表面上。

但人類不從，有人殺了野獸剝了皮，就這麼披在身上。

文明一點的，把隨手可得植物揉搓後編成粗糙的布匹，裁剪縫製成人類的身形所需。

「服裝」，那是人類對神的第一個叛逆。

如果坐上以千年為單位速率的時光機，

我們還會看到衣服變成盔甲、變成階級、變成建築、變成畫布、變成神祕的想望。

最後，我們在西元二〇一〇年的這一站下車，

又回到美術館的幽微光暈中。

眼前再度出現了這套震撼世界的服裝。

那是叛逆的人類，以巧妙雙手與巨大勇氣，對神提出的一次優雅質問。

這個叛逆人類的名字，叫做古又文。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是我在他身上閱讀到的氣質與熱情。

熱心於跟網友分享經驗與心得的又文，在讓大家選書名的時候，

我大膽地跟他說，不如也讓這個名字加進候選名單吧。

然後，這句話真的變成這本書的名字了。

神要我們在殘酷的命運裡面赤身裸體。

而古又文不從。

我相信讀完這本書的你，也會不從。

人間真實版的小聖鬪士

陳瑞文

與古又文先生的初識，是他在紐約得獎後的第二天。當天，他接受TVBS紐約記者范小姐的專訪；因為我與范小姐有約，她說要與一位台灣出名的設計師一起過來，參觀我們Juno位於紐約最具有文化藝術氣息的SOHO區專賣店。我還沒看報，並不知古又文剛得獎，而且是當天美國《世界日報》及台灣各大媒體頭條的新聞人物。

看到古又文儉樸清寒的裝扮，靦腆、俏皮又具有藝術家特質的臉蛋，我不忍，堅持要送他一雙「將門」最新流行的豪華運動鞋，讓他多少能表現出設計師的風範。隨後我們一起去喝咖啡，天南地北地閒聊，從台灣設計師面臨的大環境瓶頸，到如何把藝術作品商業化；最後還談到古又文×JUNO、設計師×品牌合作的可能性。言談中我了解了他成長的概況，後來又經由部分報章雜誌的報導，較深入地體會了他奮鬥不懈的精神。

連夜看完他最近來的《不讓殘酷的神支配》初稿，直覺是「神」對古又文個人來說，應是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的最佳應證。古又文的童年雖比一般人坎坷，卻讓他對周遭的事與物，超越了另一層次的看法及體驗，進而造就他細膩大膽的藝術靈感。God's的得獎絕非偶然，神並不殘酷。他是動畫虛幻世界裡真實版的「小」聖鬪士，堅持永不放棄地持續創造「大」奇蹟。

這本書對讀者的啟發，除了提醒大家要多方位涉獵吸收新知，以自己的興趣及天份去顛覆傳統思想並保持坦蕩；以人定勝天的積極心態，在挫敗中百折不撓地勇往直前克服萬難，勝利的果實絕對是指日可待的。

在此，祝福古又文能更上一層，為自己更為這個世界建立一個歷史性的典範。

（本文作者為將門國際集團總裁）

熱情，才是人生最大的財富

——陳鳳馨

我和台灣絕大多數的人一樣，當古又文成為台灣之光後才知道古又文，一起沾了他的光。面對一個人能在國際競技場中發光發亮，雖然明知這背後都有外人難以想像的艱苦、挑戰與默默努力，但古又文的故事仍讓我驚訝又感動。多數能挑戰站上世界最高峰的人，背後都有著許多人的祝福與支持，但古又文就連背後的支持力量，都是憑藉著無限的熱情爭取而來，這樣正面的人生態度可以承載古又文攀登顛峰，也能承載任何人迎向夢想。

古又文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受訪者，他長得高大、充滿熱情、滔滔不絕，是個標準的陽光男；同時他對國內的織品與服裝設計充滿意見，期待台灣有良好的織品技術支援下，能培養更完善的服裝產業，從研發、設計、生產到品牌行銷，他深入的評析讓人很難想像，他只是個三十一歲還在不斷進修的年輕人。

又文出新書，很高興我能先睹為快，這又發現他的文筆真好，能細膩描述他所面對的抉擇與心理的轉折。這才也了解又文可以深入剖析服裝產業，是因為他從織品結構到國際市場，都曾用心參與，才有今日的成績。

人生歷練一段時間後才悟出，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如果要端出讓人欽羨的成績單，還能覺得快樂，聰明與家世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功課就是了解自己追求夢想的動力，只有這樣的熱情能帶領人們克服困難、度過波折，並且在完成後擁有不負一生的成就。

感。又文完整地示範了這樣的經歷。

又文當然是一個追夢的人，但他不是一個做白日夢的人；差別就在於，他不會只是想，更會努力做。書中又文幾次選擇，其實反映了又文的人格態度，他先確立當下所要追求的夢想目標，或是參賽、或是出國留學，接下來就是嚴酷的超時工作，並解決其中的經濟問題。這過程中，不論是限時交出作品、或織品的材料費用與機票費用，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阻礙一個年輕人追求夢想，但又文從未將這些阻礙列為主要問題，只在問題來時想辦法解決，這就是態度、性格決定命運。

又文也是個扎實的人，設計師當然可以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又文是有了想法就自己想辦法達成，你看到他一棒一線地以立體方式完成毛衣、以手工的方法完成以針軋布料為材質的作品，會發現堅持才能完成突破。

又文故事的精采當然不僅止於追求夢想的堅持，媒體對他幼年喪父，母親當清潔工努力養大他們三姐弟的故事，更充滿好奇。第一次訪問又文的時候，不可免俗也問了又文相關的事，當時又文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讓我覺得很特別。因為這樣的成長過程實在充滿戲劇性，很多人也會拿來作為自怨自憐的故事來源，又文反而對這類的問題覺得困惑。看了他的書我才知道，又文真心以正面態度看待各種挫折，因此貧窮不是難題，困苦不是挫折。又文的母親給了他最大的財富——追求夢想的熱情、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

做事的態度，決定別人看你的高度

鄭乃銘

如果，沒有美國Gearhart的「前衛服裝獎」，我們到底要等到哪個時候才會認識古又文？如果，不是進入溫布頓網球的前八強，我們又怎會知道有個那麼會打網球的盧彥勳？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古又文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破界 Breakthrough」個展的開幕式之後，被許多媒體與粉絲團團圍住，只見他非常有耐心地回答從不同角落的提問，神情既認真卻也顯見輕鬆。等到他忙完一回，出現在我面前，只見他傻呼呼地笑著，有種話不知從何開始的感覺。我問他：「習慣嗎？突然有這麼多的陌生人對你感興趣！」他還是笑，但也回答：「Well，你也只能學著去習慣……」

儘管那天我並非跟他有工作上的約訪任務，也儘管我已經有近二十年的新聞採訪經驗，我還是不習慣這種堪稱噬血般的資訊消費生態。假設，沒有這種出國比賽得冠軍的際遇，也許古又文就像很多擁有才華、卻缺乏機會成全的人一樣，淹沒在時間的來來去去，一點也吸引不了媒體的注意。

古又文跟我談他那一點也沒有鑲金框的家庭、談媽媽如何帶大他們三個小孩，臉上滿是自在與篤定表情，一點也不見黯淡，或不喜提及過去的閃爍不定。就像他告訴我的：「我就是喜歡念書，雖然家庭並不優渥，所以我比任何人更珍惜自己能念書的機會。」

古又文提及一路從學校到社會的跌跌撞撞，絲毫沒有一點怨懟，性格裡的明明朗朗，成為他面對生命的態度。他覺得，自己本來就沒有擁有光環，因此不會有失去的悵然。他知道自己沒有很多，可是如果不努力，就更沒有機會會保留給他，等他去得到。所以，他永遠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要讓別人看到自己的高度，並先把做事情的態度給擺正。

古又文的態度，一樣也能在網球好手盧彥勳身上見到。盧彥勳家境一樣沒有鑲金框，但是父母沒有因此放棄過支持他的夢想。固然台灣給他的配備格外困窘，但盧彥勳打入溫布頓前八強，一舉成名回到台北，盧彥勳首先感謝的是家人、是廠商並不優渥的長年贊助。

古又文，一九七九年出生。

盧彥勳，一九八三年出生。

前者從暈黃的歲月裡，找出羊毛條而為自己編織出藝術的彩虹。後者靠著當雞販的父親全心栽培，打出自己在網球世界的新高。這兩個人都走過孤軍奮鬥的寂寞、都沒有受過環境的任何祝福，但，臉上的燦爛笑容，始終沒有褪去過。在這笑容後面、在身上閃亮勳章的背後，這兩個人所塑造的台灣新世代精神，才更應該是被讚揚的部分。

Life Sculpture — 聶永真

每當看見一週星座運勢跟自己有關的那格特別地背的時候，接下來的幾天就會更繃緊神經、戒慎恐懼地把迎面而來的每一件事想辦法妥善地處理好，即便預知未來這週的下坡即將走得更陡更髒話（集氣），每天還是要拔妥鬍子刷好牙洗好臉刮舌苔吃早餐微笑開門拿起電話假笑但耐心地處理每一件事，就算是百感交集鴨子滑水想隨時捏爛手上的每一只滑鼠，我依然相信風水輪流轉，「沈默」不代表「沉沒」，把每一件事做好做完美，絕對是「不讓殘酷的星座支配你」的最好方法。

而更所謂「神」。神恐怕沒辦法給你些什麼多偉大的人生意見（不是太熟沒辦法做祂的代言人），神是生活中的 reverence、是信仰跟信心的概念體，好吧雖然我小時候每逢考試都有去文昌帝君廟、出遠門前都會拜一下家裡的關公、朋友辦公室裡的觀士音菩薩的確很靈，……但是你知道什麼是自我預言實現嗎？國高中時期期許自己以後一定要做個很棒很棒的設計師（多天真甜美），這個亮點於是就這樣一直被擺在眼前；正因為你更相信國文課本裡胡適的話不是拿來唬爛用的，所以更會在這條漸走出的道路上潛移默化地修正與實踐。而若你因為太過「早慧」提前預言人生必是殘酷，那麼 God bless you。

當然我也相信即便書中所提及所謂打不死的蟑螂，其實是需要一些過人天分與聰明的飛行技術。

古又文的「得到」格外地顯著、令人激賞與認同，是因為他沒有先天的財力背景跟利己資源，因為我們都知道環境不一定允許人真的生而平等。這件事輕易地挑釁了很多正在每一道人生課題裡各自努力的人的心，我們終於開始見識一些不再過於故作吹捧的人生範本、一個個「靠自己哲學」的感性實力、一件件經由媒體（在不會太o.e.的前提下）傳送的人生轉折新價值，如此正面的能量實在很TMD的爽。

題外話是古又文的處女座的確挺毅力驚人又耐磨、更接近偏執的完美主義與絕對美感、極端的幽默或徹底的冷到不行（不好意思我是星座控），工作裡遇到的驚人才華創作者或設計師朋友有有八成以上都是處女座，你們怎麼那麼有意思?!……我期待看到古又文下一件或下下一件接續不斷的精采作品，即便抽離媒體，它們也毋庸置疑地絕對是每一個小宇宙的極限燃燒、一只只美到爆炸背後獨一無二的情感雕塑。

（本文作者為新銳平面設計師）

I posed this question to Johan during that December interview. He told me that Taiwanese generally lack confidence, “so we need others to judge us. Only then do we have the confidence to say that it is good,” he said.

To a certain extent, I agree. Taiwan's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has had the effect of creating a mindset whereby foreign awards are the only events that legitimate local creativity (with the exception perhaps of television and music). But there seems to be other, perhaps more important, factors involved – ones that revolve more around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Taiwan than the psychology of its people.

Taiwan's sole showcase for fashion design, Taipei IN Style, receives scant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and fashion design aficionados. Additionally, Taiwan has no fashion week, those bi-annual shows that bring together the media, fashion designers, celebrities and buyers. Without the latter kind of platform, Taiwanese designers have no stage on which to effectively establish their br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Moreover,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CCA), typically the government body that bestows grants, stipends, bursaries and other powerful incentives that both encourages artists and frees them up to focus on their art, still regards fashion design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a sem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hose focus remains largely in the field of manufacturing – essentially reducing fashion design to the sum of its materials rather than the imagination of its designers.

Ironically, once Johan won Gen Arts, the CCA stepped up and provided the money for his TFAM show, as far as I know the first time it had ever done so. Perhaps the council felt that Johan's designs resembled sculptures more than they did fashion.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hat Johan's TFAM show preceded by a month the exhibit on French fashion designer Jean-Paul Gaultier. Maybe the CCA is snapping out of its conservative thinking and viewing fashion design as its own artistic category that is worthy of a museum exhibit.

Regardless, CCA's financing of Johan's TFAM show should be seen a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although international praise is always welcome, it is domestic recognition – whether government, media or enterprise – that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 local fashion design industry. Let us hope that the justified attention bestowed on Johan can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whereby future designers don't have to first travel abroad to gain recognition at home.

Johan Ku and Taiwan's Evolving Fashion Industry

Noah Buchan

Features reporter, Taipei Times

Johan Ku's meteoric rise to the upper echelons of Taiwan's fashion world is already the stuff of legend. Born into an impoverished family, he works hard and is encouraged by a single mother who struggles to raise her three children.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he does what most burgeoning local designers are forced to do in lieu of an established fashion industry: He works bit jobs designing ready-to-wear clothing for large textile companies or consults with television programs on their costume designs while slaving away on his haute couture creations – designs that would eventually land him first prize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fame at home.

I first met Johan last summer to write an article about his nascent career. I was at first apprehensive because I rarely write about fashion. But looking at his line of knit-ware designs, Emotional Sculpture, it was immediately apparent that here was a designer of immense talent. During that relaxed and expansive three-hour conversation, Johan impressed me with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fashion and textile industries. For me, Johan's was a story that deserved to be told, not only because of his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but also because nobody else was telling it.

I interviewed him a second time at the end of December, a few weeks after Emotional Sculpture took top honors in the Avant-Garde category of Gen Art Styles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an annual event held in New York that is adjudicated by a jury of fashion professionals working at industry standards such as Vogue and GQ and high-end fashion companies such as Saks Fifth Avenue. The contrast between our earlier and later interviews was astonishing.

Lasting less than 40 minutes, our second interview was marked by a barrage of phone calls from various media outlets wanting their fifteen minutes of his time. The Apple Daily ran a full-page spread. Taiwan Elle and Vogue were competing for cover stories. Johan's win and the media attention it garnered culminated in an exhibit at the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n March of this year. Johan had become a celebrity overnight. Watching the whole thing unfold,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Why was he given recognition at home only after winning an award overseas – a prize, moreover, given for a line of clothing that was created in 2004?

古又文與發展中的台灣時尚產業——Noah Buchan

古又文迅速竄升為台灣時尚圈的檯面人物之一，可說是一頁傳奇。出身窮困家庭的他，本身十分努力，而獨力撫養三名子女的母親也給了他很大的鼓勵。大學畢業後，他做了大多數本土設計新秀都不得不做的事情，這在成熟的時尚產業中是不會見到的：一方面要為知名紡織公司設計成衣，或是擔任電視節目的造型設計顧問，一方面還要忙於高級訂製服的創作——這些設計作品後來讓他贏得國際競賽大獎，並在家鄉打出名號。

我和又文初識於去年夏天，那時我要寫一篇報導，介紹他剛起步的事業。我一開始有點擔心，因為我很少寫有關時尚的報導。但是，看到他設計的「情緒雕塑」系列針織作品，馬上就能清楚看出，這是個才華洋溢的設計師。在那次氣氛輕鬆、話題廣泛的三小時對談當中，又文對於台灣時尚業和紡織業的深刻了解，讓我印象深刻。對我來說，又文的故事非常值得報導，不只是因為他的見識和創意，也因為沒有其他人在說他的故事。

我在十二月底第二度採訪他，那是「情緒雕塑」獲得Gen Art國際服裝競賽「前衛時裝獎」殊榮的幾個星期之後，這項年度盛事在紐約舉辦，評審團由各方時尚專家所組成，諸如《Vogue》和《GQ》等業界指標，以及Saks Fifth Avenue等高級時裝業者。前後兩次採訪的差別，大得令人驚訝。

第二次採訪只有不到四十分鐘，其間不斷被電話打斷，都是各大媒體打來希望約個十五分鐘的時間做採訪。《蘋果日報》用全版來報導，而台灣《Elle》和《Vogue》雜誌也相互競爭要做這個主題的封面故事。又文得獎所獲致的媒體目光，在今年三月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展覽達到頂點，使又文一夕成名。看著這一切的發展，我忍不住懷疑：為什麼他要等到在國外得獎之後，才能在國內得到肯定——何況，得獎作品是他早在二〇〇四年就創作出來的服裝系列？

我在十二月那次採訪中，對又文拋出這個問題，他告訴我，台灣人往往缺乏自信，「所以我們需要別人來評價我們，只有這樣，我們才有信心說自己的東西是好的。」他說。

某種程度來說，我同意他的看法。台灣跟國際的脫節，已經造成一種心態，就是唯有外國獎項，才能印證本土創意的表現（或許電視和音樂是例外）。但是似乎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比台灣人的心理更羈絆著台灣時尚業的發展。

「台北魅力服裝品牌展」是台灣時尚設計唯一的展示舞台，卻極少受到媒體和時尚迷的注意。此外，台灣沒有時裝週，這類服裝展每半年舉辦一次，會吸引媒體、時尚設計師、名人和買家齊聚一堂。少了時裝週這種平台，台灣設計師就缺少舞台可以好好建立自己的品牌，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

除此之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這個政府單位通常會提供輔導金、獎勵金、獎學金等有力的獎勵措施，用以鼓勵藝術家，讓藝術家能夠全心全意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之上）依然認為，時尚設計是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紡拓會）的責任，而這個半官方組織著重的面向，絕大部分還是在製造領域——尤其是將時尚設計降格為生產原料的其中一項，而不是服裝設計者的想像。

諷刺的是，在又文得到Gaultier大獎之後，文建會趕緊提供他北美館展覽的資金，據我所知，這是文建會首次這麼做。或許是文建會覺得又文的設計比較像是雕塑作品，而不是時尚作品。還有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又文在北美館的展覽後一個月，緊接著就是法國時尚設計師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的展覽。或許文建會正擺脫其保守思維，將時尚設計視為其所主管的藝術領域，值得在美術館舉辦展覽。

無論如何，文建會補助又文在北美館的展覽，總算是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儘管國際讚譽一向為人所樂見，但是國內的肯定，不論是來自政府、媒體或企業，對於本土時尚設計產業的發展和維持而言，才是真正至關重要的。希望投注於又文身上的肯定目光，能夠成為一個起點，讓未來的設計師不必靠放洋來贏得家鄉的認同。

從大街找靈感的藝術家

Tony

設計與構想需要豐富的歷練與靈感才能深得人心。每位設計師對於服裝展現力與美的方式都不相同，有的設計師鑽研剪裁設計、有的則注重配色材質。我認識的古又文很特別，他說：坐在倫敦咖啡店看著窗外來來往往的行人，每個人身上豐富的色彩，和大家對於服裝搭配的不同創意，就猶如看了一場華麗的時裝秀。

又文從大街上尋找創作靈感，讓他更明白自己想要傳達的情感與訊息。二〇〇四年，他以《情緒雕塑》巧妙地利用立體編織，將再單純不過的毛衣，變成一種雕塑品，引發全世界的驚艷。

我看過許多美麗的服裝，但又文創作的靈感是來自最原始的生活素材，這點特別令我深深著迷——前衛與原味相互衝擊，工法細膩而複雜，編織出自由想像的空間。這樣色彩單純，但想像空間無限的作品，每每令我大大敬佩。

人生都是在不同的際遇中等待機會、製造機會、把握機會；而人呢，也都是在機會中發現自己、改變自己、塑造自己、成就自己。人不一定要有強大的後盾才能抓穩人生的機會，擁有完成夢想的權利。我欣賞又文看似單純但思想深邃的作品，更欣賞他辛苦卻堅持創作的毅力。這本書記述了他看似平凡卻豐富的人生故事，所以推薦給你。

（本文作者為髮型大師）

推薦語

「透過圖片，我感受到又文作品很強烈的造型性，
分解人體的外型、明顯的材料感，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蔡國強

（國際藝術大師）

「很開心這次跟又文合作激盪出來的美麗火花，
希望他永遠保持如此純真的赤子之心。
更期待這位華人之光帶給我們更多、更美好的視覺饗宴。」

S.H.E Selina

「看了又文的書，才發覺，
除了天賦、努力，或許也因為他有著跟別人不同的經歷，
才讓他編織出這麼錯綜複雜，從每個視角看都有不同感受、美麗又獨特，
看似柔軟又有力量的立體毛衣！
但願他的才華、智慧、跟他的毛衣一樣有份量。」

但願他簡單的心會一直跟他的毛衣一樣純白潔淨。」

—— S.H.E Hebe

「在我心裡面，又文是個既單純又有才華的孩子。（雖然他比年紀我大，哈哈！）希望所有的朋友們可以透過這本書，感受到我對又文的感受。」

—— S.H.E Ella

Contents

推薦序

叛逆神的孩子／阿信

人間真實版的小聖鬍士／陳瑞文

熱情，才是人生最大的財富／陳鳳馨

做事的態度，決定別人看你的高度／鄭乃銘

Life Sculpture／聶永真

古又文與發展中的台灣時尚產業／Noah Buchan

從大街找靈感的藝術家／Tony

推薦語

蔡國強／S.H.E. Selina／S.H.E. Hebe／S.H.E. Ella

Chapter01

Gen Art之前

再度挑戰Gen Art／通雅Gen Art

30

Chapter02

殘酷的神在支配

媽媽的答案／因為堅持

52

Chapter03	學生生涯	無憂無慮的小學／只有上課考試的國中／打實基礎的高職／忙碌充實的大學／一個接一個比賽的研究所	64
-----------	------	---	----

Chapter04	設計世界	投稿與接案／香港時裝週	98
-----------	------	-------------	----

Chapter05	創意養分	漫畫與動畫／電影與音樂	120
-----------	------	-------------	-----

Chapter06	創作系列	Dolores／Emotional Sculpture／Re-Sculpture／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2010 Remix Version	144
-----------	------	--	-----

Chapter07	倫敦生活	開口說英語／自信的倫敦人／倫敦時裝週／倫敦的朋友們／「求學」	182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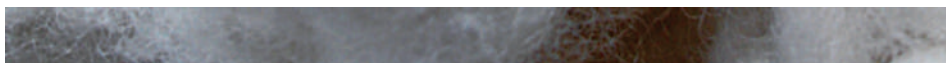
Chapter08	Gen Art之後	媒體與紐約／意外的約會／回台忙忙忙／「破界・Breakthrough」／影劇圈的合作／向未來前進	198
-----------	-----------	--	-----

Chronology	軌跡		238
------------	----	--	-----



羊毛條材質試驗

01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一章

Gen Art 之前

這是我第一次入圍歐美的比賽，感性上的高興可想而知，理性上的憂慮也隨之而來——我連去英國的旅費都已經捉襟見肘，怎麼再擠出十萬台幣飛去美國參賽？

二〇〇八年，一個全球金融海嘯肆虐的年度，雷曼兄弟在那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應聲倒地，我的資產也因金融海嘯而瞬間縮水，最後結果是：得推遲一年存夠錢，才能去英國中央聖馬汀藝術設計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念書。在這延遲出國的一年內，我想盡了各種方法攢錢，例如拿為了申請中央聖馬汀而做的作品集，轉換一下後，變成官方網站，藉以認識新客戶，也因此接到些新的設計案；或是不斷地搜尋英國的留學獎學金，以減輕學費負擔，因此找到英國政府提供的BTCO獎學金，補足了受金融海嘯所影響的資金缺口。

做完這些事之後，我想起研究所時期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參加服裝比賽」，多少可以賺一點獎金，並外加累積一些實戰經驗。

再度挑戰Gen Art

二〇〇五年我曾參加過「Gen Art Styles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¹

¹ 「Gen Art Styles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是前美國最大藝術設計機構Gen Art所舉辦的國際服裝競賽。這是許多目前活躍的新銳服裝設計師，最初嶄露頭角的舞台，例如Zac Posen, Rebecca Taylor, Philip Lim等人。

比賽自1998年開始舉辦，到2009年這屆為第十一屆。根據大會宣布的訊息，2009年這屆總共有來自全球三十五國，總計一千多位設計師參賽。初賽的評審包括美國《Vogue》、《ELLE》、《GO》、《WWD》的時裝編輯，以及多家精品店的買家。由三十多名紐約時裝界擲地有聲的權威人士組成的評審團，從這一千多位設計師中選出前衛時裝、晚宴服、女裝成衣、男裝及配件等五種競賽項目，每一種類取五位入圍。

的國際大賽，當時因為作品照拍得太糟糕而失敗。這一回，我想重新挑戰 Gen Art。於是再度找上 Gen Art 的網站，繳交了二十五美金報名費，選擇了五年前完成的《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並懷著「累積自己對國際時裝界的見聞與經驗，或許還可以貼補去倫敦念書的開銷」的心態，上傳了兩組作品照片參加比賽。

這個比賽從一千多位來自全世界三十五國的參賽者中，選出二十五名入圍決賽。我這屆最後的二十五名入圍者分別來自，土耳其、德國、紐西蘭、澳洲、以色列與美國，以及這項比賽有史以來唯一來自台灣的入圍者。

「參賽資金募集中！」

二〇〇九年五月，我收到「Gen Art」的來信，通知我成為前「衛時裝」(Avant-Garde)競賽項目的五位入圍者之一，並且同時發了封時程表，通知何時該把作品寄到；又何時要赴美參加比賽。當時決賽日期是定在七月十五日舉行，作品要在七月之前寄達美國紐約。

這是我第一次入圍歐美的比賽，感性上的高興可想而知，理性上的憂慮也隨之而來——我連去英國的旅費都已經捉襟見肘，怎麼再擠出十萬台幣飛去美國參賽？

為了找到參賽資金，我在3SS暱稱後打了條半開玩笑的求救訊息：「一塊不嫌少，十塊不嫌多；美國國際服裝競賽參賽資金募集中！」當時是二〇〇九年五月，正職是藝廊公關的莊先生看見了訊息，在了解事情經過，以及我缺旅費的原因之後，開始義務地幫我尋找可能的協助機會。

莊先生一定沒有想過，他這隨手幫的忙，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與莊先生是在二〇〇八年底，一場由英國在台協會舉辦的研討會「T-Shirts & Suits」中認識。那場研討會由T-Shirts & Suits創作人交流網站創辦人，英國人David Parish主講，主題是「如何經營文化創意產業」。我在會場積極認識了與會的成員，有的是平面設



「T-Shirts & Suits」活動後合影。莊先生是前排左數第一位，Victor站我左手邊，沒有他們幫忙我就去不了美國比賽Gen Art啦。（英國文化協會提供）

計師、有的是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從業人員，還有的是企業專業經理人。我在那裡跟大家閒聊了一些服裝設計的產業秘辛，並且交換了名片。

研討會課程結束後，我給每位交換名片的人寄了封附上作品的感謝函，保持連絡之餘，也讓大家順道看看我的作品。莊先生收到謝函之後，回了封信跟我說：「我認為你的作品很不錯，我想要看到更多！」就衝著他這句話，我帶著筆電去拜訪莊先生，讓他看了我所有的作品。當時他的反應非常熱烈，認為我的作品有當代藝術的味道，希望我繼續努力創作。之後每次見面，他都半開玩笑跟我說：「不想進當代藝術界當藝術家啊？」

熱血記者

由於工作性質使然，莊先生對媒體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在他決定協助我參加 Gen Art 比賽之後，最先做的事，是把我的作品網站發給

他認識的藝文圈記者，並且通知這些記者我入圍的消息。當時第一個回應的是個加拿大記者 Noah Buchan，他在《Taipei Times》這份英文報紙寫藝文新聞兼評論，是個能言敢罵，絕不推薦不喜歡作品的熱血記者。他看了我的作品之後覺得，很可以和我見面聊一聊。這也是我在台灣活了快三十年的第一次媒體專訪，而且還是全程英文。

專訪過程中，Noah起先只是把我的話記錄在一張小小的餐廳點菜紙背面。等到我跟他聊到我一路的成長過程，聊到了台灣紡織服裝產業的現況，以及我看到的產業困境之後，他手上那張小小的點菜紙，已經再也擠不下我所說的內容。我跟Noah用英文聊了將近一個小時，他還意猶未盡，也對我怎麼拿到BTCO獎學金的過程感到興趣，於是當下再跟我敲了另一天時間，做更深入的專訪。

Noah的第二次專訪，我們全程用英文聊了兩個多小時。他像個用功的學生，不停問我台灣服裝產業的過去以及現況，問我對創作以及各種事物的觀點。面對這樣的記者，我自然暢所欲言，毫無保留

把自己知道的以及觀察到的一切，都告訴他，直到他不得不趕去下一個採訪行程，才結束了我的訪談。

這篇採訪刊出來後令我大吃一驚，占了內頁一整版，外加一個四分之一頁；同時還給了個頭版頭條。看到這樣的超大版面，我的眼淚差點飆出來！我做設計十三年來，得過大大小小的獎項，但從來沒有媒體給過專訪，而這生平第一個專訪，居然很奇妙的是個英文專訪，作者還是個加拿大人。從這篇報導之後，我陸續接到台灣雜誌的採訪邀請，包括《Cheers》、《La Vie》跟《V men》，這些雜誌都在我赴美比賽前，給了我很大篇幅的報導。

獲得英國品牌贊助

《V men》的報導出來後，莊先生把所有報導集結起來，寄了一份給文建會，讓文建會知道，有這樣一位設計師要出國比賽，希望文建會予以協助。之後得到文建會回應：「會提供在當地適當的協

participants...
work to promote Taiwan

put it this way. If our industry can't be
sell like Japan, if we can't have a system
in order our products six months in
don't think the fashion week can work.
ample, Japan's press is very interested in
own designers — not just foreign designers,
own designers. So Tokyo fashion week
is a place that can feed many designers and
they have a large enough budget they can fly
s of London or New York. And that's the real
world.

**Let's talk about your design Emotional
Sculpture for Gen Arts Style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What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it?**
JK: Sculpture. It's one kind of sculpture and I
wanted to apply this concept in fashion because I
think my needlework can be a kind of sculpture.
**TT: How did you arrive at wool as a material to use
rather than, say, cotton?**

JK: Actually I've used a lot of different materials.
I've used a knife to cut fabric and I have even used
some materials that were never used in needle wear
before, such as rubber. I think those materials are

much more...
But these ones...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y need to...
mass production, they can get inspiration...
and apply that to their product.

CONTINUED ON PAGE 15

try to...
h is politically a
matter.
work out what
the international
s meaningful
affiliated ac- M
is presu-
ra does not
the official
week entry
15 spe-
ding the
tion Or
develop
or avi-
ation

once

an

rei IN
call
few

a
nit

Ku breaks
ulpture and
ture





Johan Ku (古文文) sits across from me at a coffee shop dressed in a plain black T-shirt and jeans — a remarkable contrast from the wildly inventive rough wool designs that are a hallmark of his fashion aesthetic.

Ku has earned plaudits and award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for creating a series of knitwear collections that bridge the gap between fashion design and sculpture.

But Ku's fashion tastes don't end with haute couture; he has worked with local companies to design ready-to-wear swimsuits and was costume producer for the Taiwanese television drama *Hot Shot* (藍球火), also known as *Basketball Fire*. He says, however, that his first love is designing away fashion.

With Ku will travel to New York as a finalist in the 2009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a design competition for editors.

to high. This [textile] industry.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appropriately. Knowledge base is all about manufacturing.

TT: Could you please elaborate a little?
JK: Twenty or 30 years ago, Taiwan was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Today it is China. You can see some older Hollywood movies talking about Taiwan's products. "Oh, this umbrella, I am a little embarrassed by thi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do that kind of design. But our industry [model] forces us to do that kind of thing."

Also, 20 years ago, Taiwanese couldn't afford to buy high-end clothing. But teenagers nowadays don't have a tough time like their parents — they don't have to work in the factories. So as they are growing up their parents might buy a Chanel bag and this changes their attitude to clothing. They might even have a dream to be a designer and not just run a factory, like their parents.

TT: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industry "forces us to do that kind of thing?"
JK: Because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aiwan is still pretty much focused o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They just ask you to come up with a design that can produce 100,000 items. This results in low quality and not a real design. If you want to be an independent designer it is really tough because our fashion industry is not really well developed.

Japan, for example, already has a well developed fashion week and their buyers appreciate their designers and they will buy their designs a half year before the season begins. So they can have great planning to produce their products without stock.

TT: So Taiwan doesn't currently have a fashion week, but our fashion week takes place once every season. So people don't know the same thing as the Japanese. Your products six months in

JK: Yes, I participate in the industry!

JK: Let me put it developed well like where buyers order advance, I don't

For example, their fashion design but their own becomes a plan when they have to Paris or London design world.

TT: Let's Sculpture Competition!

JK: Se wanted think n

TT: rather

JK: I've

son

be

STYLE 生活時尚 15

TAIPEI TIMES • WEDNESDAY, JUNE 10, 2009

Celebrity Interview

Johan Ku.

PHOTO COURTESY OF JAPAN



Knit

CONTINUED FROM P.14

TT: I notice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lar and knitted patterns are a prominent feature in this series of designs.

JK: I like knit

with a
for kni

Designer Johan Ku

助。」

到目前為止，我赴美比賽的費用還是沒著落，快十萬台幣的旅費還是得繼續找尋贊助。莊先生先從認識的企業界著手，一家一家地詢問贊助的可能性；然後又一家一家地被打了回票。聽他之後提起，大部分的企業用一種「古又文？這傢伙是誰啊？」的態度，回了個不算太軟的釘子。

我跟莊先生有位共同的朋友Victor，也是在「T-Shirts & Suits」活動中認識的。Victor在一個英國瑜珈品牌「AgoY」²的亞洲營運中心上班，得知我的困境後，主動跟英國AgoY總公司聯絡，爭取獨家贊助。十萬台幣對一家跨國企業而言其實不是什麼大數字，很快地我得到了回應，AgoY願意贊助我機票、食宿，以及所有往返紐約的交通費用，並且出資空運我兩套入圍作品到美國。唯一的條件是，在比賽當天要穿他們提供的T恤出席頒獎典禮。

2

AgoY於2001年在英國倫敦的Notting Hill創立。創始人曾活躍於倫敦時圈，後毅然決然全心投入瑜珈領域，不但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瑜珈行者，更創立AgoY品牌，專門生產製造結合環保意識的瑜珈產品。

我是個有恩必報的傢伙，當時我想：「何只是在頒獎典禮而已！我在紐約的那五天，都會一直穿著Agoy的T恤表示感謝的啦。」這也是為什麼，之後在紐約的那幾天，就算下雪冷到爆，我在所有媒體前曝光時，都一定穿著Agoy那件短袖T恤的原因。

前進Gen Art

在順利獲得參賽贊助之後，Gen Art賽程本身卻是很不順利地一再延。Gen Art寫信告知相關人員，因為金融海嘯的關係，他們找不到贊助商資助此次的比賽，原本預定七月中的賽事，要延到十月底舉辦；等到了九月初時，又有通知告訴我，十月的比賽因為協辦單位出了狀況，所以會延到十二月初舉行最後決賽；並且還附上另一項通知：「所有獎項的獎金，會先被挪用來舉辦相關的賽事活動，最後各項獎金很有可能因此被取消！」

「十二月初？那不是會跟我聖馬汀的學業直接撞期嗎！」

面對這些我不能控制的變化，我只有繼續進行原來的留學計畫，以不變應萬變。我二〇〇九年八月先去英國念了一個半月的語言學校，然後抱著：「既然要多花一個半月的錢出國，就要努力地在國外吸取經驗」的心態，於是寫信給媒體，爭取代表他們採訪倫敦時裝週的機會，除了賺點微薄稿費外，最大的目的是，親身感受與觀察倫敦的服裝品牌是怎麼操作，以及他們是如何協助設計師站上國際舞台的。

希望比賽一切順利

採訪結束後我帶著滿滿的心得飛回台灣一個月，處理留學簽證外加收拾行囊；十月底再飛往倫敦，正式進入中央聖馬汀的服裝碩士課程就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底，我在倫敦二區Dalston與兩位室友一起分租的公寓裡，如火如荼地處理十二月四號要交的作品報告。除了課業外，還要同時處理飛紐約的細節，包括在英國申請手續繁複的美國

簽證、訂飛往紐約的班機、連絡在紐約的高職同學 Ariel Yen；還跟導師請了五天假。十二月一號，我提早三天交出作品報告，搭著飛往紐約的班機，踏上美國國土。

十二月二日比賽當天，在文建會紐約辦事處的安排下，我先與《民眾日報》的記者黃小姐以及《中央社》的記者黃先生，一起吃了午餐。黃小姐說，她看到我入圍的消息很興奮，說什麼都要來先寫個入圍消息稿，把消息傳回台灣去；中央社的黃先生，則是單刀直入地問我家世背景。記者都問了，我也很坦然地把我的家庭背景說出來，不想被認為是含金湯匙出生的好野人。語畢，黃先生的眼神從本來的有點冷漠轉變為驚訝，當下他表示一定會追蹤這條新聞，並祝我晚上的比賽一切順利。

寒風中的友誼

結束訪問後，我跟高職同學 Ariel 約了時間見面。那是個有點寒冷



賽前記者專訪

的夜晚，我只穿了一件短袖T恤，外搭我每逢比賽必穿的 Comme des Garçons 西裝外套。穿得如此單薄自然是冷得不像話，Ariel 看到我冷得直發抖，把她才剛買連標籤都還沒拆的 Cashmere 圍巾借我禦寒。我圍著這個老同學借我的行頭，想起高職時代苦澀交雜淚水的點點滴滴，略帶心酸的心中卻因為這條圍巾，讓我的脖子與心裡都升起了一陣暖意。

Ariel 在紐約當化妝師，那天剛好是她一連數個星期連續工作後，唯一的一天休假。她先跟我吃了晚餐，閒聊了一會，然後陪我走到比賽的會場。雖然她在紐約已經三年了，但她剛好對曼哈頓決賽的那一區不太熟。我們一邊續舊，一邊嘻嘻哈哈地在寒冷的紐約第七大道上拐來拐去找路標；一面東拉西扯地聊著，我們這幾年各自在外闖蕩的經過。

Ariel 十二年前松商畢業後，直接去紐西蘭念了彩妝學校。聽說，她在台灣舞蹈界赫赫有名的父母，當年是要她念紐西蘭的一般



紐約時代廣場前

大學，不但替她報好了學校，連學費都繳了，還把她隻身丟到紐西蘭準備當大一新鮮人。我這很有主見的同學到了紐西蘭後，當下跑去學校辦了休學，把休學退還的錢，拿去報名兩年制的彩妝設計課程；兩年畢業後，就直接往彩妝師的道路邁進，一直到現在。十三年前的我，也是確定了要把設計與創作當成一輩子的職志，朝職業創作者的目標走去，並且堅持到現在。這恍如昨日的十三年內，我跟她改變的是歲數，不變的是初衷。

來自同業的禮讚

敘完舊，我們總算找到位於第七大道的比賽會場。進了會場後，找到了展示我作品的區域，好多人聚在那前面交頭接耳，不停拍照，幾乎所有鎂光燈與觀眾的目光，都把焦點集中在那兩件毛衣上。我在現場立刻感受到，美國人是十分直接的民族。當大家知道我是那兩件毛衣的作者時，不是找我拍照留念、就是很熱情地與我交換名片，然後直爽爽地告訴我：「Nice Job!」或「They are so

impressive! How can you make them?」好幾個在我前排的男裝獎項入圍者，也主動找我交談，說一定要認識我；除此之外，當時任職於Diane von Furstenberg設計副總監的Elisa Palomino也主動遞上名片，邀請我隔天去她的工作室聊聊。

印象最深刻的是，頒獎典禮開始前，我正要回到入圍者的座位時，評審之一的設計師賈雯蘭（Wenlan Chia），坐在《Woman's Wear Daily》編輯旁邊，發現我是那些毛衣的作者，立刻轉過身來睜大著眼睛，興奮地用誇張的語氣對我說：「You are so talente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說實話我很詫異，在台灣也打滾了多年，從來沒遇過一位設計師如此直率地稱讚另一位同行，而且還是在許多媒體記者的公開場合，這對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勵。

我看了看同樣入圍前衛服裝獎的其他作品，以及周遭美國人對我作品的反應，評估了一下我應該有點勝算。雖然如此，也不敢打包票一定會得獎。「不到獎項揭曉的那一刻，所有事情都還不算塵埃落



Gen Art比賽與model合影

定。」這是我比賽多次的心得。

比賽會場陸續續來了很多，其中包括中午見過面的《民眾日報》黃小姐，以及文建會紐約辦事處的長官都來到了現場。本來是抱著：「沒賺到第二年學費，至少也賺得到經驗」這種心態的我，頓時腦海裡立刻浮現參賽失利後，媒體上出現「台灣服裝設計師古又文，赴美參賽雖敗猶榮！」之類的大大標題。「嘖嘖嘖，沒抱獎回去的話，就悶了！」當時我在心中OS著。

真真實實的美國夢！

前衛時裝獎放在最後一個壓軸頒發，坐在台下的我直到頒獎人唸出我的外文名字：「Johan Ku」時，才鬆了一口氣。

我完全沒有準備得獎感言，所以上台領獎時只好臨場發揮，用英文致詞說：「這是我第一次來美國，也是我第二天在紐約，我得了這個獎真的需要感謝很多很多人，但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我感謝



Gen Art比賽頒獎

不完；我最感謝我母親。」然後我略帶三八地喊著：「媽！你看到了嗎？我得獎囉！」台下有人回應：「你媽在台下嗎？」我說：「我媽在台灣。我來自台灣！這真的是一個美國夢，這真的是美夢成真！」接著，我感謝評審們給我這個獎，然後我再次拿起獎座又說了一次「I'm from Taiwan!」

頒獎結束之後，我先跟著我作品的model站在大會的看板前合照。那名model不但一直恭喜我得獎，還對我說：「You deserve it!」然後我在會場上和其他與會的人員順道聊了一圈。美國人滿健談的，不管是不是第一次遇見你，都可以眉開眼笑地東聊西扯地說一堆，真是有趣的民族。

閒聊之餘，Alicia提議，要不要去她在布魯克林的家裡坐坐，她的俄羅斯籍男友剛好也在家，可以吃到他煮的俄羅斯紅湯。我想，去她家聊天，總比我自己孤單一人回飯店好多了吧，所以就二話不說答應了。



得獎後與model合照



Gen Art前衛時裝獎 獎盃

離開熱鬧會場後，我跟Ariel從曼哈頓區搭著有點昏暗的紐約地鐵，慢慢地晃到了布魯克林區。我還先在她家附近的小雜貨店買了吐司麵包，想說這幾天在紐約的伙食，至少有吐司麵包可以先檔一下，不會餓死街頭。

但願永遠不要放棄理想

Ariel的男友Dima是個金髮的俄羅斯攝影師，專長是人像攝影，除了人長得帥之外，做的料理也很好吃。我們喝了他做的俄羅斯紅湯（brocht），這種紅湯加上酸奶油（sour cream）真是好喝到爆！

那晚我喝完紅湯後，還喝了點小酒。酒酣耳熱之際，Ariel把她在紐約打滾三年多累積的作品集拿給我看，我也看到了Dima的攝影集。那本攝影集，是他去美國馬里蘭州的海邊觀光小鎮Ocean City拍攝的，那是個有大量東歐移民的城市，而且多數是年輕大學生和高知識份子。他們懷抱著夢想來到美國，在這個海邊觀光小鎮居住了下來。因為安逸的生活，穩定的收入，所以多數人就這樣待著，

許多人從此過著簡單的生活，也有許多人染上酗酒惡習。

Chris 拍攝他們的肖像，並請每個人寫下一句話簡單描述自己剛來美國時的抱負和夢想，有些人來美國的初衷與現狀形成強烈對比。我看完後很有感觸，想到每個人都在現實與理想中掙扎著，過程中總有些人屈服於現實，放棄了曾經有過的理想。「希望我不會有放棄夢想的一天」，當時我邊看邊在心裡默默地想著。

聊著聊著不知不覺也接近凌晨了，看著 Yin 在會場中幫我拍的照片，有得獎致詞的瞬間、與其他設計師交談的畫面；想到賈雯蘭給我的鼓勵，想到了克服多少困難才踏上了美國來領獎，我濕潤的眼眶隨著翻騰卻疲累的思緒，靜靜地闔上了眼，在她家的沙發上沉沉地睡去。

那時候的我，完全沒有意料到，下一刻醒來張開眼睛的時候，我的命運已經改變。



《Dolores》系列織品創作

02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二章

殘酷的神在支配

人生本來就苦。然而媽媽用她的大半輩子跟我說明了一件事情：
人生如果沒有堅持，只會更苦。

我父親是被雷打死的。

我爸很喜歡釣魚。在一個風雨夜，他獨自出門釣魚，一切就這麼突然發生了。雷打到湖面，傳到魚線、再到釣竿，然後再傳到我爸的身體。爸爸被找到時，身體是焦黑的。

我記得那天晚上，母親和阿姨摸黑出門找爸爸，不知道找了多久，才終於等到她們回來。

回家後母親沒多說什麼，把哥哥和姊姊帶進開著一盞小夜燈的房間。我巴在門口往屋裡探：母親在床邊坐了下來，在黝黯的燈光中，張嘴一字一字慢慢、慢慢地說了些什麼，然後我就聽見哥哥和姊姊大哭起來的聲音。

之後，哥哥姊姊重複母親的話告訴我：「爸爸死了，爸爸走了。」那時才三歲的我，實在無法理解，茫然地問他們：「什麼是死了？」為什麼你們要大哭？為什麼媽媽也在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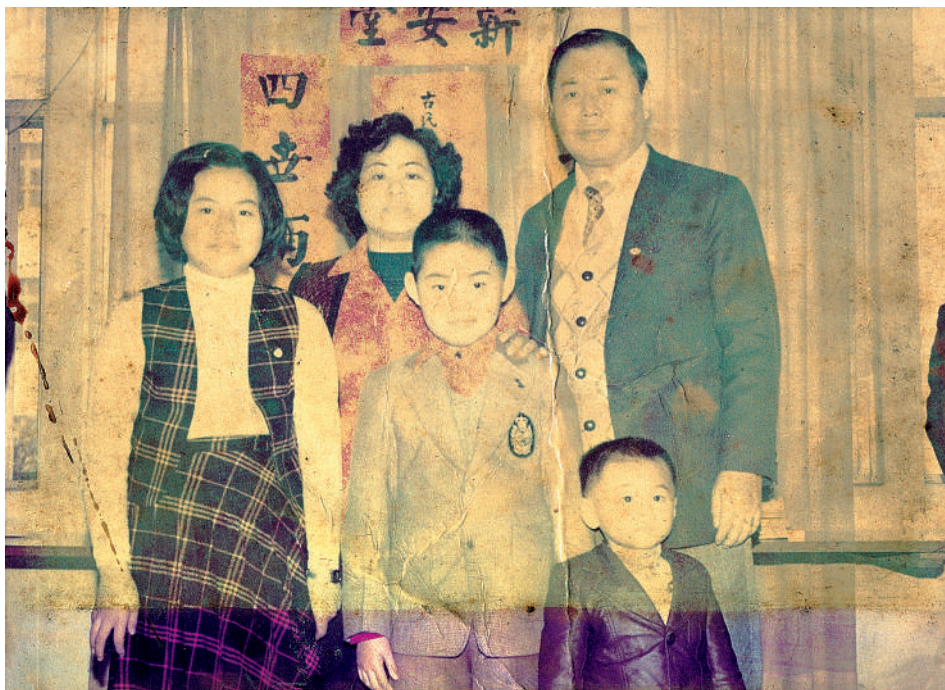
這是我對爸爸留下的唯一印象。不知道為什麼，三歲以前的記憶，除了這些片段之外，我都想不太起來了。

「父親」這個角色對我來說，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他是家裡的一個牌位，是逢年過節都要祭拜。早年母親逢年過節拜拜時，都會一邊上香一邊很克制地掉淚，然後再趕快擦乾眼淚裝作沒事。最近好一些了，這幾年比較沒看過她在祭拜爸爸時哭泣。

媽媽的答案

爸爸過世之後的幾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見識人性的醜陋和現實。

爸生前找了一些「好朋友」起了個會，爸是會頭。這些人在得知他往生的消息後，很緊張地跑來我家，擔心自己的錢就這麼沒了。他們認為我媽只有小學教育程度，又沒什麼工作經驗，根本不可能獨自撐起一個家、扶養三個小孩，更別說要負擔每個月要的會錢了。



不記得何時拍的全家福

於是他們推斷，我媽應該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不就再找個人改嫁，把我們三個當拖油瓶帶過去；要不就兩手一攤，把這一切都拋下，從此消失不見。

我爸這些朋友當時應該完全沒有料到，我媽這兩條路都沒選，她選擇了最艱困的第三條——默默承擔起所有責任，獨自將我們姐弟三人帶大。

我對當時的印象還很深刻。那時候爸爸才剛走沒多久，屍骨還未寒，這些大人們聚集在我家的客廳，圍著媽媽，要媽媽給個交代。他們的面孔很嚴肅、說話的音調也提高好幾度，質問媽媽很多問題。面對四面八方像箭一樣不斷射出的質疑，媽媽的回答顯得孤立無助。這個景象，對當時的我來說真的很恐怖，無法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時我年紀好小，只能傻傻地站在門口。門口堆著好多雙大人的皮

鞋和高跟鞋，有的站著、有的倒了。後來，不知是哥哥還是姊姊，在那堆鞋子裡丟進一張折起來的字條。哥哥姊姊告訴我，他們在紙條上寫著：「不要欺負我媽媽」。這是當時才念小學的哥哥姊姊，唯一能為媽媽做的事情。

不善言辭的母親，當時並沒能給那些上門的人滿意的答案，但在往後的歲月裡，她不斷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那群人口中的弱女子——那個只剩改嫁或消失兩條路可以選擇的人。

從早打轉到晚的陀螺

從那以後，在我的記憶中，媽媽的每一天，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媽媽是清潔隊的臨時工。她曾經告訴我，雖然這份工作並非正式的清潔隊員編制，但這可是她自己努力寫信向政府官員陳情，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工作機會。

媽媽每天清晨三、四點就起床，出門去掃馬路。記得那時經常有新

聞報導，清潔隊員凌晨掃街被酒駕車輛撞死的不幸意外，讓我們每天都提心吊膽的。所以只要母親出門，不論是去哪裡，哥哥都會不厭其煩一再一再叮嚀：「媽，出門看車。」有時說得母親都不耐煩了，哥哥還是要說，才能安心。

媽媽從灰濛濛的清晨一直掃到天亮，然後一定會趕在哥哥姊姊上學前回家，在樓下按門鈴要我幫她開門。門打開，就會看到母親手提著豆漿燒餅給我們當早餐；打點完我們後，又得繼續回去掃馬路，直到中午回隊上點名後，才能下班。回家後她還是沒得休息，大多數時候又得忙著煮午餐給我們吃；接著下午再出門去幫傭，要一直工作到傍晚六點，最後再趕回家煮晚餐。

除了清潔隊的臨時工之外，媽媽同時還兼了好幾份幫傭的工作，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分別到不同的人家家裡去幫忙。媽媽做事非常認真，雙手經常因為徒手擦地而龜裂流血，真的很辛苦，但我從不記得媽媽有因此讓自己休息過。為了撐起這個家，她每天都像陀螺一

樣不停忙碌，數十年如一日。

用盡力氣呵護每一個子女

回想那時的生活，我自認為過得很滿足。雖然身邊的人都因我是單親家庭的小孩，而同情地說：「唉呀，你沒有爸爸喔，真可憐！」或者安慰我說：「你是單親的小孩，沒變壞就算不錯了！」這類看似「溫暖」的語言，其實隱含的是扭曲又可笑的價值觀。說實話，我從不覺得，家裡只有母親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我只知道，在學校有營養午餐可以吃、有書可以讀，回到了家裡還有卡通可以看；然後稍晚一點，還可以吃到媽媽煮的晚餐，這樣就很滿足了。我一直認為，不管別人拿什麼眼光看我，只要自己覺得滿足就夠了，人生不就是這樣嗎？我一直沒搞懂，為什麼社會總是喜歡針對那些跟大多數不一樣的人，貼上特別的標籤？

從小我對於物質的需求一直很簡單，生命中除了看漫畫、卡通（現在要改口叫「動畫」）和吃飯外，就沒有其他特別的需要。媽媽

以前不用保養品，更別說香水、名牌包等的奢侈品。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我，對物質欲望也一樣很低，並不覺得生活上一定要擁有什麼，才叫做圓滿。雖然如此，我母親還是盡其所能地，努力讓我們有好的生活。

印象中有一次，媽媽帶我到她幫傭的雇主家去，那家人的小孩有任天堂可以玩，於是大人起鬨要我們一起玩，才玩了一下子，那個小孩就不讓我玩了，只肯讓我在一旁看著他玩。看到那一幕，讓母親非常難過，她不忍心見我受到委屈。雖然任天堂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便宜，但沒過多久，媽媽還是想盡辦法，買了台任天堂給我。

這就是媽媽愛我們的方式：把所有最好的都給了我們，而不是拿來愛自己。就算自己沒有很好的物質生活，就算要刻苦耐勞省吃儉用，也都要把這好不容易存到的錢，花在我們三姐弟身上。這種不顧一切犧牲自己、保護所愛的堅持，也在我小小心靈中，種下了為理想與所愛奮不顧身的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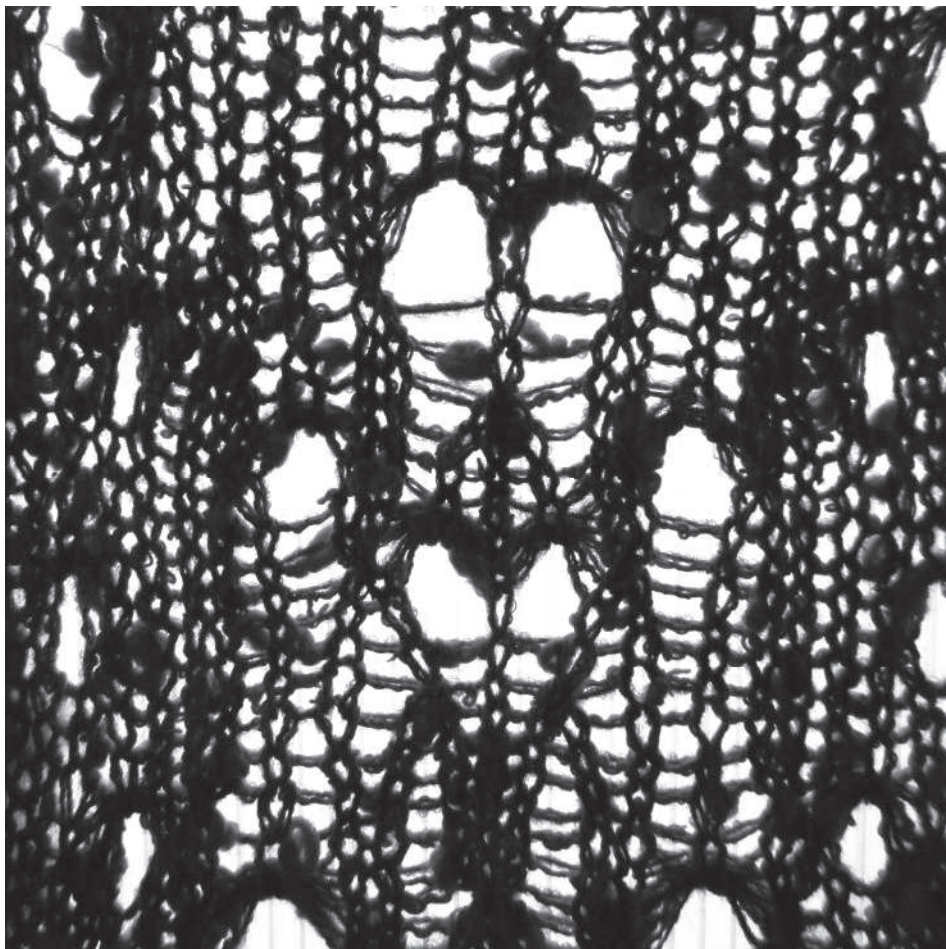
應該是幼稚園畢業照

因為堅持

我們三個姊弟學習成長的那段歲月，是媽媽咬緊牙關、竭盡所有氣力，好不容易才將我們拉拔長大。她用一輩子的青春及生命，用身教讓我們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堅持」這兩個字的真正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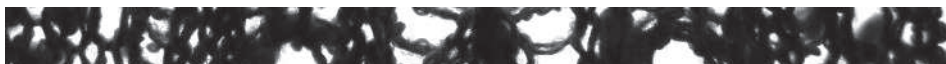
因為「堅持」——也就是客家人常說的「硬頸精神」，讓媽媽一次又一次超越困境與極限，完成將我們三姊弟扶養長大的心願。她從沒有動過依靠其他男人來解決問題的念頭；找不到工作時，急中生智寫信給官員陳情，哪怕是再辛苦的勞力工作也要積極去爭取。媽媽不會講很高深的大道理，她只是一步一步踏實地往前走，全心全意守護著我們三姐弟，也守護著這個家。

人生本來就苦。然而我媽用她的大半輩子跟我說明了我一件事情：人生如果沒有堅持，只會更苦。



《Dolores》系列織品創作

03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三章

學生生涯

多虧繁重的術科作業，讓我雖然找不到可以完全相容的同儕團體，但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在這種事情上鑽牛角尖。把腦力與體力放在趕不完的作業上，也算是某種遁入虛無的「藝術治療」吧。

從我記憶比較清晰的那時起，我們全家四口已經搬到台北景美一間兩房一廳的小公寓。哥哥跟姐姐分別住一間房間，然後我媽跟我會輪流寄居在哥哥姐姐的房間內，睡在分有上下鋪的雙人床位。從此，我們在景美展開一家四口的生活。

無憂無慮的小學

小學生的我，每天過得無憂無慮，中午放學回家，書包一放，一定就會打開電視看布袋戲和「天天開心」。這兩個節目誰先播放已經記不得了，不過那句「快樂A時乾，咻機壘丟過KI壓」的招牌語，配上主持人用食指在空中畫一道弧線的手勢，倒是印象深刻。也許是因為小時候看布袋戲與「天天開心」的影響，雖然我的台語講得很不輪轉，聽力倒還不錯，搞不好比我的英文聽力還好一點。

說到語言，雖然我媽是客家人，但她在家裡完全不說客家話。小時候偶爾聽到她跟阿姨講電話，會批瀝啪啦講一大串客家話，然後掛電話後，立刻切換成國語，叫我們「吃飯了」。所以很殘念，我除了「食飽ㄟ」(吃飽沒)跟「Sai Mai Im ㄟ」(小姐好漂



小學大頭照

亮」這兩句客家話之外，其餘的都不會講。我從媽媽身上學到的只有客家人的精神，而不是語言。

小學生涯雖然無憂無慮，但仍然還是有些淺淺淡淡的，來自成人世界的小問號。

失去了一個朋友

我的小學生活每天都過得差不多，就是早上去學校上課，中午吃營養午餐；除了上課聽課外，下課了就開開心心跟同學玩在一起，在走廊追跑跳碰，玩紅綠燈與捉迷藏，然後一起討論新一集的「無敵鐵金剛」演了些什麼，週末偶爾會跑到同學家去玩。

我住的景美有一區是「別墅區」，別墅區的同學都有個特徵，就是頭髮都梳得很整齊。「頭髮都梳得很整齊」這件事情，對天生自然捲髮的我幾乎辦不到，所以她們的「整齊頭髮」，是我非常有印象的特徵。

記得有一次去一個別墅區同學家玩，她母親很熱情地招待我們，茶點、餅乾外加小蛋糕，果然是氣派人家。玩著玩著，這位端莊的伯母問了我們到場的小朋友，大家家裡是做什麼的，問完之後就回房間，留我們自己玩。

隔天，這個同學走到我面前，告訴我：「我媽媽叫我不要跟你們玩了。」我那時心中有個小問號：「為什麼不可以一起玩？」這個小問號我從來沒有說出口，也許這問題的答案我應該要問同學的母親，而不是這位同學。

總之，那一天，我失去了一個朋友。

只有上課考試的國中

剛升上國一的我，還是個矮矮胖胖的小朋友；一個暑假過後，突然從一六〇公分長高到接近一八〇公分，原本矮矮胖胖的身形，也被拉成竹竿身材。青春該冒的青春痘，也沒放過油性膚質的我，茂

盛的青春痘在T字部位上橫行無阻。

課業壓力同時隨著身體產生變化。

那是個升學壓力很大的年代，每個國中生都被灌輸一種概念，這種觀念簡單來說就是：「男生的第一志願是建中，女生的第一志願是北一女，考不上公立高中就沒前途了。」

跟無憂無慮的國小生涯完全不同，國中生的日常生活就是去學校上課、考試；上課、考試。晨考小考段考期末考補考，好像人生就是為了讓考試分數接近一〇〇這三位數字，考不好人生就完全無望，毀了毀了毀了。

「印象派」的考試能力

我算是個還滿愛「看書」的小孩，家裡找得像書可以翻閱的東西，都被我翻過一次，好奇裡面在寫些什麼。拜輪流寄居在哥哥姐姐房

間之賜，從姐姐抽屜裡的偶像雜誌，到哥哥的磚頭參考書，我都翻過一遍，對未知的世界我總是有著旺盛的求知欲。

不過，對於「看書是為了要應付考試」這件事情，我倒是很冷感地興致缺缺。

同樣是拜輪流寄居哥哥姐姐房間之賜，我高中之前沒有專用的書桌，學校功課要趁哥哥姐姐還沒回家前解決掉，或是在電視一定開著的客廳內，利用茶几寫完。還有次我試著在明亮乾淨的洗手間念書，不過沒多久就被要上廁所的家人發現，功敗垂成。沒有自己的房間念書，所以自然也沒有養成複習功課的習慣，反而練就在學校聽老師講解過一遍，然後就憑著印象去考試的特異功能。

可能是小時候記憶力比較好，各類學科，在課堂上聽過一次不用複習，也大概可以記得個七、八成。這種「印象派」的念書方式，讓我在班上四、五十個同學中，還能夠維持十到二十名之間的成績。以成績高低論斷誰是「壞學生」然後被體罰這回事，不會有我的

份，因為我的成績不會掉到中間以下；以成績論誰變成老師口中的「好學生」，也跟我沒關係，因為我也不會衝到全班前十名。

反正我始終維持在一個安全的結界範圍內，繼續做我想做的事情：每週看《少年快報》的最新漫畫連載，存錢買安達充（我國一國二最喜歡的漫畫家）的漫畫單行本，還要看看動漫畫評論雜誌，閱讀動漫畫作品評論。

忘了從何時開始，班上同學都各自去找「文理補習班」補數學跟英文。我媽也順應潮流，找了一家有佛心來著，給了半價的補習班，讓我補習數學跟英文。英文是我在眾多會考試的科目中，唯一感興趣的一科。我的英文基礎在國中時期被鍛鍊得相當不錯，該會的文法都會，不過就是單字量少了一點；不過數學，我真的是非常冷感。聽說，學數學是為了鍛鍊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不過「理性地」想想，如果我不當數學家，這些方程式除了拿到考試分數之外，跟我人生的關係到底是……？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沒有去補習，把補習的時間跟精神拿來休息，或是寫作業，也許我當時的成績會更好一點也不一定。

決定念高職

國中時期在校的快樂時光，是美術課與音樂課，尤其是美術課，可以將紙黏土透過自己的手，創造成完全不同的東西，讓我自我感覺很良好。記得國一時期的美術課，有項紙黏土作業，我拿紙黏土捏了一個半立體的母親的臉，然後在上面上色，這項作業拿了很高的分數。開心之餘，我把這個作業送給了媽媽。另一項同樣印象深刻的作業是，老師發了一個圓柱體石膏，不限主題，要我們自己動手雕刻成另一種物體。自己不知道哪來的靈感，拿著雕刻刀把圓柱體內部雕空，然後在外圍刻出花紋，想刻出一只鏤空的手鐲。老師看到後說：「很有創意，但是石膏做成的手鐲容易斷裂，要考慮到材料的耐受程度。」現在回頭看，從那時起，我對做出立體的東西就很感興趣，也許這正是我日後拿羊毛條做立體雕塑服裝的源起吧。

國中時期一堆的考試，說穿了就是為了確保「升公立高中」這件事情。大家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我來說其實還好，只要想到升上高中就得繼續「鑽研」很多不感興趣的科目，就實在是沒什麼動力考上去。

國三那年，我開始崇拜台灣漫畫家任正華，她三冊一套的作品《修羅海》震撼了當時的我，一心只想當她的學弟，去念松山商職廣告設計科。這個決定我沒有跟任何人商量討論過，因為我很清楚，以當時的環境氣氛，是不會有人支持我念公立高職，支持我學自己比較感興趣的東西。

所以我暗自下了決定，公立高中故意考一個分數不算低，但離上榜有點小距離的分數，然後把全部精力拿來準備公立高職聯考。這個「把生米煮成熟飯」的想法，讓我如願進入了松商廣設科就讀，正式踏入設計與創作之（不歸？）路。



打實基礎的高職

在高職之前，我除了學校的美術課以外，沒有正式學過畫圖。進入高職所學的，都是我從來沒接觸過的專業基本知識。像是色彩學、基本設計、素描、字學、水彩、包裝設計、展示設計、電腦繪圖等等。高職三年最高紀錄是，一個星期處理十種不同作業，不停跟專業科目搏鬥的結果，除了熬夜黑眼圈之外，也累積了專業知識與技能。感謝松商師長們非常認真地教授專業知識與技術，沒有浪費上課時間，談論自己家裡的兒子女兒在幹嘛。這些術科對我的影響持續到今天，為我的設計與創作打下扎實的根基。

我考高職的年代，男生最流行的是「電機」或是「資訊工程」，廣告設計算是個極冷門選項。廣告設計科的師長們，希望培養學生進入設計業界工作，或是升學大學美術系繼續就學，但是在松商的體制下，廣設當時歸屬於「商科」，所以很奇妙的，高一還要學商科的基本課目，例如會計與商業概論等等。這些商科課程對大部分的

同學來說極其無聊，簡稱「廢課」。

打開耳朵「廢課」聽出興趣

想當漫畫家才進松商廣設的我，自然也不會對商科課程太感興趣，但是既然每個星期要上兩小時的會計與商業概論，與其浪費這兩小時生命與周公下棋，不如在那兩小時內把耳朵張開，當成在看奇妙的世界，理解一下不同領域在想什麼也好。所以我張開了耳朵認真聽，其他同學認為是廢課的商學科目。有趣的是，「公司買了什麼東西，必須歸納在五大會計科目的哪一類」這件事情，也需要點「想像力」，聽著聽著居然也對會計聽出點興趣來。當時的會計老師規定，每位同學都必須去考會計檢定考。我也跟著班上同學集體報名了會計檢定，那次檢定考試居然讓我順利過關，拿到會計丙級檢定證照。

對當時年紀還小的我來說，這些跟商業有關的基礎課程雖然所學有限，卻讓我建立了「做設計或創作與商業脫離不了關係」的概念，

並且奠定了我日後務實接商業設計案，以及成立設計工作室的基本態度及認知。

除了術科之外，高職生涯還是有學科要顧。高職時的國文課要求背書，要能夠一字不漏地「默寫」課文內容。文言文意思都算懂，但要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真是要我命。一篇六百字的默寫，可能會被我「再創造」寫成七百字，然後多一個字扣一分，國文默寫總是拿零分。因此，國文是我高職成績最差的科目。我這種不喜歡照本宣科複製背誦的性格，也或許是我日後沒有墨守成規地織毛衣的原因之一吧。

我的口語溝通能力也是從高職時代開始培養。當時高職的設計課要求，每位同學都要上台介紹作品，練習面對人群說話。當時灌輸的概念是：設計師除了把設計做好之外，還需要與其他專業、上下游，甚至是雇主溝通，無法與人溝通的設計師是不行的。

多虧高職時代的這項訓練，讓我從講話會口吃的害羞小朋友，開始習慣上台報告、面對群眾。這個能力經過十多年來，各種報告與社交場合的反覆鍛鍊，讓我日後得獎面對大批媒體時，可以侃侃而談而不怯場。這一切，都要拜我的高職教育所賜。

拒絕刻板印象

高職三年在專業學習上非常充實，但在那個九〇年代保守的社會氣氛下，就像許多青少年一樣，面對成長與不同價值觀帶來的壓力，這三年也是我人生中的慘綠回憶。

當時某位師長在開學時先問全班：「有沒有哪位同學的爸爸媽媽是名人？」會問這個問題，為的是想拉關係。這位師長對名人之後，與對其他「普通家庭」的同學態度截然不同，更別說我這種，「離普通還差一點」的家庭背景，會受到什麼待遇可想而知。

上高職後的第一次段考，我考了個第三十六名。那位詢問家庭背景的師長知道後，用一種讓人不舒服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幾眼，然後一句話不說揚長而去。第二次段考時我已經適應了環境，也有了自己的房間與書桌，有了一次經驗後也比較知道該如何準備高職課業。在準備比較充分的情況下，第二次段考排名全班第二。這個成績似乎讓那位師長大吃一驚，急忙問我是否成績有算錯，不然怎麼會是我第二名？在得知成績都是正確的之後，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這種轉變讓我沒感受到一點喜悅，腦袋中想到的是：「嘖嘖嘖，真是勢利。」

當時的我漸漸感受到，社會對單親背景的刻板印象：要不是表示同情，要不就是冷言冷語。這兩種回應我都不想要。在那之後，除非是很熟的朋友又剛好聊到這類話題，否則我不會太主動提到家庭背景。當時的我怎樣都沒料到，十三年後我的家庭背景，竟變成眾所皆知的頭版頭條。我人生中的種種事實現在全台灣都知道；既然知道就知道了，那就一切順其自然吧。

藝術治療我的青春期

我的高職年代最流行的是耐吉運動鞋、G Shock 手表與灌籃高手漫畫，男生迷的是酒井法子、安室奈美惠或「小室家族」，最常做的休閒活動是打籃球或是打工。這些「流行」跟我當時的喜好差異頗大。我當時新的興趣是看藝術電影，高一開始迷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對漫畫的喜愛一直沒斷過，但我迷的不是「灌籃高手」，而是任正華、安達充、荻尾望都以及清水玲子。

在那個網路還沒被發明，Photoshop 還在 2.0，高中生都在找尋同儕認同的時期，沒被環境同化的我，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外星人。多虧繁重的術科作業，讓我雖然找不到可以完全相容的同儕團體，但也沒多少時間可以浪費在這種事情上鑽牛角尖，因為明天可能還要交三項作業，今天又會是個熬夜趕作業的漫漫長夜。把腦力與體力放在趕不完的作業上，在顏料與畫紙的烏托邦裡，勾勒出腦

1 小室家族一般是指，1984—1988 年，由日本音樂製作人小室哲哉製作專輯、寫作歌曲，培養的歌手。

海中的理想世界，也算是某種遁入虛無的「藝術治療」吧。

Gen Art得獎後有次回松商演講，看到迎接的熱情學弟妹們唱著熟悉的校歌，以及當年認真教學的師長們，像是柳景沅老師、高淑芬老師以及林義斌老師等，坐在第一排聽我與學弟妹對話，不知道他們記憶中那個，安靜、成績不錯拿第四名畢業、狀似乖乖牌的「古又文」同學，跟現在是否有很大的落差？

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已經不是高職畢業時的稚嫩小朋友，高職三年現在看來恍如隔世。還好當時的「古又文」撐過了那段慘綠歲月，現在這個「古又文」才有機會在這裡，寫下這些文字，讓正在閱讀本書的你了解到，我的高職生涯雖然風風雨雨，但從專業技能知識的累積，再到表達能力的建立，卻也是我人生的重要階段。

如果我那時「順應潮流」念個電機或是資工，我現在會如何呢？也許你就不用在這裡看我自己自語，描述我的人生了吧。

忙碌充實的大學

當時的松商鼓勵學生報考美術系升學，因為那時台灣還沒有完整的科技大學體系，廣設科要升學，得跨考大學美術系。要由衷感謝教育部當年的德政，開放技職體系的高等教育升學管道，讓我們這些學了三年設計專業的人，不需要拋棄專業所長，與高中生尬誰的國英數地理歷史比較好，搶大學聯招名額，真是功德一件，造福千萬人。

我松商畢業時，剛好是教育部開放技職高等教育限制的第一年。四年制技術學院或科大的錄取率，從個位數一下跳到十位數，可以念的學校與科系開始變多。不過受到畢業展影響，松商同學都要多花一年準備升學考試；我也不例外，在畢業後接零星插畫案，順道準備四技二專聯招。

為了志向休學重考

說「順道」準備四技二專聯招是因為，我向來對「為了考試而去念書」興致缺缺，這個科目如果不是我覺得可以應用在之後的人生，念起來會很沒力。也因此，第一次考四技二專我沒考得多好，但也沒有考得很差，總之考到一個在總報考人數中，是個位數百分比才能考上的「空間設計系」。

考上這個空間設計系念了三個月之後，發現對空間設計完全不感興趣，於是不顧周圍「都考上了就混到畢業吧」的好心建議，意志堅決地辦了休學，再考一次四技二專。寧可多痛苦一年時間，而不學了一個不感興趣的專業，痛苦一輩子。

第二次考試，我第一志願填的是「視覺傳達設計系」，也就是我高職老本行的延伸；第二志願不想再填空間相關科系，填了一個當時毫無概念，但「直覺上」好像會有趣的「流行設計系」。結果不知是幸或不幸，跟我同分但專業科目比我高，因此選填志願時站我前面一位的同學，把樹德視傳的最後一個名額拿走，所以我很湊巧地掉到第二志願：「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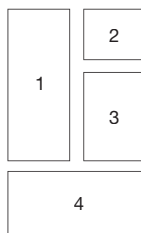
樹德科技大學座落於高雄縣燕巢鄉東山村，很多人跟我說，那是個盛產芭樂與玫瑰，但一片荒蕪、有點鄉下的地方。「你真的要去念嗎？」這些疑問對我還真的沒差，「有點鄉下」也可以解讀為「環境清幽」。十分務實的我腦中想的是：「有沒有學到新的知識或技術才是重點吧。」

服裝設計更貼近「創作」

在樹德求學的時期，也是第一次離開家裡過活。自己一個人住在學校旁邊的小套房，從打理三餐到洗衣服；從加退選課到參加社團，所有事情自己思考，自己決定，自己處理，當自己的主人。我非常享受這種完全獨立的生活，呼吸人格自由的遼闊空氣。

在生活上獲得完全的自由十分開心，但在課業上卻經歷了一段適應過渡期。樹德的流行設計系當時分成織品設計、服裝設計以及造型（彩妝與髮型）設計三組，大一時三組的基礎課程都要接觸，而這三組都與廣告設計的領域相差甚遠。

- 1.大三時幫大四學姐穿畢業作品拍照
- 2.大一時期在學校旁的宿舍畫圖
- 3.大一時期造型秀工作照
- 4.在宿舍浴室對著鏡子自拍



當時大一原本想轉到視覺傳達設計系，我先選修了視傳系的課，認識了視傳的同學、老師甚至主任，為轉系考作好準備。在轉系考前一天，為了交一份流設系的作業，我到誠品翻閱了Coco Chanel的傳記。在那本傳記內我讀到了，Chanel從肅穆的修道院走向時裝女王的過程；也讀到了，她在二〇年代以男裝內衣用料jersey²，製作女用外著用衣；從與情人的私密生活取得靈感，設計在當時被視為離經叛道的服裝。她的服裝作品，某種程度像是她個人的藝術創作一般，也反映了她的叛逆人格與感情生活。

Coco Chanel的傳記讓我察覺到，比起平面設計，服裝設計更能多貼近「創作」一點，更能多反映一些設計師的人格特質。除此之外，選修視傳系課程時我也體會到，這個科系大約八成的課業在高職時代都學過，反而是流設系的課程都是百分之百全新的學習。反正兩者都必須要花四年的時間念書，不如選一個接近創作多一些，又可以學到更多新知識的領域吧！抱著這種想法，我當天晚上毅然決然放棄隔天的轉系考，故意睡過頭缺考，繼續留在流設系。

² 單面平紋針織布的名稱，現在的T恤絕大部分都是這種組織結構的布料。

這也是個創意大師的時代。約翰·加利亞諾（John Galiano）早已用極度官能的時裝秀，刺激Dior化妝品、香水與配件的銷量，坐穩Dior創意總監一職；川久保玲每季在巴黎發表的概念時裝，保持日本時裝業的國際顏面；胡森·夏拉因（Hussein Chalayan）與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等獨立設計師，先以讓人驚嘆的創造力各自雄踞倫敦時裝週一方，後分別轉戰競爭更劇烈的巴黎舞台，成為中央聖馬汀的招生活招牌。同時，像《iFashion》這種時裝秀專書，在書店隨處可見；加上網路的普及化，各國時裝秀圖片甚至動態秀，點點滑鼠就能盡收眼簾。時裝秀的影響力，透過各種媒體發送到世界各處，不再是特定階級才能接觸得到的玩意兒。不用富過三代，在網路時代，點點滑鼠也可以懂吃穿。

打不死的蟑螂

我念大一時是樹德科大創辦的第二年，因為是第二年，硬體校舍還在積極興建中；但也因為是第二年而已，師資大部分都是三十到

四十歲之間的年輕教師，有的剛從國外學成歸國，有的則是在外工作多年後轉戰教育界，帶著滿滿的教學熱忱，只要學生有心想學，都慷慨分享，不吝指導。

在大一升大二那年，服裝設計課的老師邱鳳梓說過：「服裝設計師也要對織品有深入的研究。」衝著這句話，我大二開始同時主修織品與服裝兩個截然不同領域，除了服裝設計外，還要修習針織、梭織、印染等織品專業課程，同時還選了視傳當輔系，課業繁重，每天過著被作業追著跑的生活。

此外，為了累積作品同時賺點生活費，我也接校外的平面設計與網頁設計案。學業、生活、社團與設計案輪流占據我的生活，偶爾還參加服裝新人獎比賽，但連入圍的邊都沒碰到，忙得不可開交、但格外充實。

研究所的某一次比賽後，我打電話給邱鳳梓老師，謝謝她當年告訴

我織品對服裝的重要，所以我才卯起來選擇服裝與織品雙主修，這才有了那次的得獎成績。但沒想到，原來邱老師當時那句話的意思是，織品對服裝而言是重要的，所以「織品學」這一門上下學期加起來四學分的「課程」要好好學，不是叫我直接兩個領域都主修，這會累死人。雙主修是個美麗的誤會，但也多虧這個美麗的誤會，讓我除了服裝裁剪與製作的技巧之外，也累積了扎實的織品根基，也才造就我日後的服裝設計風格。

在流設系的全新學習，也招喚了我的旺盛求知欲與好奇心；再加上大學有加退選，課程全部自己決定自己選，都是我感興趣的課程，發自內心想學習的情況下，學業表現上也特別出色。我大學四年每學期都是班上第一名，每學期拿書卷獎學金；有一年不小心，織品學這門很多同學覺得無聊的課程，我上下學期總分都拿了滿分，連沒教過我的老師都多少聽過：「聽說古又文這傢伙很拚」的傳聞，還被某位老師掐指推算：「古又文這傢伙是個打不死的蟑螂，就算地球毀滅他都會活著。」

順理成章地，我畢業時拿到校長獎，以全系第一名成績畢業。

雖然如此，我在樹德扎實的學習生活，依然阻擋不了偏見的眼光。在一次回台北過暑假時，某個親戚知道了我在班上拿第一名，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沒頭沒腦地當著我的面咆哮：「你念那是什麼學校，憑你也可以拿第一名，滾回去吧你！」

出口羞辱我的是位自視甚高的親戚，在他眼裡，似乎只有國立大學才算是上得了檯面的學校。我沒有在當面受辱時立刻回嘴，只是冷冷地聽完他的高論後，回到房間。我想在盛怒的心情下保持冷靜，但眼淚還是不爭氣地充滿眼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樹德的日子過得有多忙碌充實；只有我知道，我學習了多少扎實的新知識與技術。不知道這位親戚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是否還會以「校」取人？

哭過笑過的美好年代

有了完全的自由後，我也開始發展更多的興趣。除了漫畫與電影外，在我沒有電視的宿舍裡，音樂是生活中的重要一環。

剛升大一的暑假，「五月天」出了第一張專輯。我坐在學姐的車內，閉目聽著車內播放著五月天的〈擁抱〉，略帶頹廢況味的旋律，以及使用大量隱喻的歌詞，引領我墜入由詞曲營造的烏托邦。現在每當再聽到〈擁抱〉、〈愛情的模樣〉以及〈雌雄同體〉等五月天的創作，在大學時代南台灣揮霍的青春與生活的軌跡，不論是苦澀甘美、成長墮落，都像電影般，一幕幕浮現眼前。

我在人生中最菁華的四年大學時光中，哭過笑過愛過恨過。這是我魂牽夢縈但永遠無法再回到的美好年代。

一個接一個比賽的研究所

在樹德做完畢業展後，我決定要繼續升學。就像多數念服裝的學生

一樣，想去許多設計大師的發源地英國中央聖馬汀進修，但考量到家中的經濟狀況，這個去中央聖馬汀的念頭，從二〇〇三年大學畢業前浮現腦海，又很快地被我存封在記憶深處，加上了大鎖。

當時我很實際地，先參加樹德科大流行設計研究所的推薦甄試，結果是榜首。同時，我也在考慮輔大的織品服裝研究所，想去自己負擔得起的新環境求學，但輔大當時的研究所沒有推薦甄試；意思是，如果我要考輔大的研究所，就得先放棄樹德研究所推薦的錄取資格，不能先占了推甄名額，再去報考另一間研究所，這是教育部的規定。

所以我有兩個選項：一個是比較安全的，去念已經推甄上的樹德研究所；另一個是要冒風險，先放棄樹德的錄取名額，再去報考還不知道會不會錄取的輔大研究所。當時的我選了後者，就算冒點風險，也想試著在新的環境接受刺激學習新知。我先寫了份書面聲明給樹德，表示自願放棄研究所的錄取資格。就像成語「破釜沉舟」所說的，我斷了自己的後路，只有義無反顧考上輔大一途。隨後的

一個半月，我集中精神死命地念書準備應考。

雖然說是死命地念，不過我也知道，念書時間真的太短，這關鍵時刻，必須要有方法地準備這些學科，只能智取不能力搏。記得當時要考「西洋藝術史」，西洋藝術史的推薦書單內有好幾本書，我都找來看過，有一本厚達五、六公分以上，像磚塊一樣的參考書；也有一本輕薄短小，只有一般漫畫書一半厚度的「西洋藝術史綱」。我當時的判斷是，時間不夠，如果去啃那本磚頭，我其他科目就不用念了，所以選了那本薄得幾乎忘了它的存在的「西洋藝術史綱」，花了兩三個星期，把那整本書的內容完全吸收，成為自己血液中的一部分。至少先鞏固好一科，然後剩下的時間再拿去準備其他的科目。這樣的準備策略似乎奏效，考試結果出來，西洋藝術史拿到很高的成績；其他科目的成績不高，但也勉強能接受，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的面試。面試過後，我以第二名成績，順利進入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作品組。

自由的設計天堂

歷史悠久的輔大織品服裝系有著齊全的硬體設備，例如在針織部分，除了各種針數的手搖機與縫合機之外，橫編與圓編自動機也一應俱全。除了專業硬體設備外，作品組也有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開放的作品研究室。在學校有個可以專心創作的地方，所以回到宿舍就是休息，不用過著○與○無法切換的困惑生活。

也許是因為輔大的宗教背景，我所認識的輔大師長、助教與秘書，可以說都是好好先生與小姐，神的孩子，對學生照顧有加。也對我這個像是來自外星球，總有著奇妙想法的直爽傢伙多所包容。

我記得當時考上研究所後，樹德的邱鳳梓老師告訴我，輔大有位教毛衣設計的名師遲曉雲老師，我可以跟她多聊聊。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有個好處，研究生下修大學部課程不用另繳學分費。我研一時下修了大學部的「毛衣設計」課，授課教師就是遲老師。還記得有

次在針織實驗室時，遲老師在跟我有點距離的一旁示範機台的使用法，當時人生地不熟，我不敢貿然上前插在學弟妹內直接旁聽，不過我的眼睛跟耳朵倒是張得很大，隔著距離也想「遠距旁聽」。遲老師似乎察覺了我張大的耳朵與求知欲，隔著距離友善地喊著：「又文要不要也靠過來聽？」然後我略帶三八地回說：「好啊好啊，當然好啊。」

那一瞬間我領悟了，遲老師除了專業知識以外的圓融待人處事風格，這也是我看到許多輔大師長的共同特質。

就像我母親一樣，師長們雖然不能完全理解我在做的事情，但也從不限制與阻撓我想嘗試的方向，只給我一些建議與完全的創作自由，讓我在這兩年內尋找到可以代表自己的服裝設計風格。

打開我的探索頻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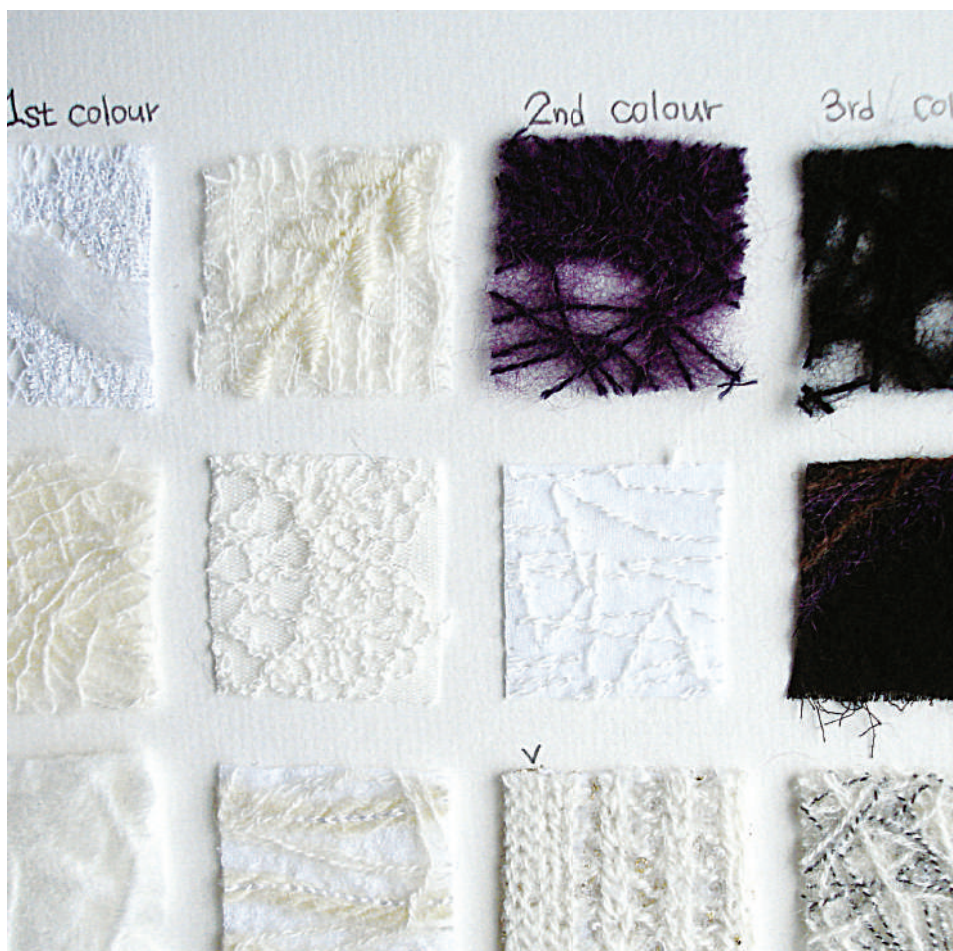
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分成「文化組」與「行銷組」兩組，文化組下

又區分為「作品類」與「論文類」兩類。文化組與行銷組有共通的必修課程，因此我們這些作品類的學生，也會跟行銷組的同學一起上行銷類的課。這些行銷類的課程雖然很少，但對學設計太久的我來說，是滿有趣的經驗。

就像高職時代聽會計課一般，我一樣帶著看「Discovery探索頻道」的心態聽這類課，了解做行銷的人在想什麼。而這些課所做的個案研究，例如研究快速流行（Fast Fashion）的始祖Zara的運作模式，還有看到行銷人很愛玩的SWOP分析法；這些設計以外的經驗，多少拓展了我在品牌營運與行銷方面的基本知識，是設計專業以外，自創品牌的重要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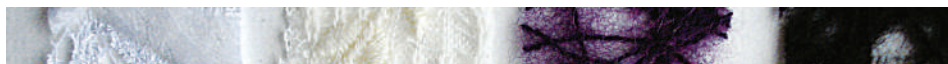
輔大研究所兩年的時光，除了上課時間外，我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比賽中度過。從第一個比賽「北京師生盃」開始，兩年內我拿下四、五個設計競賽獎項。當時的指導教授陳華珠博士告訴我，設計組因為要同時撰寫論文與製作畢業作品，通常都不會兩年內準時畢業，

不過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兩年準時畢業」。設定了兩年畢業的短程目標並且想辦法達成，不過作品與論文兩頭燒的情況下，也讓我耗費了不少力氣；要多謝陳華珠博士逐字仔細閱讀我的論文，並且給予許多修改建議與指導，讓我最後除了達成兩年畢業的目標外，並順利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香港時裝週07 / 08秋冬系列布料與配色

04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四章

設計世界

接案經驗累積到的，除了是跟老闆妥協下做出來的「產品」，
以及可以把履歷表塞到爆的接案經歷；還有的就是「社會經驗」——從此我學會，
不論面對大案小案或是多熟的案主，都一定要簽約。

我從十七歲高職畢業時開始接商業設計案，提供設計作品，「服務」需要這些作品的人。當時想法很單純，認為可以用插畫和平面设计來賺錢過活，邊做喜歡的事情邊工作。

投稿與接案

那時剛巧有本介紹和評論動漫畫的雜誌剛創刊，雜誌中設計了一個叫做「獎金獵人」的單元。在那個網路還沒被發明的年代，我沒有管道可以接到設計案，看到有這樣的單元推出，當然是不會放過。那時我抱著忐忑的心情，將高職畢業展的插畫作品寄到雜誌社投稿。沒多久，雜誌社的人通知我，他們想刊登我的作品，並且想要先跟我聊聊。

我跟那個雜誌編輯兼老闆之類的人，約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咖啡店碰面。我穿著一件現在看來會覺得俗氣的米色外套，怯生生地帶著自己的作品，去見這個只通過一次電話的生意人。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學校以外，屬於業界的人，當時其實連該如何應對都不太清楚，更



1999年電腦繪圖插畫作品

別說會有怎麼講究穿衣服、弄頭髮，這種打點自己外表的概念。當時我非常緊張，過程中雙方談了些什麼也已經忘得差不多，只記得我問了對方一個問題：「我的插畫是買斷還不是買斷？」他回答只是一次的雜誌刊登，所以不會買斷。

這個案子我拿到了一張插畫五百元的刊登費，總共只刊登了兩張，這也是我第一份以設計工作拿到的報酬。雖然五百元一張圖稿的稿酬，少到有點無法過活，不過用自己設計能力賺到錢的感覺真的很好，我也可以告訴自己，沒有浪費青春白學設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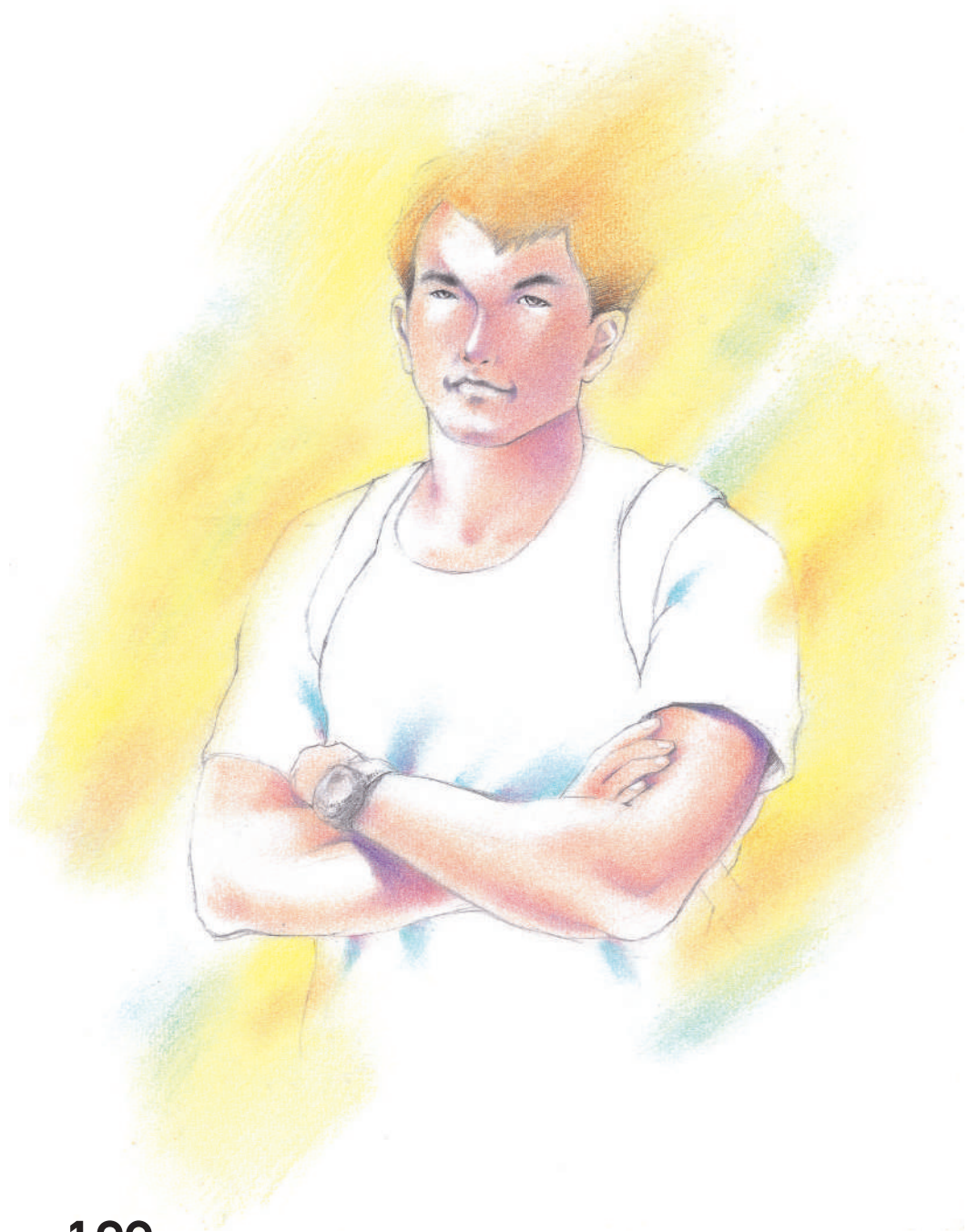
要開心地畫畫

這時候，我已經確定要往設計的專業方向繼續走下去，希望未來可以靠不斷創造自己喜歡的東西來過活。那本動漫畫雜誌刊登我的那兩張畫稿，是我用手繪方式，以水彩和粉彩為畫材，畫了類似言情小說的封面插畫，主角是人物。那時候流行的插畫家是平凡和陳淑芬，他們是言情小說封面那種「柔焦夢幻唯美寫實人物插畫」的始

祖。我的畢業作品有一點傾向這個味道，但更偏向漫畫許多。雖然這些作品在畢業展時只得到插畫類的佳作，不算是什麼太厲害的作品，甚至要我現在拿出來給大家看都會害羞，但我還是對於「能把白紙跟顏料經過自己的手後，變成有價值的東西」這件事情，非常開心。

在高職畢業後，我一邊零星投稿、接案，一邊在家裡準備重考，這期間每天窩在家裡練習畫插畫。那段時間我畫了不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買的插畫，就純粹是為了興趣與好玩而畫。

重考的日子，大家都在拚怎麼準備「考試用的」畫技，像是如何在三十分鐘內，畫好一個指定題目的創意素描。說實話，我對這種把畫畫變成考試伎倆的態度興趣缺缺，還是繼續在我小小的房間內，埋首畫一堆試驗性的彩色插畫，像是把彩色墨水畫完後，再用排筆刷一次，讓顏色再次暈染變髒，然後再繼續疊上彩色墨水；或是嘗試，把打底劑用刮刀厚厚地塗在水彩紙上，變成半立體後，再上水



彩跟粉彩。我的手繪技巧是在高職時候養成，但真正熟練到可以完全駕馭，還真得多虧當時一股腦兒埋首畫圖的日子。當時雖然一邊有案子在接，其實賺到的錢是無法生活的，只是一邊存經驗，一邊存一點零用錢罷了。

那時候的接案經驗，接觸到的對象幾乎都是商家或老闆級人物，過程中累積到的，除了是那些跟老闆們妥協之下做出來的產品（對，是「產品」，有些我還真的不敢承認是自己的「作品」），以及可以以把履歷表塞到爆的接案經歷，還有的就是「社會經驗」。

這樣的工作型態可以接觸到不同的雇主或發案人，有的是在商場上打滾許久的生意人，油腔滑調外，還會在我面前吊著誘餌，用狡獪的方式暗示：「好好做的話，之後會有大案子可以丟給你喔。」我心裡很明白，這叫口惠而實不至，但為了不要傷害這些大老闆的心和顏面，只好配合演出「嗯嗯好的，我會好好幫你賣命的喔」這種奇妙戲碼。

「三分之一的酬勞」買個社會經驗

這段期間內，還是有比較固定的案源，像是有家書店的老闆，當時她們書店內幾乎所有能夠做平面設計的地方，都讓我設計過一遍了。我跟她合作大約兩年的時間，最後一個案子是她自己要出書，找我來做封面跟內頁設計。她信誓旦旦地跟我說了個數字，同時強調，雖然還沒跟出版社談好價碼，但是就算要她自己掏錢，也會給我那個數字的酬勞。

我想，都合作兩年了，大家也變成朋友，就不疑有他，把一整個暑假的時間都給了這個案子。我不但做這本書的美術設計，還「殺必死」義務幫忙修改文字內容，兼做文編的工作。結果在最後一刻，她食言了。這位老闆在我幾乎全部完成作業的情況下，寫了一封非常簡短的 e-mail 給我，僅表示：出版社只能給出我們原先談定價碼的三分之一，她自己也無法多給，看我還要不要接這個案子。

為了維持尊嚴，我沒有接受那個三分之一的數字，所以當然也沒給

對方我做好的設計檔案。從這個案子我學到了，不論是面對大案中案小案或是多熟的案主，都一定要簽約。二〇〇五年我正式成立設計事務所時，就落實這個簽約的程序，沒有簽約也沒先看到訂金的案子不會動工，這也是我學生時代接案，所累積到的「社會經驗」之一。

雖然有過一些不好的經驗，但也不是每個設計案都沒有美好回憶，有些甚至啟發或是改變了我日後的人生。

對於出國有了不同想法

大學二年級時接到一個網頁設計案，把案子丟給我的是，當時還是個台大學生的電影導演鄭有傑。已經忘了是在金馬影展、還是台北電影節，看過他第一部短片《Baby Face》，對他這個自編自導外加自演的台大學生有些印象，而他又很湊巧的，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在二〇〇一年導了他第二部短片作品《石碇的夏天》，電影拍好要做宣傳網站。在當時，網頁設計還不是非常流行而普遍的技

術，剛好我會，我們的共同朋友就介紹雙方認識，然後我算給他一個很低的破盤友情價，接了他的網頁設計案。

和有傑碰面的時候，我跟他除了討論網頁設計方向，也拉哩拉雜地聊了一些有的沒的。他那時的新作品《石碇的夏天》，描述一個因為經濟因素而空有遊學夢想的大學生，受困於石碇老家的雜貨店。結果在那老家的雜貨店，發生了一段純真淡淡的愛情與親情故事。在聊天過程中，我就問他，是不是也想過要出國念書？他回說，很多人出國念書是頭腦空空地去念，希望國外的人可以教給他些東西，或只是想撈個文憑，好像去國外砸錢念個書就鍍了層金，很厲害的樣子。但有傑想在出國之前把自己準備好，等腦袋中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一套東西後，再出國去念書。

他的這番話，影響了我日後對於出國念書這件事情的看法。我也希望自己在準備好的情況下再出國，以自己的價值判斷與美學核心為基底，再加入外來的養分，才能創造出獨特的藝術風格；要用自

己的作品征服外國人，而不是全盤接受外國人的美學標準、被外國觀點洗腦，最後淪為一個失去自我靈魂的創作者。

得獎之後，有次與有傑連絡上。事隔多年，他已經忘記當年幫忙做網頁的人叫什麼名字。打電話給他時我說：「Hero，我是古又文。」他還愣了一下才回我：「是之前在美國得獎的那個古又文嗎？我跟你在哪個場合認識的？」跟他提起《石碇的夏天》網站後，他才開始有了印象，記起當年我幫他設計的作品，以及確實有那麼一個人，但那段關於出國的想法，他倒是沒什麼印象了。

有傑應該沒料想到，他當年說的一段話，對我日後產生潛移默化的正面影響。我得獎之後，也應邀參加不少座談會，跟許多學生說過話，這種「正面的影響」，從有傑身上傳給我之後，希望也可以透過我再傳給更年輕的一輩，然後一路傳傳下去，傳到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發出光亮，不用討論誰是「台灣之光」，而是「台灣本身就很亮」。

香港時裝週

在參加香港時裝週之前不久，剛好結束了一個不太愉快的合作案。案主不照著合約履行承諾，還藉機到處咬耳朵顛倒是非。白紙黑字都簽了約，照樣可以老死不爽咆哮一句：「我要改合約」，全盤推翻前論。那麼「合約」對這個業主來說，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這個傷我很深的案子，曾經讓我一度考慮轉行，但在朋友的安慰下，我擦乾眼淚、平復情緒後，還是繼續打起精神尋找新的機會。過了不久，我接到一家外銷布商的邀請，用他們生產的布料，製作一系列的商業服裝設計，開創新的設計師服裝品牌，並且到香港時裝週參展走秀。

原來世界那麼大！

二〇〇七年兩次參加香港時裝週的經驗，對我的設計生涯有很重大



香港時裝週07 / 08秋冬系列謝幕

的影響。第一次參加時，我設計了大約五十個款型，以及多套實用性較強的單品，希望可以瞄準美國市場，接到訂單。當時的香港時裝週，每個廠牌除了可以在會場設置接單攤位外，大會還安排了服裝秀，各廠家有八套的服裝上台走秀。所以那次我的系列設計中，還特地設計了幾款樣式較為複雜的單品，以免上秀時難看。

這一組走秀單品包括：一件複雜的短外套，以及一條高達二、三十片不規則裁片的波浪長裙。因為複雜的剪裁做工以及耗布量，這些單品的報價，是一般單品的三倍；而這系列的布料昂貴，即便是一般的單品，報價已經是同場印尼設計師的兩倍之多。

也許是受到台灣市場經驗的影響，所以在設計這些上秀單品時，自己就已經有了「沒有任何買家會感興趣」的心理準備。但最後結果出乎我意料，這些自己原本已經認定找不到買家的單品，居然有個日本買家非常感興趣。她來到我的攤位前，專挑我那些秀上的單品詢問報價。我很不好意思地報了個很高的價錢，接著用日文問她：「塔慨已跌斯嘎？」（是不是太貴了？）只見她氣定神閒地回了我

一句：「以耶 zen zen。」（不，完全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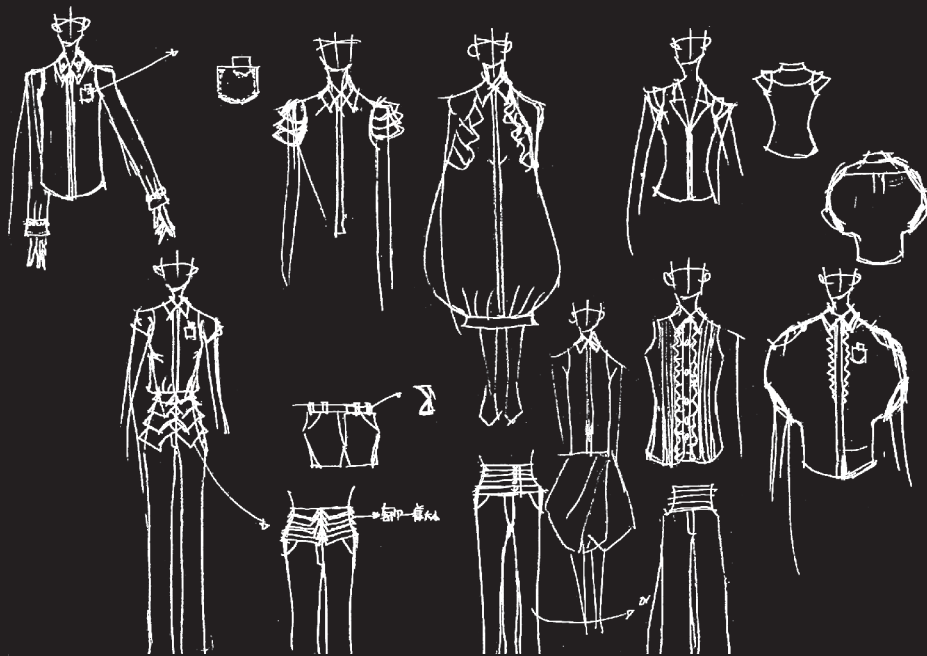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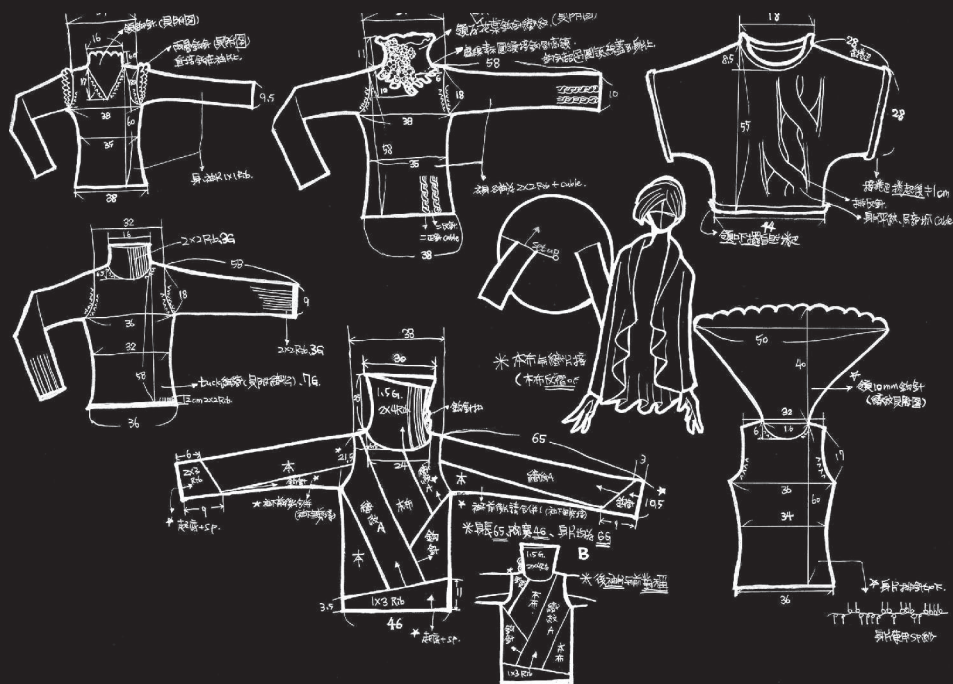
在日本買家說出：「以耶 zen zen。」這句日語的那一瞬間，我突然看到了未來的希望；也在那一瞬間領悟到，被台灣市場認定為賣不出去的單品，拿到了廣大的國際市場後，是很可以有機會找到好買主的！我根本不用局限於單一市場的口味偏好，只要能夠做出很好的作品，然後把作品放到世界的市場，在全世界五十四億人口中找到市場利基與買家，我的設計之路就可以走得下去。

這次經驗給我的衝擊，讓我決心要往國外發展，要把作品丟到海外，尋找可以支撐創作的市場。於是在兩季合約結束後，便不想再續約，自費規畫了一趟赴歐洲的行程，去看看歐洲幾個國家的服裝商展以及服裝學校。我申請中央聖馬汀這所與國際服裝業界關係密切的碩士課程，為的也就是可以貼近國際服裝業界，藉由課程的機會，了解國際服裝產業的操作模式，而不是為了再拿一次我已經取得的碩士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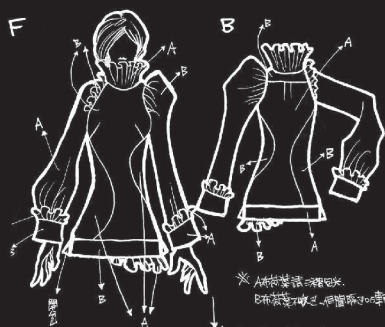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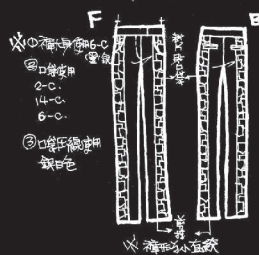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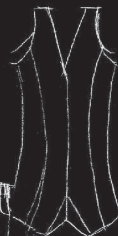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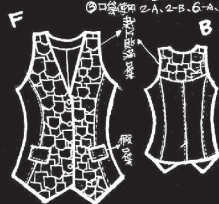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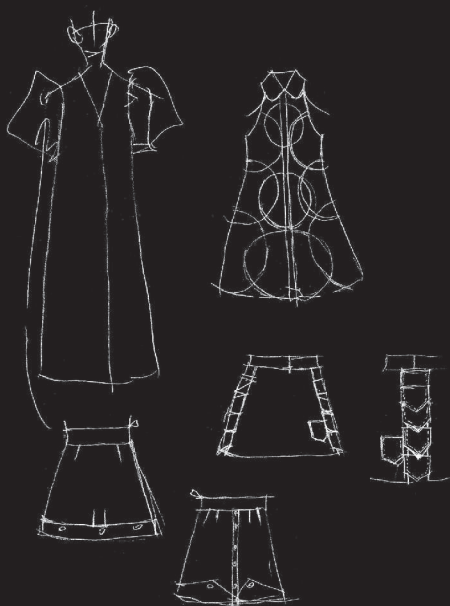


07 / 08秋冬香港時裝週系列作品



右上與左下，07 / 08秋冬設計草圖；左上與右下，08春夏設計草圖

※ ① 内衬与领口
 ② 大领与领口
 ③ 领口与领口







08春夏香港時裝週系列作品

香港時裝週的經驗，除讓我發現「世界那麼大」之外，也讓我見識到韓國政府對於服裝產業的雄心。

韓國政府的雄心

二〇〇七年七月第二次參展時，我是在場唯一的台灣設計師，在我對面一整排的，全都是韓國設計師，而且他們個個看起來都年紀很輕。當時我過去跟對面攤位的一位韓國人閒聊，原來這個人是韓國某所學校的服裝設計老師，他此行是帶著學生以及學生的畢業作品，參加香港時裝週，見識國際市場。

我原本以為，那些都是校方的安排，但那位老師告訴我，那是韓國政府的政策。他們每個攤位都代表一所學校，然後一個攤位內大概塞進了二十幾名學生的畢業作品。雖然，這些韓國學生出來參展，個人的作品並不能獲得良好的待遇，但至少他們可以在踏出校門的那一刻，就直接見識到國際市場的實際狀況，學習如何應對買家、估算報價。畢業後，若是真有心朝國際市場發展，至少也都知道該

如何踏出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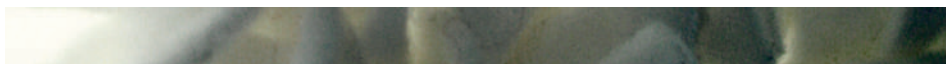
我回台灣之後開始蒐集資料，調查韓國政府對時裝產業的各項動作。了解到，當時在香港看到的，應該就是韓國政府推動的「米蘭計畫」之一，是韓國政府推動時裝產業升級的大動作規畫。

我是靠這好不容易得到的參展機會，才能夠深切體會到國際市場的重要性。而這樣在台灣難能可貴的機會與體驗，對韓國的服裝院校應屆畢業生來說，居然可以這麼輕易就獲得。我只能說，香港參展的經驗，除了讓我了解國際服裝市場的運作模式外，也讓我見識到了亞洲其他國家對服裝產業的不同戰略。



《Re-Sculpture》材質試驗

05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五章

創意養分

我看過不下百部風格迥異的動漫畫，這不僅是休閒娛樂，
也是藉由各種穿梭不同題材背景與故事內容，培養想像能力的方式之一；
甚至是我補充熱血養分，繼續跟作品與人生奮戰的精神支撐之一。

大概是國小的時候吧，有一天我媽帶我去家附近的理髮店剪頭髮，剛好那家理髮店放了幾本漫畫，我看了《小叮噠》（現在被正名為《哆啦A夢》）還有《城市獵人》，我在理髮店內邊看邊哈哈大笑出來，笑到我媽還拍了我一下，使了個臉色跟我說：「別笑得那麼誇張啦！」

那是我第一次看漫畫。國小從看《小叮噠》開始，不久後著迷於《聖闘士星矢》中的小宇宙世界。《聖闘士星矢》結束連載後，上了國中開始迷安達充，他那獨特的安達式幽默感深得我心。差不多同時，我開始看動漫畫評論雜誌《神奇地帶》。這本由鋼彈迷所編的雜誌，自然介紹了不少鋼彈作品，再加上當時電視台開始播放《Z鋼彈》動畫，所以我也有一搭沒一搭地看鋼彈系列動畫。

漫畫與動畫

在我念松商廣設的時代，沒有網路媒體競爭，那正好是漫畫出版業百花齊放的時候。這時台灣漫畫出版業已經有了跟日本拿正式授權

的風氣，各種風格的漫畫作品一應俱全，我也從只看某幾位漫畫家的作品，開始把漫畫當紙上的電影一樣，廣泛地閱讀各種類型的漫畫。

像是在做某種漫畫研究一般，上高中之後，我看過不下百部風格迥異的漫畫。從萩尾望都那感嘆吸血鬼不死哀涼的經典《波族傳奇》，一路看到她文學般的揪心大作《殘酷的神在支配》；再從藤田和日郎的熱血妖魔幻想作品《潮與虎》，追到他以歐洲操偶師為靈感的《魔偶馬戲團》；我也從清水玲子的科幻哀傷短篇《22XX》，看到她目前最新的人性科幻代表作《最高機密》。

這種藉由閱讀動漫畫，將思緒投入另一個時空背景的習慣，我一直保持至今。看動漫畫對我而言不僅是種休閒娛樂，也是藉由各種不同題材背景與故事內容，培養想像能力的方式之一，甚至是我補充熱血養分，繼續跟作品與人生奮戰的精神支撐之一。



萩尾望都得過手塚漫畫獎的大作《殘酷的神在支配》，第十五集搬家搬到不見去。

《聖闘士星矢》

國小時，隔壁鄰居以「吃好道相報」的心態找我去他家看了《聖闘士星矢》¹的動畫。我還記得那一集是紫龍<:蛇髮座白銀聖衣，熱血劇情外加各式以星座為藍本的聖衣，以及各種燃燒小宇宙的華麗絕招，真是迷人得要命。從那次之後，我開始迷上《聖闘士星矢》，從動畫追到漫畫連載，一頭栽進小宇宙的世界中。

現在年紀有一點之後，再來看這部小時候的最愛，除了重溫舊夢外，也看到其他一些有趣的部分。

這部作品裡的角色都要靠「燃燒心中的小宇宙(cosmo)」，或換句話說就是：「點燃心中強烈的鬥志」，才能使出厲害絕招。無論階級高低或是穿著聖衣優劣，決定勝負的是，誰能燃燒心中最大限度的小宇宙，發揮能力到極限，所以主角們雖然是最低等的青銅聖闘士，但總在燃燒小宇宙到極限後，屢抗強敵，最後還以人類之姿擊敗了神，創造了奇蹟。

¹ 《聖闘士星矢》是日本漫畫家車田正美的代表作，是他以希臘羅馬神話為靈感所描繪的熱血少年漫畫，漫畫自1985年十二月開始在日本週刊Jump連載；1986年起改編為電視動畫播出，經過長達六年的連載，1990年結束連載，暫時劃下句點。主要內容講述五個身穿聖衣的十三、四歲少年，與女神雅典娜一起保護世界，抵抗邪惡力量，是個關於愛、熱血、和平與正義的故事。

某種程度而言，《聖闘士星矢》是個很勵志的故事。五位主角在聖闘士星矢的粉絲中有個外號叫「小強」，因為這五位主角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樣，總是愈挫愈勇，不放棄一絲可能的希望。有句話說「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我在想，迷《聖闘士星矢》的孩子會不會變成目前社會價值中的「好」，我不敢打包票；但至少至少，他們從小會看到「never give up」，一種永不放棄的堅持。

《聖闘士星矢》也是很好的「文化創意產業」範例。一九八九年TV動畫完結事隔十三年後，東映動畫以嶄新科技推出《聖闘士星矢》冥王十二宮篇OVA²動畫；二〇〇四年推出天界篇電影動畫；二〇〇六年推出車田正美原著，手代木史織作畫的新漫畫系列《聖闘士星矢：The Lost Canvas》³，還有車田正美親自操刀的《聖闘士星矢：Next Dimension》漫畫。支撐舊作多年後，創新的動力是龐大的模型玩具商機。事隔二十年，當時看《聖闘士星矢》的小朋友，現在多已進入社會工作，有經濟收入，日本玩具大廠Bandai順勢推出，以現代科技製作的「聖闘士聖衣神話」模型公

² OVA全稱Original Video Animation或Original Visual Animation，直譯為「原創動畫錄影帶」。OVA本來是指直接發行錄影帶，而不是在電視、電影等媒體上播放的動畫作品，但後來LD、VCD、DVD等媒體逐漸普及，所以目前OVA中的「V」已不單純指錄影帶（Video Tape），而是泛指單獨發行的動畫作品。

仔，招喚支持者們收集各個穿著逼真華麗聖衣的精美模型。

日本光是出口動漫名作改編周邊商品、電玩以及模型玩具，就能賺取不少外匯存底，也難怪日本政府將 ACG 產業納入「新文化產業」之一，視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

在我寫書的期間，車田先生獲邀與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好萊塢大片《超世紀封神榜》跨界合作，繪製四張電影海報。該片導演路易·賴托瑞(Louis Leterrier)表示，自己也是《聖闘士星矢》迷，並且說：「《超世紀封神榜》中眾神所穿著的聖衣（鎧甲），其實是向《聖闘士星矢》的致敬。」

「自己的漫畫作品會影響一個好萊塢導演的創作，甚至讓對方想向自己致敬」這件事情，應該是連車田正美本人都始料未及的。也許這就是車田先生在燃燒自己體內小宇宙到無窮盡執筆作畫後，所創造出的「奇蹟」吧！。

3
動畫 (Animation)、漫畫 (Comic) 以及遊戲 (Game) 的縮寫。

任正華

國三一個因緣巧合下，看了台灣漫畫家任正華的社會諷刺鉅著《修羅海》。這部三本完結的漫畫，我在國三時看了不下N百遍，狂熱地喜愛她這部作品。當時愛到去追她的簽書會以及座談會，然後就像每個瘋狂粉絲都會做的事情一樣，在那個網路還沒被發明的年代，用紙筆寫了好幾頁信寄到出版社，問任正華老師一堆問題。我還記得當時問過她「靈感都從哪裡來」，她的回答是：會隨時帶著一本筆記本，想到什麼靈感就記下來。這封回信還乖乖地躺在我的台北的書桌抽屜裡，而這個記錄靈感的習慣，迄今依然在我的生活中實行，想到好點子就立刻筆記下來，就怕稍縱即逝想不起來。也因為任正華的緣故，我才立志要考進她的母校松山商職廣告設計科，朝向設計的道路邁進。

應該可以這樣講，如果任正華沒有畫出《修羅海》這部作品，我應該也不會意志堅定地只想念她的母校、學同一種專業，造成之後陰



任正華的這個《修羅海》大本版我前後買了兩套，一套收藏一套翻閱，
另一個文庫版買了一套，每本都有任老師的親筆簽名

錯陽差地轉念織品服裝；也不會在二〇〇九年底，以我二〇〇四年
在輔大研究所時期的舊作拿到前衛服裝獎，然後被大家注意到。一
環扣一環，世界真奇妙。

任正華老師的作品以人性寫實與針砭社會現象著稱，除了《修羅
海》之外，她的《頑劣家族》也是既爆笑又辛辣的漫畫傑作。其他
像是以歧視異類為主題的《人肉包子》，文學般的短篇選集《漫漫
畫人間》，以及描繪舊時代傳宗接代壓力的《子息》，都是令人印
象深刻的作品。

任正華老師在二〇〇七年之後，就沒有再發表新作，非常好奇她
最近的動態。上網google一下發現，她二〇〇四年出版的短篇作品
《子息》，二〇〇七年被法國出版社Editions相中出版法文版。真
想為她拍拍手鼓鼓掌，大力為她叫好一下。

在查詢任正華動態的同時，還連結到了日本講談社國際漫畫賞，第

二、三屆的大獎與副賞都是台灣同胞拿下，真是開心。順道點閱了第三屆的得獎者林正實先生的作品《死神》⁴，雋永的劇情搭配簡潔但很有個人特色的畫風，看到結局時差點噴淚，非常感人。

相較於日本業界對於漫畫家的禮遇，以及所能提供的舞台，在台灣漫畫家卻必須忍辱負重才能堅持創作之路，我除了購買單行本支持之外，暫時想不出具體方法幫助這些我喜愛的創作人。所以，就容許我在這本書內寫下對這些創作者的讚嘆與致意，並且介紹他們感動過我的創作吧！

手塚治虫

安達充在他的漫畫裡講過一句雙關語：「如果不知道『虫』的話，就不能當一名好漫畫家！」這裡的「虫」指的除了昆蟲之外，另一個指涉就是，有「漫畫之神」稱號的手塚治虫。

⁴ http://e-morning.jp/micc/story/shingami_c.html

⁵ 「蒙太奇」原是法文Montage，最早是建築術語，意指：構成、裝配，現也經常用於電影與視覺藝術等領域，可以解釋為，有意涵的時空人地拼貼剪輯手法。

⁶ 《寶馬王子》是早期譯名，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緞帶騎士》

多數評論家認為，手塚治虫之所以有「漫畫之神」之稱，是因為他開創了日本漫畫的嶄新格局。他是應用電影蒙太奇手法創作連環漫畫的第一人；他的早期作品《寶馬王子》，開創了一種叫「少女漫畫」的連環圖文體；他的作品也啟發了像是鳥山明等，日本當代重量級的漫畫家。在他六十一年生命裡，創作超過四百五十部漫畫作品，儘管辭世至今超過二十年，手塚的作品像是《怪醫黑傑克》，以及不久前才被改編成動畫電影的《原子小金剛》，依舊為世人津津樂道，耳熟能詳。

我開始接觸手塚老師的作品時已經接近大學時代，不知是否因此，他讓我驚豔的作品不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長篇大作，反而是他所創作的中短篇社會寫實漫畫。

記得大學時期閱讀到手塚老師的《MW》，那是在光華商場地下街挖到的二手海盜本。二冊份量不算重的漫畫看完後，讓我極度衝擊，實在很難想像這位畫出《原子小金剛》這樣通俗易懂作品的漫



手塚治虫老師集各種爭議題材於一體的傑作《MW》

畫家筆下，也創作過《MW》這類型，藉由描寫極度的「惡」與「善」，從而批判以及控訴社會僵固善惡價值觀，極度顛覆的晦暗作品。套句拍賣的標語格式：「什麼題材都畫，什麼都不奇怪。」創作力如此旺盛並且悠遊於各種迴異題材的手塚老師，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創作天才。

如果周遭有人認為，「漫畫不過就是小孩子的玩意兒」的話，倒是可以丟一些手塚治虫的作品給他們看。除了這部《MW》外，《人間昆蟲記》、《桐人傳奇》以及《三個阿道夫》，都是不錯的選擇，相信看完後應該能體會到，漫畫除了娛樂功能之外，另外還有一個「漫畫以載道」的境界。

電影與電影音樂

在念松商的那三年內除了漫畫之外，我也開始看電影。當時不知為何，電影院不只播放好萊塢商業大片，一些小成本獨立製片也被片



《影響》雜誌還有蔡明亮的書

商引進台灣，一堆講著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甚至是波蘭語的奇妙電影，在台灣頓時隨處可見。除此之外，像《影響》這種電影介紹與評論雜誌一本接著一本出，我也一本接著一本用存下來的零用錢，每月買回家拜讀。看著像是聞天祥或李幼新先生這樣的電影評論家們妙筆生花地，以各種也許是階級也許是社會觀察的角度評論一部電影作品，也藉由他們的評論，看到一些我壓根沒想到的觀點，例如李幼新先生可以在任何一部電影中「解讀」（歪讀？）出同性戀意涵，實在是很有趣。

除此之外，我還記得當時有個叫「Sun Movie」的有線電視頻道，專門播放藝術電影，這可是我當時最愛的頻道。這頻道裡有一堆小成本獨立製片，這種不賣聲光效果但超級刺激想像力的電影，當時打開電視隨時可以看到，可說是創意思考與藝術養分的大寶庫。

我在Sun Movie上看了李歐·卡霍（Leos Carax）導演的《新橋戀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窺見流浪者丹尼斯·拉馮



《新橋戀人》劇照，茱麗葉·畢諾許真是美到爆（原子映象提供，同意使用）

(Denis Lavant) 和茱麗葉·畢諾許 (Juliette Binoche)，在巴黎一座封閉的橋上近似自虐般地癡迷著彼此。瑰麗的影像交纏著頹廢、濃郁但又詩意的愛戀氛圍，堆砌出一個執著苦澀但又空靈純粹的世界。

我還看了彼得·傑克森 (Peter Jackson⁷) 一九九四年的作品《夢幻天堂》(Heavenly Creatures)。在這部根據一九五〇年代，紐西蘭少女寶琳與茱莉·聯手弑親事件改編的電影之中，導演透過寶玲日記所提供的觀點，讓電影觀眾進入她們為躲避殘酷現實生活，而心理機轉發展出的幻想世界，以及為何一步一步地走向弑親悲劇的轉折過程。

一部接著一部的藝術電影觀賞經驗，外加各種藝術電影的評論與觀點，成為灌溉我腦中想像力與藝術根基的養分，也是我日後無論是從事設計或是思考事物的無形資產。

⁷ 這導演後來導演了一系列舉世皆知的電影：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s)

⁸ 由當時還沒演出《鐵達尼號》的凱特·溫斯蕾 (Kate Winslet) 飾演

奇士勞斯基

波蘭導演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是我高職時代最喜愛的電影導演之一。第一次接觸他的作品，是他的三色系列首部曲《藍色情挑》（*Bar*）。在這部法語電影中，透過奇士勞斯基掌控的取景鏡頭、澤貝紐·普瑞斯納（*Zbigniew Preisner*）若合符節的電影配樂，以及茱麗葉·畢諾許精湛的演技，傳達一個背負喪夫之痛，以深沉藍色隱喻哀傷的未亡人世界。從那之後我開始追逐奇士勞斯基的電影，他的電影作品變成我高職時代的信仰之一。

談論奇士勞斯基作品「在演什麼」，有時候會變成一件「很乾」的事情。以《藍色情挑》而言，情節描述可以只是：「一位遭逢喪夫與喪女之痛，又發現老公生前出軌過的音樂家之妻，在痛苦了很久之後，終於展開新的人生。」

劇情「好像」小無聊，甚至結局還不算太清楚，但這真實、平淡，甚至好似沒有結局的結局，藉由影像、配樂以及演員演出，混合出



《藍色情挑》劇照 (原子映象提供，同意使用)

玄妙到位的象徵，再藉由一連串的象征堆疊出難以言傳，但觀者可以藉由自己的生命經驗，各自心領神會的寓意。

我到現在都還清楚記得《藍色情挑》開場中，茱麗葉·畢諾許眨著無助的雙眼，配合著呼吸聲，聽著醫生宣告自己失去丈夫與女兒，展開沉重人生的那一刻；又或是她在充滿藍色光線的夜間泳池游泳，隨著沉重的音樂，拒絕使力上岸，像是放棄與生命搏鬥的屍體般，飄盪在空曠泳池中。又或是，奇士勞斯基的代表作《雙面薇若妮卡》（Double Life of Veronique），女主角伊蓮·雅各（Irene Jacob）在合唱團員紛紛走避的雨夜中，堅持把最後一個聲樂尾音唱完；以及她無視先天心臟病造成的身體極限，奔向她最愛的聲樂，最終在表演最高潮時驟逝舞台上。

這些迷人的片段，我在高職時代反覆咀嚼了無數次，除了是我當時重要的精神糧食外，也讓我看到電影除了商業娛樂性之外，另一個像是藝術作品一般，撼動人心，永世流傳的可能。



《雙面薇若妮卡》劇照（原子映象提供，同意使用）

音樂在奇士勞斯基的作品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他的電影音樂搭檔普瑞斯納也是我非常喜愛的音樂創作者，他幫其他導演創作的音樂，例如路易·馬盧（Louis Malle）導演的《烈火情人》（Damage）所做的配樂，也成為我的收藏之一。

除了迷戀奇士勞斯基的電影作品，我還收集跟他生平有關的所有資料，買他厚厚一本的傳記《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來拜讀，開始研究這位成長於遙遠波蘭，以紀錄片起家的導演。

就跟許多國際級名導一樣，奇士勞斯基也是從影展競賽中脫穎而出，才逐漸被國際電影圈認可，成為國際級導演。從一九七五年他的第一部紀錄片《職員》（Personnel）在德國曼海姆－海德堡國際電影節奪得了他的第一個獎項開始，獲得過許多國際重要獎項，包括一九七九年以《電影狂》（Camera Buff）獲得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金獎，一九八八年以《殺人影片》（Short Film About Killing）⁹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一九九三年以《藍色情挑》

⁹ 這部影片，是奇士勞斯基在1988年獲准為波蘭電視台所拍攝的十段故事《十誡》中的第五誡（Thou Shalt Not Kill）——不可殺人。這部改編自《聖經》的系列影片，仍以紀錄片的製作原則為根基，描繪一段又一段華沙公寓族群的生活。這部作品不但深獲觀眾及影評的一致好評，並且贏得1988年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

雖然有著輝煌的得獎紀錄，但奇士勞斯基的電影之路可不是一路順遂。據說他年輕時候為了學電影，考了三次波蘭電影名校「羅茲電影學校」(Łódź Film School)，考到第三次才如願入學。還好，奇士勞斯基沒在第二次考試失利就放棄他的夢想，不然這個世界就少了許多好電影，以及一位大師級的好導演。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奇士勞斯基死於心臟病突發的搶救手術中，享年五十五歲。這位探討命運、機緣以及人生哲理的導演，不知是否有想過，自己離開人間的方式與《雙面薇若妮卡》中的主角有著微妙的巧合。

二〇一〇年三月，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我第一次服裝雕塑個展。在朋友熱心介紹下，澤東電影的陳寶旭小姐特地捧場來看展。見面時我提到超愛奇士勞斯基的《雙面薇若妮卡》，她告訴我她有

《雙面薇若妮卡》的數位修復版，還送了我一份珍藏。

在一個忙到很晚回宿舍的夜裡，我重看了一次《雙面薇若妮卡》。電影在我的筆電內放映，跟十多年前觀看時相同，伊蓮雅各的身影一樣美麗動人；普瑞斯納的音樂依然扣人心弦，所有高職時代對電影藝術的熱情又在腦海點燃，那是個心中溫暖的深夜。

隨著劇情演到波蘭的薇若妮卡奮不顧身追尋聲樂夢想，在台上演唱到猝逝的那一刻，我在死命搏鬥才到達的英國，隔著電腦螢幕，看著跟我相似的靈魂，紅了眼眶。

蔡明亮

我念高職前後那幾年，也正是蔡明亮導演揚威國際的時候。一九九二年他的《青少年哪吒》在東京影展大放異彩，奪下銅獎，從此成為台灣名號響噹噹的大導。隔了兩年，《愛情萬歲》在

一九九四年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愛情萬歲》這部勇敢超脫電影法則，沒有配樂，沒有顯著敘事的作品，卻也是所有蔡導電影中我的最愛。片尾楊貴媚在殘破的大安森林公園狂哭的那段，很經典地象徵了都會愛情中的蒼涼與悲哀。

weii，有人喜歡就有人討厭。我依稀記得，蔡導強烈的電影風格在台灣也曾引起爭議。我曾聽過「看不懂在演什麼啦」之類的抱怨；還有「電影不就是種娛樂，搞得那麼累幹嘛？」之類的聲音；甚至還有把國片的盛衰算在藝術電影工作者的頭上這樣的奇妙觀點，像是：「都是你們拍這些藝術電影才讓國片沒票房的啦！」「愛憎兩極」似乎是激進的前衛藝術常見的反應。

「國片整體票房成績，與單一電影創作者的藝術成就或風格是否有關」這一點，應該連電影研究專家都很難下定論。不過這種言論倒是讓我想起了，二〇〇七年去義大利參觀學校跟商展時，碰到一位義大利文藝青年的奇妙經過。

當時，這位曾經留學美國名校的義大利人聽到我從台灣來，立刻高興地跟我說，他有多喜歡台灣藝術電影，像是侯孝賢與蔡明亮等人的作品真是Bingo啊！這位義大利人迷台灣藝術電影迷到，還把他的MSN帳號取為英文拼音的「侯孝賢」@hotmail.com。

還好我沒告訴他，他所熱愛的台灣藝術電影導演們，在自己的家鄉會遭受奇妙的言論攻擊，不然他可能會用標準美國腔回我一句：「What？」

拉斯馮提爾與碧玉

起初對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這位導演的印象，是來自他的《醫院風雲》（The Kingdom）。這部由電視劇改編，長達五六小時的「電影」系列既詭異又爆笑。但這位丹麥導演真正震撼我的作品，是由冰島歌手碧玉（Björk）主演，並且負責電影配樂的《在黑暗中漫舞》（Dancer in the Dark）。

那是我大學一、二年級的一個週末，跟著朋友在高雄看的電影。片子是他選的，所以我也沒多做功課，只知道：「喔，是拍《醫院風雲》那個丹麥導演的新作品是吧。」

就這樣，我在毫無心理準備與任何預期的情況下，進入了《在黑暗中漫舞》，由碧玉演出的殘酷世界。

我那之前從沒看電影落淚過，但當時在電影院看《在黑暗中漫舞》那兩小時內，眼淚非常不爭氣地奪眶而出，來來回回噴淚三次。最後電影散場了，我的情緒還是無法平復，攤坐在椅子上起不了身，大概過幾分鐘後我發現，不只是我，周圍的其他觀眾也有相同的反應，無法立刻起身走出電影院。那真的是個很震撼的觀影經驗。

也因為那次觀影經驗，我開始聽碧玉的音樂，注意她的消息，對這個勇敢做自己的創作人非常敬佩。她穿天鵝裝出現在奧斯卡典禮的往事眾所皆知，當時不少媒體投以異樣眼光，甚至成了B級電影。

10
B級電影一般指非主流的地下電影，通常午夜場或特定戲院播放。美國六〇、七〇年代，B級電影大行其道。

的嘲諷笑點。

這套Marjan Pejoski設計的天鵝裝也許不適合每個人，但服裝應該要符合穿著者的個性以及氣質。這套天鵝裝穿在前衛激進的碧玉身上，卻能毫無疑問地彰顯她那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乃至於音樂創作屬性。

二〇〇一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碧玉穿著一身天鵝裝，昂首站在舞台中央。她應該知道台下有人對她的穿著不以為然；也應該知道隔天所謂的「流行專家」會如何鞭打她這身裝束到體無完膚，但她還是毫無畏懼地，對著全世界唱著《在黑暗中漫舞》的配樂「I've seen it all」（我「看」透「一切」）。

隨著她時而高亢時而低迴的歌聲，我看見一個不畏人言的精神，以及一位創作者的典範。



06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六章

創作系列

就某方面而言，《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就像我個人某部分美學與人格特質的延伸，這些作品也注入了我的靈魂，代表我的創作能力。

如前所述，我從十七歲開始，接過不少設計案。這些案子有些是平面設計，有些是網頁設計，還有些是服裝設計。不論是哪種設計案，共通的特徵都是為了符合雇主或是目標市場的需求，不是可以完全自由發揮想像力的「創作」，而更像提供發案者某種設計上的「服務」。

以下所描述的是我以自己定義下，屬於「創作」的作品系列。

《Dolores》

《Dolores》¹系列是大學時期的畢業展作品。我大三下學期開始著手籌備畢業展，當時才剛接觸針織不久，對於橫編手搖針織機的掌控能力還不純熟，原本預計以印染圖案設計為主，針織設計為輔。不過在製作畢展作品期間，臨時決定回頭再修一次針織技藝課，加強針織專業技巧。結果，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主客異位，針織布料反而成為我畢展的主軸。

¹ Dolores是個女性的外文名，據了解每個外文名字都有其原意，而Dolores的原意是「哀傷、幽怨且墮落的」，因此使用其名象徵這個有頹廢氛圍的系列作品。

樹德科大的畢展是分組製作，當時我加入了一個原本就已成組的三人小組，他們的畢展主題以「織品開發」(織品 textile，或是講白話一點就是「布料」)為主。我加入這個小組時，小組的主題跟創作方向已經大致明確，以Floria Sigismundi的四張攝影作品為靈感來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分別根據選定的攝影作品，萃取出主配色與搭配色，然後根據這些顏色及攝影作品所暗示的材料與質感，選擇可能使用的紗線種類。我們在《Dolores》的大主題下，衍生出四個具有哀傷與頹廢氛圍的系列作品；組員們再各自發揮創意，將自己對衍生的系列作品的想法，與織品設計產生連結，進行後續設計。

開發一百多塊織品布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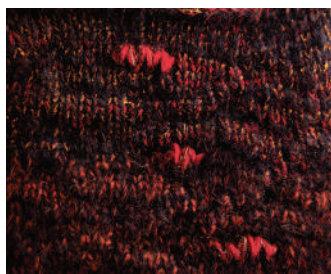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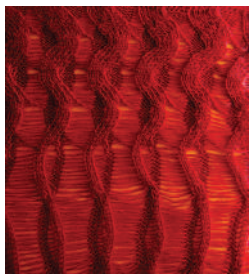
我對《Dolores》四個系列中比較有想法的是，狀似心臟的紅色物體被放在玻璃櫃內的一張影像；暗紅色的心臟內佈滿分岔的枝節，貌似血管的紋理，暗示了許多可能的織品表現方式。

2
拍攝音樂人V²出身的義大利女導演芙羅莉亞·西基斯蒙迪(Floria Sigismundi)在1996年，執導當時尚未能稱為上是搖滾巨星的瑪莉蓮·曼森(Marilyn Manson)一首〈Beautiful People〉MV奠定她個人風格及樂壇上的地位。她略帶不安、迷亂、沉思、催眠的作品，深受多數傑出音樂人的喜愛。

或許是為了不局限創造力，《Dolores》跟一般商業型織品的開發不同，師長並不要求說明目標客群（Target）與目標市場（Market）等商業設計要素，反而讓我們自由發揮，盡可能探索織品的可能性。我用六針與三針雙面手搖橫編織機，嘗試各種機械技法的極限，包括贅肉組織（Bourrelete）跟搖床技法（Rocking）結合，製造扭曲又立體的織紋；此外也用部分編織技巧織了如血管紋理交錯複雜的織紋，還用機器編織出半立體狀如心臟外觀的織品。

這次畢展中，我們大約開發了一百多塊針織、梭織以及印染的織品，然後各自應用這些織品，製作成品應用範例。我用了許多紅黑色紗線外加夾紗（Lay-in）技法，織了一塊大約一米寬、三公尺長的毯子；還用半米蘭諾組織編了一條圍巾，最後又做了一套衣服。

對，只有一套衣服。雖然我學織品設計是為了輔助服裝設計，最終是想成為服裝設計師，但《Dolores》系列的目的卻是「織品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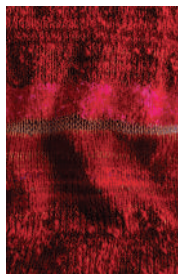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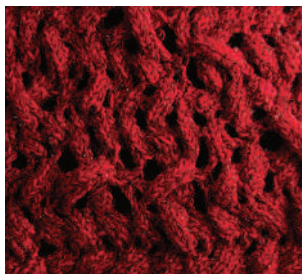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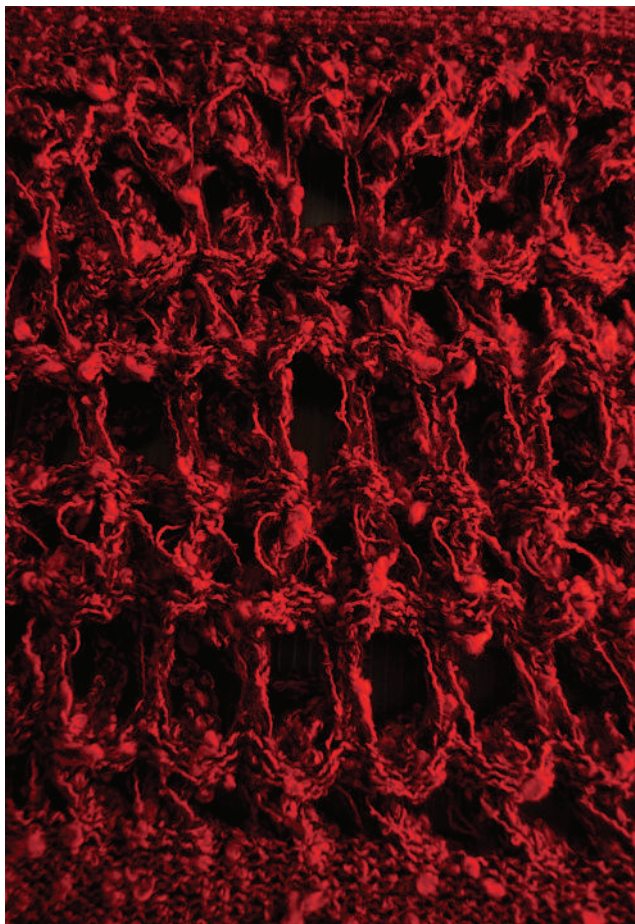
發」，製成的織品布樣可以應用在家飾品或是工業設計等各方面，而不局限於服裝設計，因此服裝的部分只點到為止，而不是一系列六套以上的服裝作品。

表現光影的立體肌理

埋首於針織機台製作大學畢展的時期，除了讓我思考如何將學過的「技術」，轉化為支撐靈感與設計理念的「作品」外，也藉由沒有商業局限的自我發展過程，讓我逐漸確立自己在設計或創作上的偏好。我發現自己對可以表現光與影的立體狀的表面肌理非常感興趣，而許多織品設計人愛玩的多色配色組合，對我而言卻不是那麼有吸引力，雙色或甚至是單一顏色的色彩計畫，反而是讓我感覺比較自在。

這段期間的嘗試使我知道了，機器編織的創作限制，例如六針的手搖機織不了太粗的紗線，勉強織造的結果，不是卡機就是斷針，機





《Dolores》, 2003

150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



151

Chapter 06
創作系列

器直接罷工抗議。因此念研究所時為了突破這些限制，我轉向手工編織的方向鑽研。回歸到針織的最原始織造法與器具後，我看到人類的雙手反而展現了各種織造的可能性與格局，在沒有極限的創造過程中，最後完成了日後得到Gen Art大獎的《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

《Emotional Sculpture》

二〇〇三年九月，我剛考上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還沒開學，研究所就交代了一項作業，每位研究生都要到台北紡織展看展，並繳交心得報告。展場內正好也展出當年服裝設計新人獎的決賽作品。那屆新人獎我也有參賽，而且還是第二次參賽，不過兩次連入圍的邊都沒摸到。

看完決賽作品後，我檢討自己接連兩次參賽失利的原因：到底是我本身就不是個好設計師？還是哪裡出了問題？最後我歸結真正失敗原因在於——「參賽的準備時間不足」。

雖然兩次參賽都有不錯的點子，但由於比賽時間都在學期中，時間有限，因此兩套服裝從創意發想到製作完成，大約只有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也許第一套做得還可以，但第二套就得匆促完成，也因此影響了初賽結果。

檢討完後，我心裡默默想著：「那麼，這次我就花個一整年時間去準備，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用手編織

《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的發展過程中，我花了大約半年的時間試驗各種可以編織的材料。發展編織材料初期，我利用針織機器將普通紗線編織成長條狀，然後再將這種長條編織物當成另一種新的「紗線」，繼續編織下去。這樣試驗操作了幾次之後發現，光是要製造這些長條編織物，就耗費我許多時間，不但曠日廢時，而且成效不彰。

這個試驗結束後，為了找尋其他可能的編織材料，我有點半強迫症地，把所有眼睛能看到的任何「線狀」物體，都拿到手上試著編織；甚至到了後期，能找到的線狀物體都編完了，還試著把不是線狀的布料、皮革與汽車內胎，都剪成「線狀」，藉由破壞「面狀」的物體成「線狀」，創造新的線材，以開發「針織」的可能性。

其實上述這些織材都已經超出機器編織的極限，無法靠機器織造。由於大學時教的全是機器編織，所以我完全不會手工棒針與鉤針編織。為了「編織」這些自製的線材，我特地買了手工編織的書回來仔細研究，一開始還一知半解，無法完全理解手工編織的方法。

當時我們所上行銷組的同學雅婷，發現我在研究手工編織，便主動告訴我，她會手打圍巾呦（請想像這個「呦」旁邊有一顆小愛心喔），知道棒針編織的方法。隨後，她在我面前邊玩邊示範了棒針編織的基本起底法，還有最基礎的上下針打法。我怕只看一次會忘記，還拿起隨身數位相機，錄下「雅婷同學的棒針編織基礎教學影

片」。從那之後，我像是開了竅一樣，開始了解機器編織與手工編織的同與異，也能順利看懂市售編織書的內容，進而學習棒針、鉤針以及手指編織等技巧，並應用於後續的試驗中。

發現羊毛條

進入試驗後期，我找到一種叫「羊毛條」(Wool Top)的材料。第一次看到這種材料是在輔大織品系的針織教室，一位學妹正對著同學們喊著：「要買羊毛條的同學來跟我登記。」後來得知，織品系大學部有一門功課是「羊毛氈」，學弟妹們要購買羊毛條這種紡紗(Spinning)的原料，以製作纖維氈合(Felting)的作業。

已進入半強迫狀態的我，看到這種新的「線狀」材料，自然不會放過。我跟那個學妹買了三公斤的羊毛條試驗，沒想到不試則已，一試驚人，我赫然發現到羊毛條一項十分有趣的特質：它可以隨我的需求，拆解成不同粗細的線體，不但可做出纖細的編織效果，也可以塑造出粗曠如雕塑般的外觀肌理，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普普藝術家歐登伯格 (Cles Oldenberg)³ 在六〇年代以棉花填充、並且極大化真實物件，製作一系列以柔軟布料材質創作的雕塑品，因而創造出「柔軟雕塑」一詞。我則以羊毛原條為材料編織，將尋常的針織紋理極大化，與歐登伯格的柔軟雕塑作品相同，都是將常見的物體放大成極度誇張的比例，使觀看的人在看見這些作品時產生異於以往的全新體驗，以激發新意。

用靈魂完成立體編織

到此，我對編織材料的想法已經大致底定，羊毛條將作為這系列服裝的唯一線材，於是我由材質開發進入服裝製作階段。在初期的試驗中，我隨手畫下了幾張很潦草的草圖，然後完全不打紙版，就將剛買來的羊毛原條放在人檯上，直接以手指鉤出一件男裝毛衣。

製作第一件男裝毛衣時我想著，我現在做的事，跟以往所接的商業設計案完全不同；這是我自己扛著學貸念的碩士學位，這是我自己

³ 1929年生於瑞典的歐登伯格，是當今世上最具盛名的普普藝術大師，擅長將日常生活看似毫不起眼的物件放大，然後放置在公共空間之中，就成了他最招牌的藝術作品。他的公共藝術作品多與妻子布魯根 (Goosje van Brugge) 共同創作，作品遍及世界各地。

的學習，沒有人付我設計費，也不需要因為哪個業主的意見，而被迫修改作品。既然我需要耗費很長時間親手製作，當然不會希望這些服裝季節過了就褪流行，而希望不論經過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走到人生盡頭之前，都能肯定這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創作出自己不會後悔的作品。

我曾經聽過春秋時代干將莫邪鑄劍的故事，兩人日以繼夜地在炙熱的鎔爐旁敲打奮戰，全神貫注集中精神，只為鑄就一把流傳千古的好劍；甚至可以投身鎔爐，在鑄成的寶劍上留下自己的魂魄。雖然我沒有最後將生命了結在巨大的織針之下，但某方面而言，《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就像我個人某部分美學與人格特質的延伸，這些作品也注入了我的靈魂，代表我的創作能力。

在試驗第一件男裝時，我跳過平面打版的製作方式，直接在人檯上編織，這種方式被我稱為「立體編織」。也藉由這種自創的編織方法，使《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得以跳脫平面打版的造型局

限，跟隨我的情緒（emotion）變化造型，顛覆毛衣的「起底」與「縫合」流程。也因為這種立體編織的製作方式極其複雜，再加上羊毛條這種非常規的編織材料，使得《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服裝，確實具有無法再複製的特性。

讓服裝就像藝術品

我並非不知道，「可複製」這件事情對於「量產成衣」的重要性；但我認為，假使Dior的高級訂製服也被量產一萬件，中東貴婦應該就沒興趣花二、三萬美金買那些服裝了吧。

追溯台灣成衣產業的發展可以發現，台灣代工歐美成衣的大量生產歷時已久，廉價的勞動人口與蓬勃的製造業，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同一款衣服動輒數萬件起跳的生產量，也確保了薄利多銷的工業生態，就算一件衣服只賺十塊新台幣，五十萬件產量就能累積五百萬新台幣的進帳。但自從勞動成本增加、製造業外移後，台灣製造業的優勢不再，在我大學時代便不斷聽到台灣的紡織成衣業喊



158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

《Emotional Sculpture》創作手稿

著「產業升級」，所謂「代工的時代過去了，品牌的時代來臨」。問題在於，我們太習於「重量不重質」的產業模式，以及缺少從「拷貝」形式的服裝代工轉變為「突破創新」的創造精神，想要「發展有特色的品牌」，無異是緣木求魚。

於是我想到了，「如果服裝可以像藝術品一樣，全世界只有獨一無二的一件，無法再行複製，是否更能確保這件服裝的價值？」那陣子這樣的概念一直在腦中蘊釀；因此，「物稀為貴」便成了我研究所畢業作品的發展原則之一。

取得入圖資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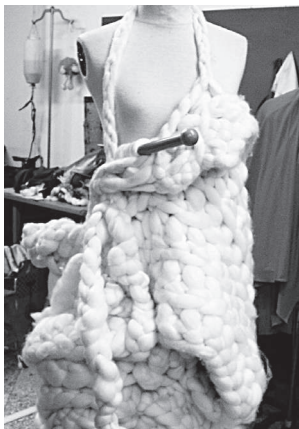
當時是研究所一年級上學期末，我以羊毛條編織的男裝上衣作為期末作業。最後一堂課，三位老師同時出現研究室，評量驗收大家一學期的成果。過程中，兩位評審老師對我的作品並無太大反應，只有一位老師對我說了一句：「我喜歡這件毛衣。」然後步出研究室。最後這位老師，就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陳華珠博士。這也是

《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在當時唯一得到的正面鼓勵。

那年寒假，我開始用羊毛條編織了第二件作品，那是一件有袖的連身洋裝。編完這件後，便接著準備寒假過後的作品展示。那次除了一併展出部分試驗發展過程外，我也請了一位學弟穿上那件男裝上衣，再用三百萬像素的消費型數位相機以及檯燈光源，在宿舍房間內的白牆前拍攝穿著效果。學弟不是專業model，但拍出來的效果還不錯，讓我對這個系列更加有信心。

後來我又陸續做了一些染色實驗，把白色羊毛條染成藍色，可惜成效不彰，最後還是放棄了色彩實驗，回歸到最能呈現物體立體效果的白色，確定了全白的色彩計畫。

二〇〇四年的六月，我一面打理研究所的課業，一面繼續進行服裝試驗。第一件與第二件服裝都使用羊毛原條為線材，雖然視覺效果不錯，但材料消耗得很厲害。因此在第三件作品中，我將羊毛條拆



《Emotional Sculpture》創作過程記錄

解成各種不同的粗細，然後從細條編到粗條，操作不同的粗細織紋變化以及立體效果。

經過一整年的構思、試驗與製作，最後我拿第三件作品參加二〇〇四年的新人獎創意組競賽，這次終於取得了入圍資格；這件作品也是後來參加Gen Art比賽得獎的兩件女裝作品之一。

新人獎第三名

確定入圍後，我一面接些學校及業界的設計案，賺點材料費；另一方面則繼續進行服裝試驗與製作，準備參加九月底的決賽。

那年剛好是亞特蘭大奧運，整個暑假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各項奧運轉播，學校研究室一到假期總是空無一人，同學都在家看奧運。冷清的研究室反而是我那年暑假最常去的地方，在那兒除了準備比賽之外，還要處理外接的設計案，所以時間非常不夠用。那段期間日復一日的生活流程是：起床梳洗後立刻趕去研究室，除了用餐外的時

間都在研究室織服裝，一路編織到零晨一兩點；疲累到不行之後，才回宿舍休息。

到了參賽作品製作後期，由於時間實在不夠用，所以連回家都要努力趕進度。有一天晚上兩點才回宿舍，洗個澡後邊看奧運轉播邊編織，編著編著居然睡著了。醒來後已是隔天早上，一旁的電視與燈都沒關，更誇張的是，我手上居然還握著織針與羊毛條！

《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最後在二〇〇四年的新人獎創意組中得到第三名。相較於前兩次連入圍都沒有的紀錄，這回得第三名的成績算，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鼓勵。

一個正確的決定

時隔五、六年，《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至今仍然是我十分具代表性的作品。當初將《Emotional Sculpture》定位在無法複製的獨一創作，並不以商業販賣為考量，沒想到這幾年來它卻不斷



上／《Emotional Sculpture》創作過程記錄

左／《Emotional Sculpture》，2004 Gen Art 得獎作品之一





上／《Emotional Sculpture》，2004，系列中的第三件作品，Gen Art 得獎作品之二
左／《Emotional Sculpture》，2004，這件作品入圍2010年
英國Signature Art Awards競賽雕塑類組



為我帶來各種商業性設計案的機會。這個系列也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美國 Gen Art 的比賽中，獲得「前衛時裝獎」的肯定，讓更多人認識了我，甚至有收藏家把它視為藝術品收藏。這些不可思議的發展，真是我當初始料未及的。

「如果我當時心念一轉，決定製作迎合商業市場的系列作為畢業創作，那天我的人生會有什麼不同？」這個問題會有很多「可能」，但不會有任何「確定」的解答，因為人生只有一次，永遠不可能回頭重來。

既然人生不可能再來一次，那就做自己一輩子不會後悔的事情吧！至少在闔眼離開人世之前，我並沒有屈服於外在的眼光，唯唯諾諾過了此生。

《Re-Sculpture》

創作完《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後，我緊接著參與學校的畢業論文提審。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作品類的畢業條件有二，一是要有完整的作品系列，二是與作品相關的論文報告。

提審時我交出論文的前三章，以及《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作品，也許是因為我做得太快了，指導教授覺得還有繼續發展的空間，因此給了我兩個選擇：一個是繼續《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再多做幾套，變成一個較大規模的系列作品；另一個則是同樣以柔軟雕塑為概念，發展另一種不同手法的系列作品。

延續《Emotional Sculpture》的立體雕塑

在此同時，系上的佈告欄貼著「上海東華杯國際服裝競賽」的公告，第一名可以獲得義大利某校一年碩士的全額獎學金，比賽的主題是「形之夢」。「形之夢？對於造型的夢想？這真是個再適合我不過的主題了！」比賽主題跟我的論文方向很接近，因此當下決定要奮力一試這場比賽。

那時，我正好看到系館樓下擺了一個賣手工藝品的臨時攤位，也販賣一些家庭式針軋（needle punch）器，這種二三百塊台幣很容易上手的小工具，原本用途是透過針軋器上倒鈎的針，將布料氈合在毛衣上，以製作各種裝飾圖案。看到這種工具後讓我想到：這種「將不同纖維材料氈合在一起」的方法，或許也可以應用於開發新的布料材質。只要將各種布料剪裁為不同形狀，並加以重疊後針軋，就可以創造出有如半立體浮雕肌理的布料。

根據這個初步的想法，我買了針軋器，開始試著解構各種不同的布料，然後藉由針軋將這些布料重組在一起，建構成具有半立體浮雕表面的新材質，做出了一些我還蠻喜歡的布料樣本。這個「針軋試驗」讓我看到了一個新的創作方向，因此，在構思畢業論文是否該直接延續《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多做幾套？或者，以同樣的雕塑外觀為中心，再創造一個新系列？兩者抉擇下我選擇了後者。我以針軋布料為主要材質，發展出一組同樣有著雕塑般輪廓、但是材料、結構法、外觀輪廓以及重量完全不同的服裝系列，

並將這個系列命名為《Re-Sculpture》：藉由不停將布料拆解與重組，重新建構出有如雕塑般的女性外觀。也因為這個異常複雜的反覆解構與建構的方法，使《Re-Sculpture》與《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一樣，每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創作，任何人無法再複製——包括我自己以內。

根據這次試驗而得的布料樣本以及設計理念，我開始發想服裝款式，最後選了四套強調腰線與雕塑感的款式圖，並且附上幾塊針軋布料小樣，寄到上海參加東華杯國際服裝競賽。不久之後收到通知，我入圍了；因此比賽前的兩個多月，我又展開了漫長的服裝製作工作。

搶救製作時間

拿著只有四根針的小針軋器，要做出四套衣服可以使用的布料，真的非常勞神耗力。那段期間我又過著在研究室裡沒日沒夜的忙碌日子，像精衛填海般不斷努力針軋。當時正值學期中，有些學弟妹看



《Re-Sculpture》針軋材質試驗

到我每天都坐在同一個位置，不停地反覆針軋，彷彿人生只剩下這件事，他們也會過來幫我戳個幾下，讓我喘口氣。教我棒針編織起底的雅婷同學，是那陣子最常出現的針軋小天使，下課沒事就邊聊天邊幫我多戳一點布料。

《Re-Sculpture》系列一開始的工作進度非常緩慢，光是準備一件女裝上衣的針軋布料就耗費了四個星期。雖然最後效果不錯，但我也明確地知道，以這個速度是無法在比賽之前做完四套服裝。為了爭取時間，我又回頭研究製作《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時拍攝的材質發展記錄照片，尋找可以結合運用的試驗，並且發展出了更快速的針軋方法。

雖然新的方法解決了時間問題，但離比賽也只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為了趕進度，我請了大學部服裝組的學妹小兔當我的幫手，使工作有了順利的進展。終於，在我上飛機的前兩天，四套衣服總算完工。



海外留學的起點

當時這些衣服都在人臺上製作，沒有找model實際穿過。正在煩惱要找誰幫忙試穿，小兔提到她班上有位同學很高、身材比例很好，而且已經是職業model的同學。透過小兔的介紹，我認識了這位學妹，也就是之後幫我拍攝《Emotional Sculpture》與《Re-Sculpture》系列照片的名模永屋弘惠。

飛上海前一天，永屋學妹幫我試穿這個系列的四套服裝。永屋走出來的那一刻，我跟小兔不約而同地在研究室叫了出來；試穿的結果比預期還要好，也讓我看到了得獎的希望。

我抱著「盡力把作品做到最好，其他的事情就順其自然」的心態，與陳華珠教授一同前往上海。在比賽結果揭曉前，我的心情始終保持平靜；但得知自己贏得金獎、獲得義大利留學獎學金的那一剎那，我的情緒激動了起來。「留學」對我來說，就像是天上星星一



樣，閃亮，但始終遙不可及；沒想到現在居然近在咫尺，好近好近。

因為《Re-Sculpture》系列得獎而開啟了我的留學契機，間接促成後來申請到中央聖馬汀服裝設計碩士課程，負笈英國求學。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2010 Remix Version

在得知《Re-Sculpture》系列入圍東華盃競賽後，我開始思考到機票費用問題。

研究所雖然有補助部分機票費，不過只補助全額的一半。我當時異想天開：「所以我再參加一個大陸的比賽，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全額機票費了呢？」抱持著這種樂觀、天真而且有點蠢的想法，我開始上網 google，搜尋日期接近的服裝比賽。



《Re-Sculpture》，2005

以Re-Sculpture系列得到上海國際服裝競賽金獎，那一刻留學這件事情被拉得好近好近





《Re-Sculpture》· 2005

174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



機票有著落啦？

我在網路上找到一個在北京時裝週登場的泳裝比賽，主題是「印象奧運」。看到「泳裝」與「印象奧運」這個主題，我立刻聯想到的是「奧運五環」或是「福娃」，腦中立刻閃過的卻是：「雖然泳裝是種很西式的服裝款型，但是北京奧運時，選手應該穿著有東方意涵的泳裝。」

緊接著我開始搜尋腦中的「東方」元素，想起小時候一直沒學得太好的「書法」，「泳裝」跟「書法」應該是個還算新鮮的組合吧。既然在三分鐘內就有了創作靈感，具體的執行方法也很清楚了，當下我立刻決定報名參加這個比賽！如此一來，把北京上海的機票問題，給一次解決了！人生真美好！

之後我到圖書館找跟書法與國畫有關的資料，也自己拿毛筆在紙上揮毫，嘗試各種抽象、但有草書律動效果的圖案設計。除了布料圖案根據草書律動效果發展外，泳裝款型也根據草書的律動原則進行

設計，然後統整圖案與款型製作最終設計圖，寄去參加比賽。

不久後我收到入圍通知，從八百多件參賽作品中取二十五名入圍。我正高興以為機票沒問題了，哪知道原來學校機票補助的規定是「每學期補助一次」，我不但沒解決機票問題，還得分神多準備一項比賽。

當時的研究所所長喬昭華老師知道我的情況後，主動幫我聯絡研究所的學長高樹勳，學長非常爽快地慷慨解囊，贊助這一次比賽的旅費與來回機票。非常感謝喬老師與學長的協助，才讓我度過那次難關。

泳裝比賽的結果，我只拿到「優秀獎」（大概就是「佳作」之類的獎項）。雖然這次沒拿到很好的名次，但整組作品我自己頗滿意，也算是自己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展現我將設計應用在不同服裝品項的能力。而這一次泳裝製作的過程，也讓我學到泳裝的相關知識，更認識了不少特殊車縫機台；這些專業機台的知識，成為我後來接

功能性服裝設計案的根基。

再一次運用中國書法元素

大約五年之後，二〇一〇年一月我受邀參與在高雄舉辦的「好漢玩字節」[▲]，我在倫敦著手準備參展事宜。當時倫敦正下著多年難得一見的大雪，被嚴寒大雪覆蓋住的倫敦枯枝與大地，召喚起我腦海中屬於東方水墨書法的蒼茫意象，激起了創作靈感。

當時我正因一個不注意在雪地裡滑倒扭傷了腳，頂著腳傷與時間壓力，馬不停蹄地一面連絡攝影師與造型師，一面還要為拍攝工作進行試鏡選角。忙碌的同時，我以黑色羊毛條為材料，手工編織了一條以書法撇捺為靈感的圍巾，混合不同的元素，在英國創造出屬於東方的蒼茫意境。

一月十二日由英法混血的Stacy Martin擔任模特兒，與來自台灣的攝影師連美恩、彩妝師留瑟君同心協力，還有服裝設計師陳俊業跨

4

2010年2月，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粉墨登場的「好漢玩字節」，將漢字與科技、時尚、空間、設計、商品開發、裝置藝術等多重元素相互碰撞激盪，呈現上百位藝術家設計師的精彩作品，展現中國文字之美。



178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

刀當司機，以及中央社的記者黃貞貞小姐隨行側拍，一群人在冰天雪地的倫敦六區森林中頂著刺骨寒風，以書法撇、捺化作的前衛圍巾，混搭書畫印象泳裝，進行拍攝工作。

Stacy是位非常敬業的model，在天寒地凍中只穿泳裝與圍巾，卻仍然在鏡頭前神色自若。大家為了保護Stacy，舉凡棉被、暖暖包、保溫袋、熱飲、巧克力等等，各種能保持體溫增加熱量的東西全部出籠，最後總算在接近傍晚時拍完最後一套。

二〇一〇年二月，我回台參與好漢玩字節開幕，看到現場觀眾對於這系列嘖嘖稱奇的反應，身為作者的我一方面高興作品獲得好評，另一方面也欣慰，小時候沒寫好的書法還是變成我的文化底蘊，讓我可以創作出代表民族認同的作品。







Please quote on all correspondence
of Unconditional Offer (Overseas)
ear Fashion

We have received your acceptance of a place on the above full-time
10/2009 at the University's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place as an Overseas student. Should
to reapply as a Home/EU student. We
on the course for Home/EU students
ormation on how fee status is determin
orrectly assessed, please refer to the U
arts.ac.uk/international/prospective/id

n purposes is enclosed.

g instructions directly from the sch
thy Lo will be happy to provide any f
is i-Link Educational Services, 11F.
06 TAIWAN ROC.

y questions or require any further
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to the

Student ID

KU

UAL Email

Name

YU WEN KU

Primary Course

MA Fashion: Knitwear Fashion

Signed for U.A.L.

Your UAL email address above will be used for all correspon

Valid only when shown with an ID Card bearing same Student

ENROLMENT CONFIRMATION

This document is a part of the leg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student, 'you' and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DATE

30/10/09

ENROLMENT FORM AND LEARNING AGREEMENT

Course Title/Primary Learning Goal:

MA Fashion: Knitwear Fashion

Student ID

KU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200

Expiry date

07

MA Fashion: Knitwear Fashion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七章

倫敦生活

我去倫敦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求學」，不過我念的那家「中央聖馬汀服裝碩士」課程，強調的是「自學」；也就是，沒有「授課」活動，學生要跟自已還有圖書館好好學習，然後每個星期跟老師見個面。雖然極少數老師習慣夾雜F開頭的單字當語助詞，我還是很期待每個星期五分鐘左右的見面指導時間。

二〇〇五年《Re-Sculpture》系列得到「上海東華杯國際競賽」的金獎，我拿到去義大利留學一年的獎學金，留學這件事從腦海深處浮出檯面，雖然日後改念英國學校，但我也從那時開始練習英文。

開口說英語

這段練習英文的時間，從二〇〇五年研究所畢業開始，斷斷續續持續到二〇〇九年八月飛往英國為止。剛開始跟很多人一樣，我選了間補習班補 IELTS（一種國際性語文鑑定測驗），不過發現英文這種東西還是得自己練習自己念，光靠補習是不行的，所以我拉了原本念德文的研究所同學練習英語口說；練習一陣子後，索性上 BBS 找英文讀書會，用神奇的網路找免費學習資源。

二〇〇九年飛往倫敦之前，曾經同時參加三個讀書會，剛好我家離台大政大很近，因此讀書會成員大多是台大政大學生，外加一些社會人士，我也藉著讀書會認識了不少其他領域的朋友，有些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絡。

其中一個讀書會中我認識了一位台大研究生，他除了在台大念書之外，也兼差當立委助理，學業、工作外加練英語，他的生活非常忙碌。我在他臉上除了看到睡眠不足的黑眼圈，還看到使命必達的責任感。

用英文即席申論

這個讀書會到最後只剩我跟他兩個人，其他人因故無法繼續練習。雖然團員稀少，但我跟這個台大學生反而愈練愈起勁，後期直接約在他工作的立委辦公室見面，除了英文口說還練寫作，並且最後K完一整本單字本，效率甚高。

而「US的標準題型包括很多「政策類」的奧妙議題，例如：「有些人認為政府應該將藝術與設計視為百年大計，列為施政重點；但有些人認為，預算應該放在可立竿見影的項目上，請討論雙方論點的優劣，並提出自己的觀點。」

為了應考與習慣題型，不論是口說還是寫作，我們會練完後，互相當考官給對方建議。這種問題對當時的我來說，就算要用中文回答都要想一下，何況是即用英文作答，還真有點小難。一直練到後期，這種深奧抽象的議題，我也能抓到正反論點，還算順暢地用英文即席作答，以中文回答就更不是問題了。

我得獎後幾次回台面對媒體與記者，多少都會被問到與「文創產業政策」有關的議題，甚至上過一次「2100 拘新聞」，與學界以及產業界專家一起討論台灣的設計產業軟實力。還好之前有「用英文即席回答政策性問題」的練習，所以用我的母語中文回答這種問題還算容易，可以侃侃而談。

我這個朋友在我飛倫敦後當兵去了，下次再跟他見面一定要說一句：「託你的福，我還當過一天政論名嘴哩！」

自信的倫敦人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號，我終於飛到倫敦開始旅英生涯。不熟悉的食物，完全英文的生活環境，還有講著各種腔調英文的外國人，所有事物都像英國常見的生菜沙拉——新鮮但需要點時間下咽。

倫敦是個有各國人種的國際都市，白人、黑人、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各種族裔與國籍在倫敦不太交流，但一應俱全。但是，不論是來自哪個國家從事哪種職業，我都在他們身上看到同樣的特質，就是大家都很有「自信」地活著。

作第一個自己

我常看到有人在倫敦街頭賣《The Big Issue》雜誌，每個販賣者的行銷方法都不同，有的人站得筆直大聲叫賣，以音量引人注目；也有人牽著狗，把雜誌放在地上排成圖案吸引目光。

後來朋友跟我說，英國只有「遊民」才有資格賣《The Big Issue》。而養狗是因為英國有「養狗津貼」，遊民養狗有錢領，

所以愛犬一隻算是英國遊民們的基本行頭。我知道後嚇一跳，因為這些賣《The Big Issue》的人看起來都算情況良好，有些人不說是遊民還以為要去當model，跟我腦中的「遊民」印象相差甚遠。這些「遊民」們不乞討也不跪拜，甚至還運用創新的行銷方法，想辦法賣出手中的雜誌，眼神中發散的不是乞討者的「哀愁」，而是生意人的「自信」，這是我感受到的文化衝擊之一。

除了遊民之外，我在英國碰到的外國人，無論高矮胖瘦男女老少各種職業，對自己都有著一定程度的自信；這種自信藉由穿著，還會反映在外觀管理上：頭頂三十公分恨天高髮型的矮黑胖婦女，可以穿著鮮豔地自在逛廉價超商；就算沒有名模修長美腿，也敢穿黃黑反差配色的貼腿褲趴趴走搭捷運，每個人都追逐著自己定義中的「流行」，傳遞心中對自己的期望，而非複製他人的外觀。「作第一個自己，而不是第二個別人」，是我看到最興盛的「倫敦流行」。

倫敦時裝週



很敢穿的路人與賣《The Big Issue》的「遊民」（圖左）

在留學之前的某次吃飯中，一位朋友建議我可以順道幫雜誌寫寫稿，多少賺點零用錢。這位朋友的提議讓我想到另一件事情：「我可以幫雜誌採訪倫敦時裝週，賺微薄稿費之外，最重要的是，了解國際時裝週的運作模式！」

就這樣，我連絡台灣流行刊物主動爭取採訪機會，在二〇〇九年的九月與二〇一〇年的二月，分別以流行記者的身分採訪倫敦時裝週，以倫敦這個城市為師，親身體察國際時裝界的運作。

遇見大師殞落

第一次採訪時正逢倫敦時裝週二十五週年，許多自倫敦出走的品牌，紛紛回倫敦辦秀。在時裝週的五天內，我訪問了一些設計師以及品牌發言人，近距離看了一些服裝秀；去了幾場品牌的After Party，也寫了兩篇相關報導。短短五天內在倫敦東奔西跑，我用眼睛、耳朵以及整個身體不斷奔波的疲累，感受了國際時裝領域的氛圍，見識到了一件「批發價」高達六百五十英鎊（當時約三萬



時裝週採訪中QK一下

五千新台幣)的新設計師作品，照樣找到買主的景況；看到設計師可以在發揮自己創意的同時，受到來自業界與媒體鼓勵的不可思議畫面。那在五天內，我發自內心地對「時裝」這個行業感到無比興奮，我看到了自己也許可以辛苦走到的「未來」。

時裝記者的經歷也讓我得知，英國時裝界是如何支持新設計師：從獎金十萬英鎊的新設計師創業競賽「Fashion Fringe」，到Topshop出資專門贊助新設計師的「NEWGEN」。倫敦每季都有許多活動，提供新設計師登上倫敦時裝週，建立國際聲譽的機會。

許多對新設計師的補助與利多看得我瞠目結舌，體認到英國文化創意產業之所以會強大，除了固有的文化資源外，來自官方與民間的實質支援，也關鍵性地協助品牌度過創業難關，因此倫敦時裝週也是四大時裝週中最多新銳設計師的一個。

我第二次訪問倫敦時裝週時，剛好是亞歷山大·麥昆 (Alexander McQueen) 上吊身亡後不久。上一季才大肆慶祝二十五週年慶的倫



我與McQueen紀念牆 (右圖為McQueen紀念牆)

敦時裝週，這次急轉直下滿佈哀傷氣氛。貼著麥昆經典作品的致敬牆，聳立在倫敦時裝週主展場內，讓參觀者能留下隻字片語悼念這位時裝奇才。

我無法忘記倫敦當時的連綿陰雨，以及那道紀念牆豎立的意義：二〇一〇年二月後，這是一個沒有麥昆瘋狂創意的時代。

倫敦的朋友們

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本來就很愛交朋友的我，在倫敦也很自然地交了許多朋友，甚至有一些朋友是在國內就已經認得的老朋友。

我出國前一個月，友人莊先生約了一攤吃飯送行，席間來了一位朋友的朋友Sean。Sean在英國待了六、七年，在正聖馬汀念書，剛好是學長，還都念針織，許多巧合讓我們有不少共通話題。之後八



我與好友Ana

月到倫敦，這位學長帶我逛了幾次二手舊貨市場。學長真是福星一枚，每次跟他逛二手市場都讓我挖到寶。第一次挖到一件五磅的黑色真皮長大衣（二〇一〇年二月回台穿的那件）；第二次挖到一雙五磅的Clark鞋（去Gen Art比賽穿的那雙）；第三次挖到一件五磅的咖啡色短皮衣（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回台的那件）。為了感謝這位福星學長，我去美國比賽之前，還當他的畢業展小義工，幫他剪剪這個縫縫那個，做起internship來，他也是我在英國最熟的朋友之一。

我在英國也交到些外國朋友，在學校跟我最熟的外國人是位葡萄牙同學。念時裝記者（Fashion Journalist）的她，有個跟「穿著Prada的惡魔」很像的名字：「Ana」，我們是一起跑倫敦時裝週的好朋友。Ana雖然比我小個五六歲，但工作經驗豐富，對於權益的爭取十分有一套。有些秀我們沒有票，Ana總會想辦法，不管是跟守門員拗還是鑽保全漏洞，總有辦法讓我們順利進入秀場，然後回頭跟我開玩笑說：「This is "Ana Power"！」看著她施展「Ana

Power」久了，我也會了一兩招，舉一反三用她沒想到的方式，帶她進了某些秀，然後換我跟她嘻嘻哈哈說：「This is "Yu Wen Power"！」我們這樣你cover我，我cover你，互相分享手中的票，討論看過的秀，建立起「時裝記者」間的革命情感。

最值得紀念的日子

我也在倫敦過了我的三十歲生日。應該是我的開朗（三八？）的性格使然，剛去倫敦才一個多月，也認識了不少朋友。那次的生日，我大概邀了二十幾位朋友，但沒料到朋友還會帶她們的朋友，一個拉一個，一個晚上算一算，生日party來來往往的人超過三十人，把我在倫敦二區Dalston跟兩個北京女孩合租的公寓，擠得熱鬧非凡。

那天晚上有點冷，小小的公寓大家一起窩在客廳四周的沙發上，或坐或躺，聊天吃飯切蛋糕，我好像從小到大沒有過那麼熱鬧的生日。在熱鬧之中，Sean問了我一句：「怎麼那麼暖？是不是有開暖



氣？」我當時回答：「沒啊，沒開暖氣耶！」然後看著大家高興地笑著玩著鬧著，開心聊天的景象，相信這是我們相互的體溫與高興的情緒，從心靈感染到身體，自然產生的「暖氣」

「求學」

我去倫敦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求學」，不過我念的那家中央聖馬汀服裝碩士（CSM MA Fashion）課程，強調的是「自學」；也就是，沒有「授課」活動，學生要跟自己還有圖書館好好學習，然後每個星期跟老師見個面，讓老師看看自己這星期做了些什麼新作品，然後聽聽老師的好惡。雖然極少數老師習慣夾雜 F 開頭的單字當語助詞，或是遲到還翻白眼怒氣沖天地耍脾氣，我還是很期待每個星期五分鐘左右的見面指導時間，聽聽老師對我作品的意見。

我觀察了念倫敦時裝學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服裝設計碩士的幾位室友，也問了我班上的蘇格蘭同學，想了解是否英國

的服裝教育都一樣，報告是放在桌上給老師看，不是上台報告給全班同學聽；也不允許去觀摩其他同學的作業與作品，希望同學們千萬不要知道彼此在做什麼設計，禁止互相切磋學習。這才發現，原來這種教學方式是標準的「聖馬汀服裝碩士風格」，不是每個英國學校都這樣子的啦。真是非常「interesting」——

很interesting的學校中有著如時裝寶庫般的圖書館。聖馬汀跟倫敦時裝學院的圖書館都有豐富的館藏，例如從大戰時期迄今的《Vogue》雜誌大全集，還有無數跟服裝、織品、打版、藝術有關的書籍，最新的時裝雜誌或專業書刊，也想當然爾地一應俱全；豐富的參考資料與資源，可說是在倫敦求學的大利多。所以也難怪，聖馬汀服裝碩士班的師長不需要刻意準備教材或開班講課，因為圖書館什麼都有，跟圖書館當好朋友可以「自學」到不少東西喔。

要技術也要想像力

我回台灣後不少念服裝或織品的學生問我，到底台灣跟英國的設計

教育有什麼不同？聖馬汀到底厲害在哪裡？我也在此寫下我的觀察，希望能回答一些人的疑惑。

我自己的觀察是，台灣的設計教育比較重視「技術」的養成，而聖馬汀則強調「創意」能力。台灣的服裝教育中，技術與理論課程占很高的比例，某種技術有固定的課程可以選修學習，因此只要修過相同的課程，八九不離十，每位學生都可以學到相同的技術。相反的，聖馬汀不論大學或是研究所少有專門的技術課程，專業技術則根據自己的需要向助教求援，請助教指導，（聖馬汀的針織助教都很nice喔！）因此「主動的學習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英國看到許多設計師或學生，雖然懂得的技術不多，但都會將所知的技術以「創造力」做最大程度的發揮，把僅有的技術發展到極限。例如，馬克·費斯特（Mark Fast）這個聖馬汀畢業的針織設計師，他的作品從大學、研究所再到後來的創業系列，都是「彈性紗線」與「部分編織」的變化變化再變化，發揮一種技術到極限

後建立品牌的 signature (簽名般的獨特風格)，所以在英國時裝界，看到用「部分編織」與「彈性紗線」織造的極貼身針織衫就會自然想到：「喔喔，這是 Mark East 風格對吧！」

在台灣接受設計教育可以學到十分扎實的技術，如果再配合上創意與想像力，應該就不用思考「國外的月亮有沒有比較圓」這種問題。因為，不論國內或國外的月亮都是「一樣圓」；不論國內或國外的設計，都一樣需要技術與創意兩者的結合；不論在這地球的哪個角落學設計，「能巧妙結合技術與創意兩者」的人應該都會是不錯的設計師吧！





《Re-Sculpture》針軋材質試驗

08



Johan Ku /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第八章

Gen Art 之後

記者送我到地鐵後告訴我：「你現在的情況是台灣到目前為止，還沒人發生過的。沒有前例可循，你得自己去思考要怎麼走下去。」也許前途未知，但可以確定，朝著輪廓愈來愈清楚的目標前進，我至少不會迷失在五光十色的世界，忘了自己原有的樣貌、心底的聲音，以及十三年前立定的初衷。

紐約與媒體

2009/12/03-04

早上七點多，我在Ariel家的沙發床上，冷到醒來。他們養的小貓窩在我身上的毛毯，慵懶地看著我。在倫敦念了幾個月書，已經習慣這種寒冷的早晨，但不知為何，那天的紐約，讓我感到一股更加蕭瑟的淒涼。

在沙發上半夢半醒時我想著，也該是回飯店去的時候了，或許下午可以到紐約街頭逛一逛，看看自由女神之類的著名地標，當個鄉巴佬參觀紐約這座大觀園吧。

我起身走向Ariel跟她男友的臥室房門，打開門的一小角，本來想輕輕說聲再見就離開，然後自己開門回飯店去。不過她們家的大門門鎖不容易打開，Ariel在臥房內聽到我忙了半天都出不去，還是起身幫我開了門，跟我說了句：「你在倫敦自己要保重。」

走出去後我向路人問了路，在呼吸會冒出白煙的濕冷布魯克林街頭

走了一會，找到最近的地鐵站，回到曼哈頓區原本下場的飯店。進到飯店房間後，我翻開筆記型電腦的上蓋，喚醒待機中的筆電，想說該收個信看看。在筆電打開的那一剎那，螢幕上跳出大概二十幾個30秒未閱讀訊息。我一個個點開來看，這些訊息大多是台灣朋友說恭喜得獎的留言。我在紐約沒有手機門號，再加上時差問題，所以連家人都還沒通知，心中不禁納悶：「怎麼我誰都沒說，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有個朋友留言說，得獎的報導刊在《聯合晚報》的頭版。我自己google了一下才發現，我得獎的消息在《聯合晚報》登得很大。

上了頭版頭！

先前在台灣的時候，不管參加什麼比賽獲獎，幾乎沒有媒體報導；甚至二〇〇四年參加「服裝設計新人獎」得到第三名，媒體刊登了照片，但寫的是攝影師的名字。好幾年下來，我已經習慣「比賽得獎後被忽略」這件事，但這次得獎卻超乎想像地受到關注。

接著，我還收到紐約文建會的繼續，在我比賽完當晚熬夜所寫的新聞稿，用來通知台灣媒體得獎的消息。除此之外，先前見面的中央社與《民眾日報》記者也發了稿，將消息傳回台灣。

在那一天內，我接到不少媒體的訪問邀請。其中《蘋果日報》神通廣大地找到了我的飯店電話，快速問了我幾個問題之後，還跟我確認了作品的正確名稱。受訪完畢，我便想辦法聯絡到家人，至少親口跟母親說得獎的消息。忙了一陣子後，我收到《蘋果日報》張小姐的回信，說這篇報導會在台灣時間十二月四日早上在《蘋果日報》的網站中更新，屆時便能閱讀到「相關報導」。

我當時以為所謂的「相關報導」，頂多就是內頁一個小角落的篇幅，幾句話提一下「台灣有個設計師在美國得了獎」。沒意會到，這位記者小姐所謂的「相關報導」，指的是當天報紙刊頭整版、外加第二頁整版的頭版頭條。

台灣十二月四日早上，台灣各大報都以頭版頭條報導這則消息。從

那之後，我的信箱信件更是如雪片般飛來；有的是好久沒見面的朋友寫信恭賀，有的是來接洽合作，還有許多的採訪邀約。這些信件中還包括，兩封各自從輔大跟樹德寫來的信。

輔大輔大系所辦公室被蜂擁而至的記者先生小姐們擠爆了，這是創系以來從未發生的現象。由於眾家媒體實在太踴躍，我研究所時的指導教授陳華珠老師與樹德的恩師邱鳳梓老師，只好充當臨時發言人，代我回答記者的各種問題。

除了求學歷程，我的家境也成為各家媒體報導的重點。平面媒體找到我家，訪問我母親，也拍到了包括我父親在內，難得的團圓照。那是張我早已忘記何時拍攝的照片。我還記得，當時《蘋果日報》的內文標題有句：「貧苦孩子熬出頭」。我三歲喪父的背景成了眾所皆知的故事。

電子媒體後續跟進，還拍攝了我的房間。在紐約的飯店中，我透過

網路看到自己在台北的房間，看到我櫃子上一堆的漫畫、外加「聖鬥士星矢」DVD在電視上爆了光，真是非常害羞。

媒體越洋追逐就像一場夢

從報紙全面性頭版報導的那時刻起，就不斷有信件邀約採訪。身在紐約的我其實沒有太大的真實感，甚至有種「這一切是一場夢吧」的感受，直到紐約時間三日晚上，我正要下樓買晚餐時，被一位TVBS的資深記者范小姐逮個正著，希望我對著鏡頭接受採訪，這才對所有的一切，稍微有了一點真實感。

我在台灣時經常看新聞台，所以對這位記者的名字還有長相有點印象。看著她手拿麥克風，帶著一位攝影記者，我有種很奇妙的想法在腦子裡打轉：「為什麼電視機裡的人要來問我話？」

我還記得范小姐問了我一些問題後，最後希望我說幾句話。那時我

想到有個畢業展第一名的學弟，工作一年多後被工作折磨得不成人形，精神狀態很差；又想到了好多的同學還有學弟妹，正在台灣被產業環境折磨著。大家原本學服裝、學設計，都是因為單純的興趣，但最後在現實與夢想掙扎拉鋸下，不得不放棄夢想；還有許多人雖然投身設計業，卻因為受不了老闆要求拷貝別人的作品，就算學了多年設計，最後還是不得不選擇放棄，轉行算了。

當時我突然有個想法，想跟那些還在台灣辛苦掙扎的設計人打打氣，用我自己的故事當例子，讓大家看到一絲希望的火花，不要那麼容易放棄自己的夢想。所以在訪問的最後，我對著鏡頭說了這樣的話：「我的家境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能夠走得出來，相信其他人也可以；其他還有夢的服裝設計年輕人，也都可以！」

這段採訪很快地在電視上播出，我也透過網路看到了播出畫面，看到自己變成電視畫面裡的人，有點怪。同一天晚上，我接到TVBS「2100全民開講」的邀約，希望隔天能call out給我，聊聊自己的

作品。

我看到後回了信，大意是：「『2100全民開講』是個討論時事的嚴肅節目，我不希望在這樣的節目只講作品，我希望能講我看到的台灣紡織與服裝產業現狀。」之後我得到回信，他們同意我可以暢所欲言，講任何想講的內容。

得獎後第一次雜誌專訪

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位台灣雜誌社的年輕記者跟我約定明天越洋專訪的時間。那時候搞不清楚台北跟紐約到底差幾小時（其實現在也還搞不太清楚），就爽快答應了接受她的專訪。

紐約時間十二月四日凌晨五點多，我在半睡半醒之中被這位年輕記者的採訪電話吵醒。雖然非常疲累，但想到她是在執行她的工作，所以還是硬拖著疲累的身體接受訪問。這位女記者跟我說，她還是新人，一下就被分配到採訪我的重責大任，原本很怕我會高傲地拒

絕受訪，但這一切讓她鬆了口氣。

這是我得獎之後的第一次雜誌專訪，我想大家都是年輕人，就用年輕人的方式不用太拘束地聊聊吧。結果這採訪從凌晨五點，一直聊到快八點鐘。我跟她聊了很多我參加比賽的過程，順道聊了一下台灣的紡織服裝產業鏈，也聊到我曾經受過的挫折，還有我的設計生涯；感受到命運弄人，在台灣做設計很久了，怎麼就在心灰意冷決定拚死也要出國發展之際，才突然受到國內高度關注？

我跟這位記者提到，有個學弟跟我說過：「我不是你古又文，我無法做到你做的事情，我沒有辦法存到錢出國，我沒有辦法完成我的夢想啦！」說到這裡，我已經克制不住積壓已久的情緒，眼淚奪眶而出。

我是受過很多挫折後，才走到今天這步田地。在每一次為了作品熬夜通宵的深夜裡；在每一次被投以異樣眼光的時刻；在我得要死命

存錢找獎學金才有機會出國念書；甚至在英國這個有民族優越感的社會受到差別待遇時，我仍然選擇繼續跟夢想以命相搏。

「逆境中沒有悲觀的權利。」這句話是我每當面對殘酷人生關卡時，拿來激勵自己以及其他熟識的學弟妹，但終究喚不醒他們的自怨自艾，令人感慨。

那個當下，我跟那位記者確實說了什麼，不太記得了，大約類似：「像我這樣要自己用雙手爭取每一件事情的人，可以堅持到現在，為什麼環境比我優渥的人，卻可以輕易地放棄？」或許是因為我的話很直接，觸動了那位記者。她說，她原本是想念考古學而不是新聞，她覺得考古好有趣，想當個考古學家，但她的家人希望，她可以去念個有比較好發展的學科，之後從事一份「正常」的工作，所以她順從了家人的意見，最後選擇新聞工作。聽了我的過程之後，她認真地告訴我，我的例子提醒了她，不要被環境左右，考古工作在國外是有發展的，所以她也不應該放棄她的夢想。

有些話我一定要說

這個訪談一直進行到差不多「2100全民開講」要打電話進來之前才結束。這位雜誌女記者的訪問，等於是幫我先演練了一次，讓思緒更加清晰；也因為這一通電訪，讓我相信，有些話自己一定要說，我一定可以為大家再多做一些事情。我抓了手邊的一張紙，用筆稍微記錄了自己等一下想要說的重點。

我快速地寫下一句：「不要說只有一個古又文，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古又文。」我相信，只要大家肯走我走過的地獄路；只要大家肯把低頭沮喪的時間，拿來好好想清楚要怎麼走下一步，都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夢想。

非常感謝李濤先生給我暢所欲言的機會。我在台灣出生成長近三十年，非常了解，面對大眾說出「實話」所要承受的壓力，但這不是卑躬屈膝當個乖乖牌，只說「謝謝大家」的時候。我這時候不說，

難道要再等到下一個世紀，鄉愿地等待別人發聲嗎？

在那次現場節目中，我提到台灣有很多設計人才，但確缺少讓這些人才好好發揮的環境，反而不斷消耗折損人才。我說，我走過一趟長達十三年很漫長的路，就因為這個獎被大家看見，不代表設計這條路夢幻輕鬆，非常好走；我還說到，一個產業要能夠躍起不能只靠一個人，要靠一大批人一起努力，才能把台灣的設計產業宣揚到全球，這個產業才有希望。

我在節目中真實的情緒以及直接的言談，似乎感染了許多人。很多人告訴我，聽到這段話後非常激動，我激揚的言論鼓舞了他們，讓他們有力量往前邁進。

在「2100」上的發言，也間接改變了某些人的命運。我在倫敦認識一位台灣彩妝師，她來倫敦是為了多接一些彩妝設計案，好累積作品集。她原本想要繼續留在英國念個彩妝設計的學位，但是家人

反對；不是因為經濟因素，而是因為無法理解為何需要到國外進修發展？她的家人聽到我在「2100」的講話後，主動跟她說，原來台灣的設計環境如此險峻，同意她到國外留學順道發展事業。

這就是我想做的。不是告訴大家我的設計如何如何，而是能以自己為例，鼓勵還有夢的人繼續往夢想邁進，不要被環境阻擾、不要被沒有夢想的人摧毀你的夢想。

意外的約會

2009/12/04 下午

結束「2100」的談話後，要立刻前往一個午宴。

午宴地點是在一家氣派的中式餐廳，席間來了不少記者，有些是已經見過面的熟面孔，有些則是第一次見面。大家邊吃邊聊我得獎的話題，提到這是台灣現在最夯的新聞等等。席間有一位資深媒體朋友一邊吃飯一邊皺著眉頭，一付若有所思的樣子。我見狀後問她：

「你在想什麼事情嗎？」她回答道：「對，我在想一些事情，之後再告訴你。」然後就開始打電話。聽不到她電話中說些什麼事情，我繼續吃飯。

用完餐後，我接受了在場媒體記者的輪流專訪。一家接著一家，有媒體記者對我的成長背景感興趣；有記者針對設計與創意發想的部分提問；還有媒體希望我能點出，相關單位在產業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在場所有媒體專訪結束後，那位先前皺眉的記者拍了拍我的肩膀：「走，我帶你去見Jemp的創辦人。」

「Jemp？你是說將門運動鞋？」將門這個品牌，在我們這一輩應該無人不知。印象中，「將門」在我國小時還是個熱門品牌，但是外來運動品牌大舉進入台灣之後，「將門」的能見度漸漸變得比較低了。

「對，我要帶你去見這個品牌的創辦人，讓你跟他認識。」這位給我直率印象的記者接著又說：「你得獎後能見度打開了，但是不能

只有這樣，我想幫你牽條線，讓你跟產業界有些接觸，你才比較有機會發展起來。」

就這樣，這位行事俐落的媒體記者立刻招了輛計程車，把我載到紐約的另一邊。她在車上跟我說，自己本來沒那麼積極幫助受訪對象，這已經超過她的工作範圍，但是她覺得，這幾年來台灣面對的競爭實在太激烈，「這時候需要有些代表台灣的人、事、物可以跳出來，去面對這樣的競爭。」不久後，我們在 Jump 紐約門市下了車。

走在一條沒有前例的道路

進入 Jump 這間位於一樓的氣派門市讓我大開眼界。我腦中的 Jump 品牌形象，還停留在一個「有著羽毛球商標的白色運動鞋」，跟我現在看到的氣派華麗相差甚遠。我看著鞋架上一雙雙有著運動鞋外形，但是材質高檔奢華的「運動鞋」，職業病發作，嘖嘖稱奇地一雙雙把玩著，仔細研究這些像是精品的「球鞋」。

Jump的老闆Harry是位非常開朗的人，一見到這位記者，滿臉笑容地出來迎接。這位記者接著開始介紹我，說了一些：「這位是台灣現在最夯的服裝設計師，剛得了一個美國的大獎。」之類的話，我在一旁不知道該怎麼接話。

Jump創辦人似乎對我腳上的五磅Clarks鞋有意見，對我說：「來，你自己挑一雙喜歡的鞋帶走，這雙我請客。」看著每雙在兩百美金上下，像是精品一樣的球鞋，我還真不敢就這樣，「隨意」挑一雙走。這位記者看我在猶豫，說道：「沒關係你挑吧，Harry喜歡大家穿他的鞋。」於是我挑了一雙馬毛材質的運動鞋，也就是我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底回台，三個星期都穿的那雙黑色球鞋。

在那之後，我們移師到餐飲店喝飲料閒聊。席間，我們聊了一些合作的可能，大家相談甚歡，在互相留下資料之後分頭道別。

帶我來的記者看我人生地不熟，就順道送我去地鐵站。在美國地鐵

站昏暗的燈光下，來來去去的各色人種中，我跟這位記者兩張東方臉孔佇立在候車區，顯得格外醒目。在等候地鐵時，我對這位記者表示感謝，謝謝她特別帶我來認識Juno創辦人，那時她跟我說了一句：「你現在的情況是台灣到目前為止，還沒人發生過的。沒有前例可循，你得自己去思考要怎麼走下去。」

人生重大的轉折點

接下來在紐約的幾天中，我應DVF副總監Elisa Palomino之約，帶著作品集到了DVF的紐約設計總部跟她見面聊聊。席間她看了我的作品集，除了得獎的系列之外，也有我香港展的作品。她覺得我的作品已經成熟到可以自創品牌，並且不只一次跟我說：「You are really talented！」然後面授機宜，如果要在紐約起步自創品牌該如何進行等等，給了我鼓勵與信心。

回英國前一天，我還跟駐外大使高振群伉儷吃了飯。大使夫人是位



與當時 DVF 的設計副總監 Elisa Palomino 在 DVF 總部詳聊後合影。她已經在 2010 年二月的紐約時裝週發表個人品牌。

1
Diane von Furstenberg

215

Chapter 08
Gen Art 之後

非常美麗又有氣質的女仕，怕我穿得單薄，還拿了一件開襟毛衣給我禦寒。大使也十分客氣，沒有大官架子。那天中央社與《民眾日報》記者也來餐廳一道用餐，雖然只有短短相處三四天，卻已經像老朋友一樣，十分熟悉。

回英國那天，紐約開始飄起大雪，白花花的雪隨著風打在我身上後，化成了透明水滴。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眼見到雪、第一次來紐約，好多的全新體驗在這五天內發生，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點。

回台忙忙忙

2009/12/12後——連串事件

從得獎之後，只要一回台灣就過著十分忙碌的日子。報紙、雜誌、廣播到電視，有應接不暇的採訪邀請，還包括不少合作案洽詢，以及吃不完的飯局；還有很多演講以及座談會，都在等我參與；每天要認識新的朋友、會見不同的單位，每忙得暈頭轉向，沒有自己的時間。



在紐約與大使以及大使夫人合影

最熟悉的「新朋友」

忙歸忙，這之中還是有許多印象深刻的事情。例如返台記者會時，記者問我想跟哪位國內藝人合作，我快速地想了一下我買過的國內藝人CD，然後想起大學時代很迷五月天，所以脫口而出：「其實我（大學時代）滿迷五月天的。」沒想到這一說，立刻被媒體引用，變成大標：「古又文最想跟五月天合作」。

隔天，我收到Stay Real經理來信，說大家可以見個面聊聊。就這樣，二〇一〇年的一月一日，我跟阿信還有Stay Real的主管們見了面。我像個小粉絲一樣，帶著大學時代買過的CD，請阿信簽名，席間他還講了一句：「現在最想做的是，跟又文交朋友。」然後像是騙人的一樣，我跟阿信互換了MSN，交起了朋友。

阿信是個非常細心的人。第一次跟他見面時，聊到以前看過的藝術



Gen Art得獎之後累積的名片山，後面那張光碟是位法國導演的作品，希望我能幫他以毛衣為主題的電影擔當服裝設計兼美術指導。

電影，也聊到他為《盛夏光年》所作的音樂。我隨口說了一句：「真可惜那張我沒買到，殘念。」沒想到第二次見面臨走前，阿信神秘兮兮地拿了一袋「禮物」，裡面就是《盛夏光年》的OST²。沒想到我隨口講的一句話，他居然會記在心裡，真令人感動。

發揮小美工刀的力量

除了阿信之外，也見到許多只在電視上看到的人。這些人非常奇妙地從虛擬的世界化成現實，出現在我面前跟我互動說話。還好我還算不怕生，反正就當成夢一場，要聊天講話一切順其自然，大家聊聊認識一下也好的啦。

短暫回台的行程中，Jump創辦人Harry邀請我赴大陸與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的團員Taboo見面。那次行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不是Taboo這位美國明星，而是看到Harry如何創立並且用心地經營

2
Original Sound Track 電
影原聲帶的英文縮寫

Jump 這個品牌，一人擔起家族的生計重擔，以及他圓融的待人處事氣度。要撐起一家企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令人敬佩。

除此之外，應學學文創之邀，我幫三十位小朋友上色彩課。我二話不說擔任義工。上課前其他義工跟我說，這些小朋友是「弱勢族群」。我想起自己小時候參加家扶基金會的相關活動。看著這群天真的小朋友，好像看到二十年前的自己，有種親切的熟悉感。那次我變成幼幼台的水果哥哥，一邊賣力搞笑，一邊鼓勵小朋友們不要在社會眼光，別在乎別人認為你是「弱勢」，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讓夢想成真。

我到現在都不覺得自己的夢想成真了。我非常清楚，在台灣從事設計以及藝術工作困難重重。在高科技產業掛帥的台灣產業環境，設計與藝術不被重視的情況由來已久，創作者得不斷披荊斬棘才能走得下去。也許，我的例子可以變成這些人劈開荊棘時的小美工刀，讓他們多一絲力量與勇氣，多一點在面對質疑時的力氣，繼續朝夢



出席Jump與Taboo在大陸的記者會

想邁進。

「破界・Breakthrough」 2010/03/13-04/11

本來十二月回台期間就想展出得獎作品，讓大家除了看到平面的照片外，還能環繞著我的服裝走動觀賞，感受這系列如雕塑般的毛衣。不過天不從人願，展期一延再延，從原本的十二月底一路拖到一月底，又因為檔期再延到三月中。最後，終於在三月十三號順利於台北市立美術館，以「破界・Breakthrough」為題，展出《Emotional Sculpture》與《Re-Sculpture》兩個系列，總計十套作品。這是我人生的另一重要里程碑。

媽媽看見我的努力

開幕那天來了許多人，有些是以前就支持我的朋友，包括在《Taipei Times》給我第一篇報導的 Noa、研究所的指導教授陳華珠博士、曾經撰文討論過我的文建會副主委李仁芳先生、北美館

代館長陳文玲小姐，以及學學文創學務長鄭章鉅先生等人。雖然展場設計者建築師謝文智先生從頭到尾沒出現，讓我意外，但李濤先生與李艷秋小姐特地前來捧場，則是開幕當天的意外驚喜。

展覽期間我也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參觀民眾，從年幼的小學生到念研究所的知識青年，也有來台灣短期任教的歐洲大學教授，或是來台觀光的美國銀髮夫婦。這之中還包括法國在台協會特地帶來參觀、順道洽談合作的編舞家Mourad Merzouki。這位性格爽朗的法國藝術家親口對我說，我的作品啟發了他的創作靈感。

展覽期間，誠品畫廊總監趙珣小姐也跨刀與我進行一場對談。我感受到了現場觀眾對我作品的熱烈反應，這對創作者來說是最棒的精神回報。

根據北美館的統計，為期一個月的展期，總共有超過三萬人次參觀，這三萬人之中也包括我母親。為了讓她老人家不被打擾，我特



開幕記者會（楊鎮豪提供）





北美館展覽作品全景



1	2
3	4
5	6

1. 灣哥特地來看展，看我表情就知道一臉驚訝與高興（楊鎮豪提供）
2. 與誠品畫廊總監趙琨在北美館對談
3. Selina來看展
4. 我幫大家講解作品（楊鎮豪提供）
5. 與法國編舞家Mourad Merzouki在北美館詳聊
6. 前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CA）教授前來觀展（楊鎮豪提供）



北美館展覽作品（楊鎮豪提供）

別選了個人很少的下午請母親來看展。

那天艷陽高照晴空萬里，天氣好像像假的一樣。我在北美館外等著媽媽前來，左等右等，看到她步上北美館前的石階，我上前牽著媽媽的手。已經好久沒有這樣跟媽媽手牽著手走在一起了，上次這麼做，應該是我國小時候吧。那時候，媽媽會帶我去市場買菜，回程時順道吃一碗菜市場的板條，這是個非常久遠的記憶。媽媽在不算大的展場逛了幾圈，累了，坐在一旁跟志工們聊幾句。我看著媽媽一邊聊天一邊露出不常出現的笑容，心理暖暖的，因為那個笑容好像在跟我說：「文，媽媽看到你的努力了。」

影劇圈的合作

2009/12 陸續展開

努力了十三年才被看到後，自己的時間變得很少，但相對的，合作案的機會變得很多。在得獎之後，除了Jump跟Stay Real的合作邀約，最快拍板定案的就是與S.H.E的合作案。

因為某位業界朋友熱心地牽線，因此促成我與華研的第一次接觸。做設計十三年來，除了兩次與偶像劇劇組的接觸外，沒跟娛樂界有太多交集，本來還擔心娛樂圈的人會不會很有距離感。還好，華研的同事跟我一樣，都是有話直說然後略帶三八。

初次會面大家聊得很開心，我們聊到了S.H.E.的新專輯精神。還記得經紀人說，主打歌SERRA需要「既堅強又溫柔的形象」。我聽到了之後立刻回了一句：「你在說我的毛衣嗎？」然後我跟S.H.E.的經紀人略帶三八地，同時比了個心心相印的手勢，很快地一拍即合，就這麼約定用我得獎系列的風格，繼續延伸三件新作，讓三位小姐有著既堅強又溫柔的女王形象，拍攝新專輯封面與歌詞本內頁照片。

三位女王

第二次見面時由華研坐東，在一家高檔餐廳，與三位主角以及華研

的工作人員見面。那天晚上，三位小姐風塵僕僕地從工作現場趕來餐廳，在一個有大圓桌的包廂內，Ella剛好坐我左手邊。

我正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的時候，Ella主動開口，化解了沉默氣氛。當時我對Ella的印象與觀察是：「雖然有著男孩子俐落的外表與爽朗語氣，但是內心深處有非常纖細的一面。」幾年前看電影時見到過Ella一次，當時是路人甲的我對她的印象是：「好嬌小而且可愛的女孩」。當年我就我注意到她身材的一個重點：「她的腿很漂亮」。在吃飯時腦中就大致構想好她服裝的設計方向：要做一件衣服能突顯Ella爽朗個性下纖細的內心，而且還要能突顯她的身材優勢，最好還能突破她總是中性的銀幕形象。

那次吃飯Selina坐在Ella旁邊，穿著一件粗針織洋裝，還帶著可愛的小狗。Selina真的是個很有趣的人。我平常跟朋友聊天很愛開玩笑，三不五時蹦出一個爆點，逗大家開心，但Selina更是技高一籌，笑點大刺刺地如連珠砲齊發；還跟我嗆聲，她也會織圍巾喔，要我跟她多學點，讓我笑個半死，甘拜下風。Selina的感覺跟電視



與S.H.E.三位小姐吃飯（華研唱片提供，同意使用）

上看到的一樣，從行為到穿著都很女性化，而且她也是三位小姐裡最高的一位。我當時腦中浮現了歐洲女王常穿的長擺服裝，很快地決定了Selina的款式是長度全長，而且要能展現Selina的身材優勢，讓她露出腰間的性感的小肉塊。

Eebe坐我斜對面，席間不斷指導工作人員，該吃什麼對身體比較好，很有營養學教授的味道。她那時給我的感覺是：「不但人長得漂亮而且很聰明，個子很嬌小，然後有點酷酷的。」我還注意到Eebe的肩寬是比較窄的，這點身形特質對於要做出女王氣勢算是弱項，因此Eebe的設計特別強調單邊肩膀，希望補足女王般的氣勢之餘，還有另一邊肩膀可以讓她展露女性的柔美樣貌，不會太過陽剛。Eebe的服裝也是側邊開最低的一件，低到看見髖骨。我想，Eebe的粉絲們應該有感受到我給大家的福利吧。

S.H.E.穿上了我的毛衣

那晚飯局確定了合作模式，華研開了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並且約定了交件時間，且宣傳期後服裝會歸還給我，服裝版權也在我手上。華研的工作人員跟三位小姐很信任我，從頭到尾沒要求過要先看設計稿，完全放手讓我發揮，設計約定的事項，只要求服裝風格要延續得獎的《Emotional Sculpture》系列，以及不能露出不該露的（像是三點），這條件對我來說都理所當然。這可以說是我從十七歲接案以來，做得最快樂的商業案。

之後的試穿與拍照我都有見到三位小姐，她們見到我就像熟悉的朋友一樣，很親切地打招呼問候，完全感受不到大牌藝人的架子。試穿時，Selina還特別與工作人員溝通，怕臉上的妝會弄髒我的衣服，要帶個頭套保護作品；小小的動作，讓在一旁的我「就甘心ㄟ」。S.H.E.會紅那麼久不是沒有原因的，會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這一點，真的十分可貴。

正式拍照時，我在旁邊看到自己的作品穿在三位小姐身上，拍出了



S.H.E.專輯《SHERO》封面造型（華研唱片提供，同意使用）

不少嘖嘖稱奇的美麗照片，真的很開心；尤其是形象中性的Uma，擺了一個坐在地上、身體前傾的pose，露出整個背部線條，突破了她的銀幕形象，真是美呆了！我那時心中一直OS：「天啊！她怎麼會那麼美！」我只能用小鹿亂撞來形容我當時心中的感受。Selina跟Idee也各自拍了超級美的照片，讓我在monitor前嘖嘖稱奇不斷，當場被這些照片宰了，殺很大。

除了台灣案子，其他國家的邀約也陸續上門。一位法國藝術電影導演正在籌資，拍攝一部以毛衣為主題的電影。他在網上看到我的作品後驚為天人，之後搜尋我的facebook主動與我聯絡，希望我出任服裝設計與美術指導，就像是《異形》(Alien)系列的美術指導古格(H.R. Giger)一樣，為這部他尚在籌備中的電影，設計獨一無二的毛衣。雖然一切都還在籌備當中，尚未拍板定案，但被「法國藝術電影導演邀請創作毛衣」這件事情，是愛看藝術電影的我從沒想過的機會。

向未來前進

2009/12/2 往後——直延伸

十三年前高職畢業時，我默默下了決心，要繼續鑽研設計，希望未來能以創作為志業，做我想做的事。當時的我完全無法想像可以到英國念書，還藉由五年前的舊作，在紐約拿到前衛時裝獎。

我在台灣成長，家人與朋友都在台灣生活著。這個孕育我成長的家鄉有著我熟悉的臉孔，說著沒有隔閡的語言，以及不會下雪的溫暖氣候。台灣是我永恆的鄉愁。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要朝著最終目標「無拘無束地創作」前進，勢必得發展可以自給自足的品牌，並且不能只將作品放在台灣展示，要往國際舞台走去，將作品放在會被全世界看到的平台上，接受最嚴苛的競爭。

堅持十三年前的初衷

要成立自己的品牌，需要有行銷、品管、業務、公關等，不同的專業人才協助，這會是集合一堆志同道合的人才可以完成的事情。而

要邁向國際舞台，最實際的問題就是資本；國際展的參展費用都所費不貲，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能力、或者現在的經濟狀態可以負擔的。

非常巧合地，我得獎後首次回台，就與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先生見面。剛好盛主委當時也在全力推動文創法，讓設計與藝術產業有發展的法源依據，這是未來非常值得關注的焦點；攸關百年後我們的設計與藝術產業，是否會像英國、日本與韓國一般，成為賺取外匯存底，以軟實力取代硬代工的關鍵。

未來總是不斷地在變動，就像我參加Gen Art的比賽，只是抱著賺學費與累積經驗的心態，但是後續效應完全出乎我預料一樣。我現在還是需要籌措海外參展資金，也還在尋找各種專業人才，一起走向創立品牌的階段性目標，但這個目標也無法訂立確切的時間表；就像一首英文老歌的歌詞一樣：「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未來不是我們可以完全預見的。

面對著變動的未來，在我心中的地圖上，有個十三年前就設定好的方向——以設計與創作為志業。這十三年間愈走愈靠近心中的目標時，這個目標有時會稍微改變形貌，或是長出了羽翼、或是變換了外觀，隨著我的人生逐漸演化成長，變得更加明確鮮活，輪廓清晰；但唯一不隨時間變動的是，我對創作的熱情。

「到底何時才能走到那遙遠的目標呢？」這是個我現在無法確切回答的問題，但我相信，只要憑藉著心中地圖上設定的目標，繼續往相同的方向前進，也許是走三步退兩步，也許是突然被往前推了十公尺；又或是被金融風暴吹回了原點，連到達目標的距離都需要重新估計，但只要不放棄，希望就永遠不會消失在這條沒有前例可循的道路上。

也許前途未知，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心中的地圖上，那個輪廓愈來愈清楚的目標會告訴我，朝著它走，至少不會迷失在五光十色的世界中，忘了自己原有的樣貌、心底的聲音，以及十三年前踏出高職

校園時立定的初衷。

希望，我十三年前的初衷，也會是我最後的結果。

軌跡

Chronology

1999	出生於台灣台北
1982	父親過世
1986	進入小學
1991	進入國中
1993	接觸任正華的漫畫
1994	進入臺北市立松山商職廣告設計科
1997	第一次接設計案
1998	考上空間設計系
1999	考上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2002	第一次接服裝設計案
2003	第一次參加「中華民國服裝設計新人獎」 第二次參加「中華民國服裝設計新人獎」

「Dolores」系列獲流行設計系畢業展靜態組第一名

考上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文化組作品類

2004 「Neo-Cheongsam Look」獲「北京師生盃服裝大賽」中式服裝單項第一名

「Emotional Sculpture」獲「中華民國服裝設計新人獎」創意組第二名

2005 「Esse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獲「浩沙盃」泳裝大賽優秀獎

「Re-sculpture」獲上海「東華盃」國際服裝大賽金獎（第一名）

「Vivienne Westwood服裝畫競賽」佳作

創立Johan Ku Design Studio

第一次參加「Gen Art Styles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2007 參與香港時裝週07 / 08秋冬系列

參與香港時裝週08春夏系列

2009 進入英國中央聖馬汀服裝設計碩士課程（CSM MA Fashion Course）

「Emotional Sculpture」獲「Gen Art Styles 2009」前衛時裝獎

2010 於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破界・Breakthrough」服裝雕塑展

「Emotional Sculpture」入圍英國Signature Art Awards競賽 雕塑類組，將於八月決獎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古又文的創作與人生 / 古又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0.01

面：公分. -- (PE叢書)

ISBN 978-957-13-5151-3(平裝)

1. 古又文 2. 服裝設計師 3. 臺灣傳記

99000083

783.3886

Printed in Taiwan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PE叢書 104
作者 古又文
主編 陳翠蘭
協力編輯 劉幼嫻、劉子寧
美術設計 林秦華
封面攝影 何經泰
行銷企畫 劉慧雯

董事長 孫思照
發行人 莫昭平
總經理 林馨琴
總編輯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10803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 (02)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 0800231750 (02)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 (02)23046858
郵撥 19344724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79-99信箱
時報悅讀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 詠豐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0年7月19日
定價 新台幣280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